拿督黄纪达新闻奖作品汇编

激荡与回响

01





拿督黃紀达新闻奖
作品汇编

激荡与回响
2001

马来西亚华文报刊编辑人协会出版



目录

2001 年度拿督黄纪达新闻奖规则 1-3

拿督黄纪达新闻奖 5 位赞助人简介 4-9

2001 年度拿督黄纪达新闻奖评审委员 10-11

2001 年度拿督黄纪达新闻奖得奖名单 12

第一辑 拿督庄智雅新闻事业报务精神奖



司徒添 23-24

第二辑 拿督黄纪达编辑奖（新闻组）



优胜奖：张淑仪 作品：各族冲突暴露政府无能 27-28

佳作奖：方丽明 作品：阿根廷宣布紧急状态 29-30

佳作奖：刘彩霞 作品：不到茨厂街枉游吉隆坡 31-32

拿督黄纪达编辑奖（副刊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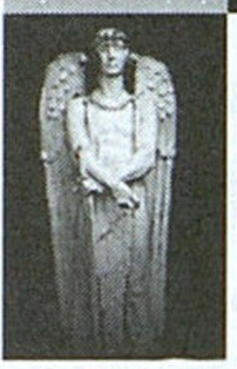


优胜奖：林协芬 作品：我要如何活下去？ 35-36

佳作奖：陈淑萍 作品：81 岁 4 征神山 37-38

佳作奖：刘荣强 作品：别典当了孩子的童年 39-40

第三辑 拿督叶永松报道文学奖



优胜奖：陈玉莲　作品：战后伊拉克 43-67

佳作奖：林瑞源　作品：踏足伊拉克 68-107

佳作奖：李卓辉　作品：改名换姓 30 年 108-147

佳作奖：张再成　作品：林里林外 148-174

第四辑 丹斯里张德麟评论奖



优胜奖：郑丁贤　作品：九一一对大马冲击系列评论 177-199

佳作奖：林瑞源　作品：大马的经济前景 200-215

佳作奖：潘永强　作品：论马华政治的派阀斗争模 216-2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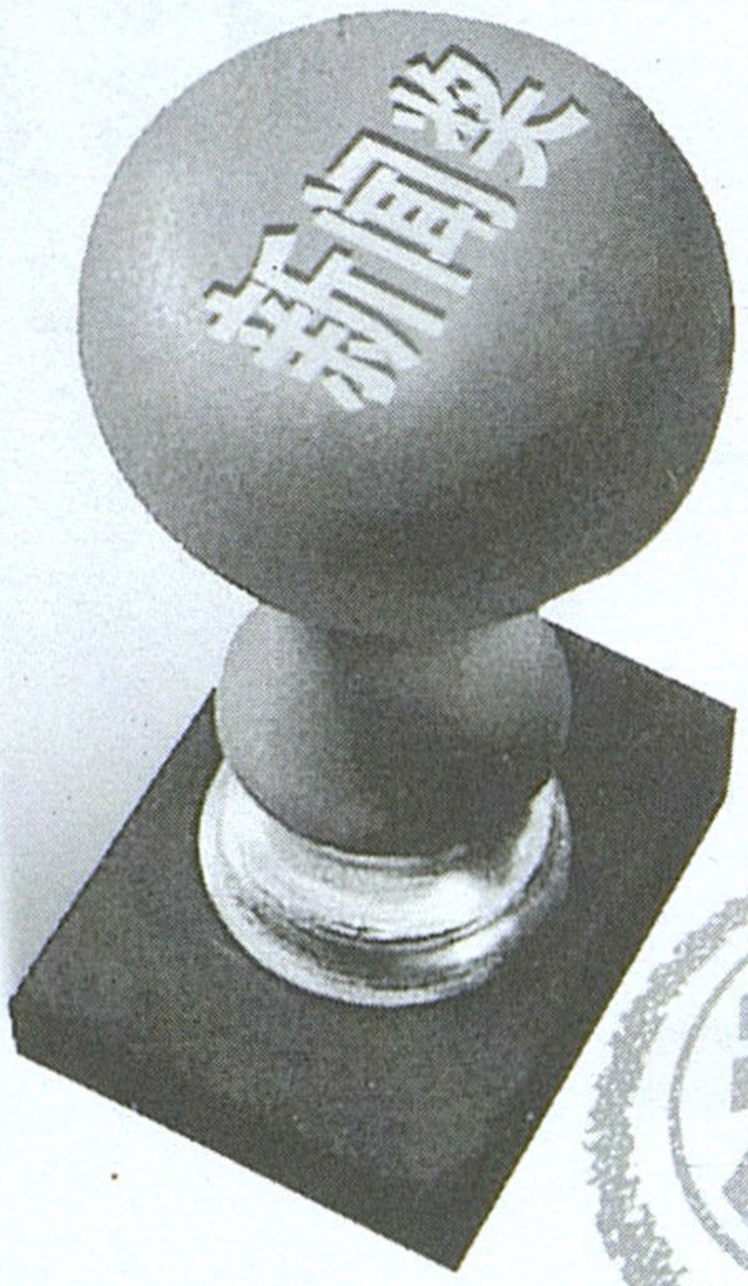
第五辑 拿督陈良民新闻摄影奖



优胜奖：张来星　作品：爱莫能助 233-234

佳作奖：黄志汉　作品：默不作声 235-236

佳作奖：杨初猛　作品：慈母手中瓶 237-238



马来西亚华文报刊
编辑人协会
2001年度拿督黄纪达新闻奖规则



2001年度拿督黄纪达新闻奖分5个奖项

1：拿督庄智雅新闻事业服务精神奖
2：拿督黄纪达编辑奖（新闻组/副刊组）
3：拿督叶永松报道文学奖
4：丹斯里张德麟评论奖
5：拿督陈良民新闻摄影奖

1 2001年度拿督庄智雅新闻事业服务精神奖

宗旨：奖励在职或退休的华文报刊编采部工作人员，表扬他们对促进报业发展的贡献。

条件：被提名者须在华文报刊服务至少15年，由本协会理事会推荐，评审委员会决定。

奖励：每年最多颁发两名，每名颁给现金3千零吉及纪念盾。

2 2001年度拿督黄纪达编辑奖（新闻组/副刊组）

宗旨：奖励编辑版面设计美观活泼，标题生动明确。

条件：提名者必须附上2001年1月1日至2001年12月31日所制作的版面（缩印至A3型纸张），每名参赛者只限提呈一份作品，并另复印6份供评审。每份参赛作品必须附上原稿，否则概不受理。新闻特稿如新年特辑、国庆特辑等预编版面，列为副刊性质处理，参赛者必须严格遵照规则填写表格，表格填错概不受理。

奖励：每组得奖人可获奖金3000零吉及纪念盾，每组另设佳作奖两名，每名800零吉及纪念盾。

3 2001 年度拿督叶永松报道文学奖

宗旨：奖励在职新闻工作者的出色报道文学作品。

条件：提名的作品必须于 2001 年 1 月 1 日至 2001 年 12 月 31 日之间，在马来西亚华文报刊发表。每人只能提呈一份作品参赛，复印 6 份供评审。每篇作品字数最多 1 万 5 千字，系列文章可挑精彩章节参赛。

奖励：得奖人可获现金 3 千零吉及纪念盾一面，此奖项设 3 个佳作奖，每人可获奖金 800 零吉及纪念盾。

4 2001 年度丹斯里张德麟评论奖

宗旨：奖励新闻工作者撰写公正及见解精辟、足以带动舆论的时事评论。

条件：提名者必须呈上由 2001 年 1 月 1 日至 2001 年 12 月 31 日在国内各华文报刊发表的评论。每名参赛者只限提呈一份作品，作品须复印 6 份供评审。评论作品可以单篇或组合篇形式提呈，单篇作品以 5 千字为限，组合篇可最多由 5 篇短评组成，内容各异无妨，但总文字不宜超过 7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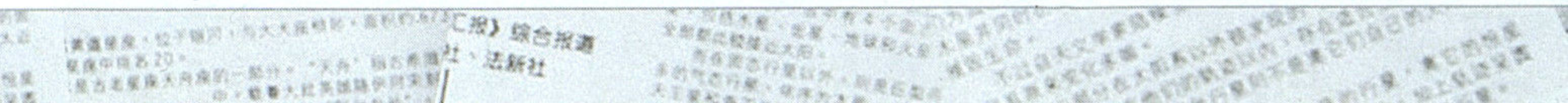
奖励：得奖人可获现金 2 千零吉及纪念盾一面，2 名佳作奖各获 800 零吉及纪念盾。

5 2001 年度拿督陈良民新闻摄影奖

宗旨：奖励华文报刊摄影记者拍摄具有新闻角度及摄影水准作品。

条件：每人只限提呈 1 帧 8 寸乘 10 寸新闻照片，或以连续镜头（3 张为限）参赛，每帧照片必须冲洗 6 份供评审。参赛作品必须在 2001 年 1 月 1 日至 2001 年 12 月 31 日刊登于马来西亚各华文报刊，每份作品必须有详细说明刊登日期，事发日期、地点及事件发生详情，否则恕不受理。

奖励：得奖人可获现金 2 千零吉及纪念盾一面，两名佳作奖可得奖金 800 零吉及纪念盾。



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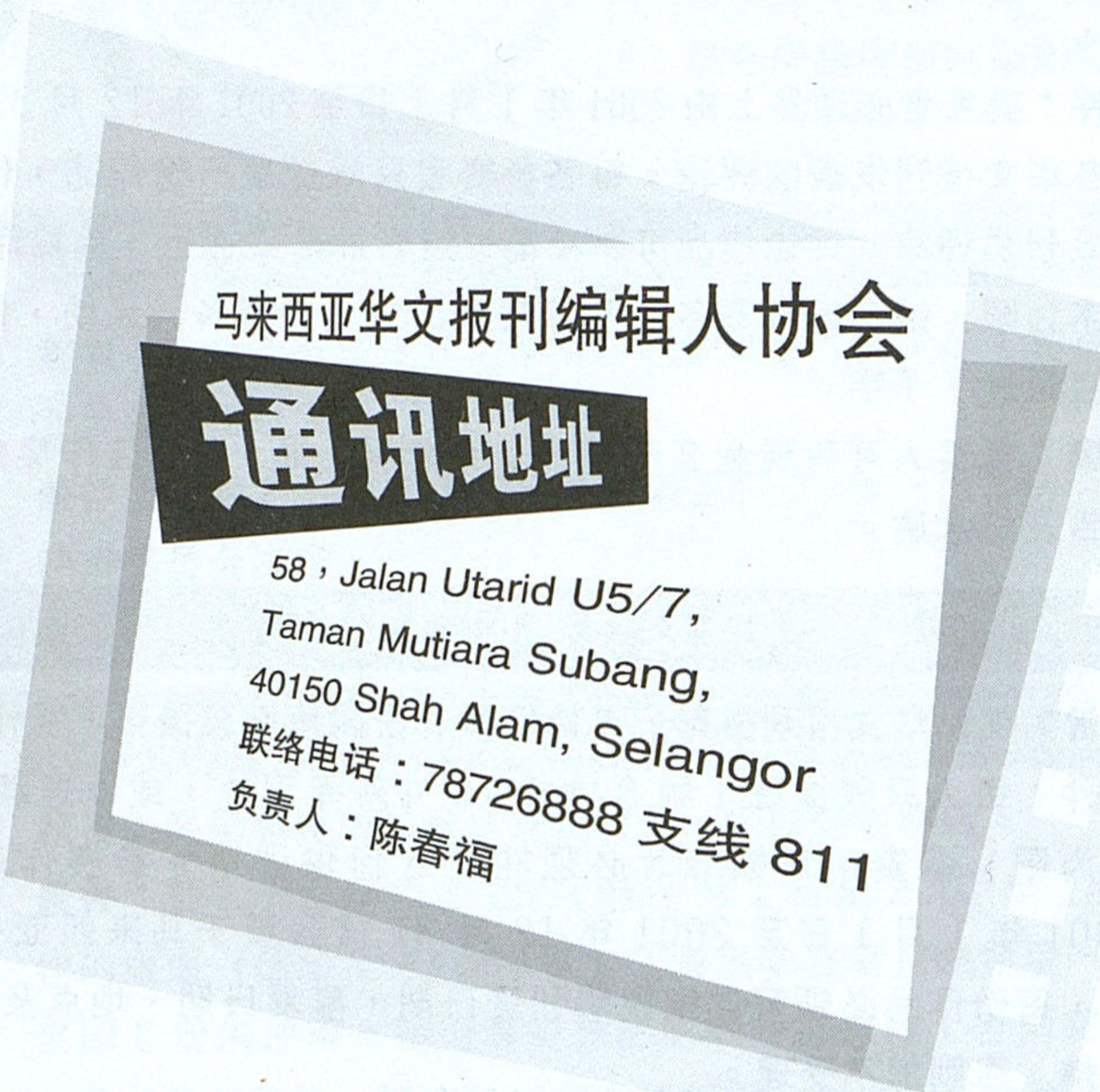
(**A**) 所有华文报刊出版机构均可参加，本协会也欢迎个人身份提呈作品参赛。

(**B**) 参赛作品概不退还，主办单位有权将作品刊载于特刊。

(**C**) 2001 年度拿督黄纪达新闻奖申请日期由 2002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02 年 8 月 31 日截止，逾期恕不受理。

(**D**) 评审委员会的决定不得受质疑，参赛者不得有异议。

(**E**) 主办单位随时有权增删或修改参赛细则。





5 拿督黄纪达新闻奖 位赞助人简介

马来西亚五位华社商业钜子拿督黄纪达局绅、拿督陈良民、拿督庄智雅、拿督叶永松及丹斯里张德麟总共合捐100万零吉，充作马来西亚华文报刊编辑人协会拿督黄纪达新闻奖永久基金。编协对他们的热心中文新闻事业及中华文化的义举，致以敬意。

已经兴办多届的拿督黄纪达新闻奖，其五大奖项由1994年开始，分别以五位赞助人名字命名，即为拿督黄纪达编辑奖、拿督叶永松报道文学奖、拿督陈良民新闻摄影奖、拿督庄智雅新闻事业报务精神奖及丹斯里张德麟评论奖。

代表华文报最高荣誉的拿督黄纪达新闻奖兴办人拿督黄纪达，对其他的华社商业钜子参与捐献100万零吉新闻奖基金，深表欣慰。

“我当年做的是抛砖引玉的工作，对于其他社会贤达的参与，我已老怀告慰。”拿督黄纪达是一位退休实业家。

马来西亚华文报刊编辑人协会感谢五位热心人士的支持，每人各捐20万零吉，使编协成功筹获及设立100万零吉的永久新闻奖基金。



拿督黄纪达局绅

拿督黄纪达局绅为马来西亚著名实业家，曾经拥有三家挂牌公司，业务范围广泛，包括酒店、购物中心、屋业发展、电缆业、金融业、保险业等。拿督黄纪达局绅现已退休，事业交由独子黄益宝继承发展。

拿督黄纪达局绅退休后，过着简朴生活，闲时爱好旅游，而最大的兴趣就是欣赏古典音乐。退休前，拿督黄纪达局绅是活跃于社会、热心公益的贤达，曾任全马数十家社团会长要职。

1984 年，拿督黄纪达局绅捐资十万零吉，发起设立马来西亚华文报刊编辑人协会拿督黄纪达新闻奖。此后十年间，新闻奖每年经费不敷，皆由拿督黄纪达局绅捐助补贴，前后共捐款项逾五十万零吉。

1994 年，拿督黄纪达局绅为一劳永逸解决编协新闻奖财务难题，本身再捐 20 万零吉，并亲自征求知己友好及热心文化事业人士拿督陈良民、拿督叶永松、拿督庄智雅及丹斯里张德麟四人，每人捐献 20 万零吉，五人合共捐款 100 万零吉充作编辑人协会拿督黄纪达新闻奖永久基金。



拿督庄智雅

拿督庄智雅1951年诞生于彭亨州金马扬。庄氏自小在贫穷家庭长大，中学毕业后进入社会工作，70年代曾担任马华公会前副总会长拿督刘集汉的特别助理。

1980年代，他放下工作，带着妻女前往英国深造。经过3年苦读，考获伦敦大学法学院学士。

回国后投身商界，不出数年便奠定雄厚的商业基础，曾担任威士茂集团的董事经理及该集团旗下数家挂牌公司的首脑，成为马来西亚商业界的知名企业家。

此外，他也曾活跃于政坛，曾担任吉隆坡峇都区国会议员。



拿督叶永松

拿督叶永松是吉隆坡股票交易所主要交易板两家上市公司：麦康及奥林比亚集团的董事主席。

在马来西亚商业圈子，拿督叶以灵活手腕、机智和毅力见称，因此他的公司得以稳健发展。

他也通过策略性的长期计划，使他的公司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多元化业务集团。麦康集团介入四个核心业务：酒店、房地产发展业务、股票行、种植业和直接投资。

此集团投资以建立一个连锁酒店，在吉隆坡兴建耗资 8 亿零吉，高达 53 层楼附设办公楼的 DUTA GRAND HYATT K.L。

该集团也正在兴建耗资 6 亿零吉之富达购物中心，并将于 2003 年间完成。



拿督 陈良民

拿督陈良民在吉隆坡出生，早年在吉隆坡接受华文教育，目前担任下列团体职位：

雪兰莪州八打灵育才华文小学董事长、马来西亚陈氏宗亲总会荣誉会长、马来西亚漳州会馆名誉主席、雪隆陈氏书院宗亲会荣誉会长、吉隆坡坤成独中董事、吉隆坡同善医院董事、吉隆坡育南学校董事会顾问、吉隆坡中华独中董事、吉隆坡沙叻秀学校董事长、雪兰莪福建会馆董事、雪隆舞蹈协会名誉主席。

他是大成集团总裁兼集团首席执行董事主席，为隆雪森柔甲一市四州的产业发展商及国内 A 级执照土木工程及建筑承包商。

1953 年，他前往马六甲负责管理照相馆业务，同时协助其父发展宝成机器泥机厂业务，随后自创南马机械工程公司，专承包油棕及树胶翻种工程。

1963 年，他于吉隆坡以合资方式创设土木工程承包公司，随后创设稳铭集团，从事于投资胶园种植和产业发展活动。



丹斯里 张德麟

丹斯里是吉隆坡工业控股有限公司和其子公司的前总裁和主要执行人。

吉隆坡工业控股是吉隆坡股票交易所挂牌上市的公司。

吉隆坡工业的核心业务是产业发展和建筑，进而发展成一个集团，投资在金融服务、制造业、公共服务、私营化服务及海外投资。

丹斯里张德麟在 60 年代中期，年纪轻轻便以企业家的胆色，开拓他的商业王国。

1991 年，他接管了当时疲弱的吉隆坡工业控股有限公司，并把这家公司发展成为迅速扩张的集团。

他也热心社会公益，曾是马华公会安邦再也区会主席及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会长等，出钱出力，深受赞扬。

马来西亚华文报刊编辑人协会

2002至2003年度理事会

会长：许　春
副会长：张赐兴
秘书：陈春福
财政：廖连传
出版：卜亚烈
研究：罗正文
康乐：郑钦亮
联络：潘友来
查账：吴天华

2001年 拿督黄纪达新闻奖

评审委员会成员

刘崇汉
廖庆曾
碧　澄
丘惠中
安焕然

2001 年度拿督黄纪达新闻奖评审委员会报告

自 1984 年以来，拿督黄纪达新闻奖基本上已成为每年的盛事，不只对新闻线上的工作者意义重大，也是华社关注的焦点。华文报刊与华团和华校同称华社的三大支柱，尽管进入电子媒体时代，目前报刊在提供精神粮食方面仍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设立新闻奖，目的在于肯定新闻工作者的贡献，发扬新闻工作者的专业精神及不断要求改进，这就要感谢多位社会贤达的慷慨赞助才能使各类新闻奖项之颁发得以延续至今。各华文报刊参赛者的踊跃参与无疑是重要因素。奖项的颁发对付出专业努力的新闻工作者来说是一份荣誉，华社也与得奖者分享了一份获奖之喜悦。

2001 年度拿督黄纪达新闻奖的评审委员是廖庆曾、丘惠中、安焕然、碧澄及本人刘崇汉组成。除了廖庆曾先生来自新闻界之外，其余四人都非报界人士。评审委员负责评审的奖项是：〔1〕新闻编辑奖，〔2〕副刊编辑奖，〔3〕评论奖，〔4〕新闻摄影奖，〔5〕报道文学奖，编协总共收到各报刊的 152 份参赛作品。评审委员会是在公正客观原则下执行工作，根据各组的评审标准来评分，并举行了一次会审会议来共同选出各奖项优胜作品。



总的来说，参赛作品具有高水平，评审结果显示，优胜者分别来自五大报，更是可喜的现象。

编辑奖分为新闻与副刊两大类，让新闻工作者有更多机会表现他们的才华。新闻编辑奖的作品有 37 份，副刊编辑奖参赛作品有 38 份，参赛的作品可谓相当踊跃。

评委会认为，由于电脑设备更趋完善，版面设计更为出色，但应注意避免图片太多，文字太少，内容处于从属地位或比重失衡的问题。

最令人欣喜的是，报道文学奖的参赛作品最多，总共收到 40 份，内容更涵盖国内外课题，题材广泛。评委会认为各报新闻工作者不惧艰苦，甚至深入到危险重重的地区采访，让读者获得及时及翔实的报道，这种敬业乐业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佩和肯定。评委会乐于看到参赛作品的内容更多涉及国内外重大课题，包括备受关注的国内外华人社区问题。

评论奖的作品共有 15 份，作品具有较高的水平，有助于提升读者对国内外问题的分析。评委会希望各报加强栽培评论人才的努力以及提供更多评论文稿发表的机会。

新闻摄影奖的参赛作品共有 25 份，作品的新闻性是评委会所共同强调的重点。

由于各组奖项有限〔尤其是佳作奖〕，评委会在决定得奖者时，被迫割爱一些分数非常接近的参赛作品。评委会希望更多社会贤达和企业家参与赞助新闻奖项，除增加原有的奖项数目以外，也增设新的奖项，如体育报道奖、娱乐报道奖、财经评论奖及文学史评论奖等。

2001年 拿督黄纪达新闻奖

得奖名单

拿督庄智雅新闻事业报务精神奖

司徒添

拿督黄纪达编辑奖（新闻组）

优胜奖：张淑仪　作品：各族冲突暴露政府无能
佳作奖：方丽明　作品：阿根廷宣布紧急状态
佳作奖：刘彩霞　作品：不到茨厂街枉游吉隆坡

拿督黄纪达编辑奖（副刊组）

优胜奖：林协芬　作品：我要如何活下去？
佳作奖：陈淑萍　作品：81岁4征神山
佳作奖：刘荣强　作品：别典当了孩子的童年

拿督叶永松报道文学奖

优胜奖：陈玉莲　作品：战后伊拉克
佳作奖：林瑞源　作品：踏足伊拉克
佳作奖：李卓辉　作品：改名换姓30年
佳作奖：张再成　作品：林里林外

丹斯里张德麟评论奖

优胜奖：郑丁贤　作品：九一一对大马冲击系列评论
佳作奖：林瑞源　作品：大马的经济前景
佳作奖：潘永强　作品：论马华政治的派阀斗争模

拿督陈良民新闻摄影奖

优胜奖：张来星　作品：爱莫能助
佳作奖：黄志汉　作品：默不作声
佳作奖：杨初猛　作品：慈母手中瓶

PERSATUAN PENGARANG ALIRAN CINA, MALAYSIA

MAJLIS PENYAMPAIAN

ANUGERAH AKHBAR DATUK WONG KEE TAT 2001

OLEH MENTERI PERUMAHAN DAN KERAJAAN TEMPATAN

YB DATO' SRI ONG KA TING

马来西亚华文报刊编辑人协会主办

2001年度拿督黄纪达新闻奖颁奖礼

恭请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拿督斯里黄家定 主持

拿督庄智[illegible]新闻事业[illegible]神奖

拿督黄[illegible]



2001 年度拿督黄纪达新闻奖得奖者与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拿督斯里黄家定〔左 5〕、新闻奖永久赞助人及马来西亚华文报刊编辑人协会理事合影。

拿督斯里黄家定与出席新闻奖颁奖礼的新闻奖赞助人、嘉宾及部份编协理事相见欢。坐者左起拿督黄纪达、拿督斯里黄家定、拿督陈良民。后排左起叶伟忠〔新闻奖永久赞助人拿督叶永松公子〕、潘程铭、蔡明岐、洪松坚、廖连传、许春及钟启章。



编协 2002 至 2003 年度理事会全体理事合影，前排左起秘书陈春福、会长许春、副会长张赐兴及财政廖连传。后排左起理事卜亚烈、潘友来、郑钦亮、罗正文及吴天华。



编协会长许春赠送纪念品予拿督斯里黄家定，感谢部长百忙中出席新闻奖颁奖礼。



精神奖予北马报人司徒添。拿督庄智雅的代表钱继雄〈左〉颁发新闻事业服务



拿督黄纪达颁发编辑奖〔新闻组及副刊组〕后，与得奖者合影。



叶伟忠颁发拿督叶永松报道文学奖后，与得奖人合影。左 2 是优胜奖得主陈玉莲。



拿督陈良民颁发新闻摄影奖后，与得奖人及代表合影。右为中国报总编辑庄宗南。



拿督黄纪达代表颁发丹斯里张德麟评论奖后，与得奖人合影，右 2 为得奖者郑丁贤。



编协会长许春赠送纪念品予新闻奖五人评审委员会的其中两名评审廖庆曾〔左〕及刘崇汉〔右〕。另三名不克出席颁奖礼的评审是安焕然、碧澄及丘惠中。

。



拿督斯里黄家定与报界及文教界朋友相见欢，左起李会春、司徒添、廖庆曾、林水檬、黄家定及刘崇汉。



编协副会长张赐兴颁发新闻学院优秀生奖励金后，与大马新闻资讯学院〔右〕及韩新新闻学院〔左〕学生合影。



编协副会长张赐兴颁发会员子女学业奖励金后，与得奖的会员子女合影。

2001 年度拿督黄纪达新闻奖颁奖礼场面热烈，300 余人同聚一堂，气氛融洽。



新闻界同道及嘉宾欣赏。也展示在现场，让出席的新闻奖成绩揭晓，得奖作品

【第一辑】

拿督庄智雅



新闻事业服务精神奖

得奖人

司徒添





拿督庄智雅新闻事业服务精神奖

简介

司徒添

司徒添现年64岁，在霹雳州高乌出生，在当地育权学校接受启蒙教育。

他于1959年钟灵中学毕业，并于60年代加入光华日报担任外勤记者。在当时的正副采访主任林光青、李禄祥及总编辑刘问渠的提掖下，从此与新闻结下不解之缘。

1965年，司徒添出任采访主任至1970年改任编辑，间中亦兼撰写社论。1984年受聘为主笔，87年任总编辑至1997年退休。过后继续受聘为编辑顾问至今，服务报业超过40年。

【第二辑】

拿督黄纪达编辑奖



新闻组

优胜奖



张淑仪





22 星洲日报

國際

中加里曼丹暴亂

種族衝突暴露政府無能

土地糾紛未妥善解決

人口遷移政策種禍根

達雅族獵頭風重現

印尼保安部隊坐視不理

國會議員抨擊瓦希德對流血衝突漠不關心

佳作奖



方丽明




A22
广角镜
经济崩溃引发抢掠暴乱
广角镜
阿根廷宣布
紧急状态
经济不景消费大减
穷人物物交换过圣诞
阿根廷经济每下愈况

佳作奖



刘彩霞




不到茂厂街
新锐
成记酒楼荟萃精彩
陈氏书院魅力难挡
茂厂街命名由来
振东咖啡室中西相映辉
建发西药店历史悠久

拿督黄纪达



编辑奖

副刊组

优胜奖



林协芬




光明日報
特寫
我要如何活下去？
精神病患
與千紙鶴的約
經濟寒氣 拖起自殺潮
自殺心理學
穿紅衣自殺報復情郎？
壓力病房治療憂鬱症
高知識分子更脆弱
自殺男性比女性高2倍
急診

佳作奖



陈淑萍



神山小檔案

東南亞最高峰

京那巴魯山（Kinabalu），馬來神山，又稱中國基納山，坐落於婆羅洲（Borneo）東部沙巴州（Sabah）境內的京那巴魯（Kinabalu）公園內，是沙巴州的象徵與光（Sanctuary）山脈的一部份，也是婆羅洲的最高峰，也是東南亞地區海拔最高的山峰，高達4,093公尺，是熱帶雨林東南亞區最大的群峰。





山高，老英雄志更高

81歲4征神山



記者 熊華芬 攝 梁鎮雄

多走2公里 新路線更艱辛

身心越爬心中亢奮

72歲首次爬上神山

看證打破日本人紀錄





登上神山後，黃緯苞與兒孫及朋友慶祝留念。

征服海內外山峰雄心未減

爬山爬上癮



黃緯苞表現出，再次證實全民參與登高峰攀玉山，是證實全民體力實現偉大夢想者。



佳作奖

刘荣强




新纪元
A.1
现代
学生的压力烦恼
别典当了
孩子的童年
《童年》
没有游戏的童年
后语

【第三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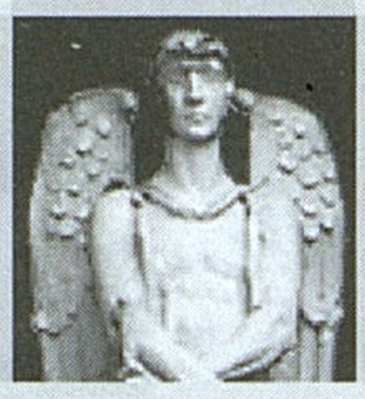
拿督叶永松报道文学奖



优胜奖



陈玉莲



战后伊拉克



伊拉克，在阿拉伯语中意为“血管”，原因是伊拉克位于两河流域，水网密布，犹如人体血管。

实际上，伊拉克本身确实是一个鲜血流淌不停的是非之地。

1

反美新战场伊拉克

伊拉克位于中东地区，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沃土，发源于古代文明摇篮之一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可是，这块人类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并没有为伊拉克人民带来多大的福祉，反而因为领袖的好战，让人民尝尽悲苦与辛酸。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伊拉克是世界最动荡的地区之一。有人戏称，战后世界新闻有一半是来自中东地区，而伊拉克的战争新闻更是中东国家之冠，足见伊拉克的混乱纠纷程度确实非同一般。

有人说，伊拉克是人类一个难以弥合的淌血伤口，战争之神常常肆虐其间。从萨达姆总统于 1979 年任职迄今，伊拉克人民仅有 4 年生活是没有战争，其余日子人民都是在炮弹与战火中遥望和平使者的到来。

在长达 10 年的国际制裁岁月中，伊拉克孤立于世界大家庭外，其国内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平民百姓食不果腹，缺衣少药，度日艰难。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制裁，严重破坏伊拉克的公共医疗、教育制度及基本设施，如水电及公路等。然而，制裁行动没有让萨达姆下台，反之，惩罚的是 2 千 200 万无辜的人民，结果，一场场人道灾难展现在人们眼前。

这一场尚无结束的制裁行动，导致伊拉克经济损失超过 1 千 400 亿美元，

150 多万人民因缺乏医药和食物营养而丧生。

虽然说，美国发动的海湾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美国的国际地位，增强了其干预国际事务的能力和信心，也助长了其独霸世界的野心。

然而，美国无视许多国家和平解决海湾危机的建议和呼声，充分暴露其支配、领导全球的野心，已经无法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

因此，当美国与英国在今年 2 月再度对伊拉克展开轰炸行动，国际社会反美的意识，以及对联合国继续制裁伊拉克的霸道作风，已越来越令人反感了。

近年来，国际上反制裁、反禁飞的呼声日益高涨，许多阿拉伯国家、亚洲国家例如中国、马来西亚，甚至美国的一些阿拉伯盟国都对美国的专横行径感到不满。

可以预见的是，伊拉克将成为美国与反美盟国之间的新战场，尤其在俄罗斯、中国及法国近年来纷纷对伊拉克在科技工艺、医药领域伸出橄榄枝，根本也无视美国的怒吼。

其实大家都知道，无论中东的形势如何变化，只要中东的石油没有完，石油仍是美国及其他超强国家在伊拉克开辟新战场的导因。

世人都非常好奇，究竟这 10 年的制裁带给伊拉克人民怎样的祸害，大家也想知道伊拉克究竟可以撑到何时。

因此，怀着一颗探索与求证的心，我跟随着卫生部长拿督蔡锐明所率领 47 人的庞大代表团，于本月 13 日起前往伊拉克进行 4 天的人道访问，以本身的所见所闻逐一掀开伊拉克的神秘面纱。

大马代表团这次访伊，主要是希望能提供医药援助予当地人民，并加强两国之间的医药合作。不过，在这 4 天里，我们所看到的情景似乎与原先想象中有些出入，且待我在接下来的报道中一一叙述……。

漫漫千里长的“死亡公路”，据闻波湾战争后人民穷困潦倒沦为流寇，在人烟罕至的高速公里旁觊觎窥视，以洗劫路过车辆为生，再加上没有路灯没有反光标贴，易生意外，“死亡公路”恶名于焉诞生。

2

10年烽火不辍·千里黄沙无垠

走死亡路访巴格达

未到伊拉克前，对闻名世界的“死亡公路”早有所闻，这条从约旦首都安曼直贯巴格达的陆路，不禁让人联想起九拐十八弯的惊险景像，沿途流寇觊觎窥视，不自觉打从心底里发毛。

况且，要去的这个国家，更是大家听起来熟悉非常，实际上完全陌生的伊拉克。

巴格达，一个封闭10多年的城市，炮火蹂躏十余载的战城，会是如何的不堪入目？一大堆疑问围绕心底。

3月14日清晨7点钟左右，天气微寒，干燥的空气让我们这些长年在潮湿气候底下生活的赤道子女有点不适应。就这样，带着一颗忐忑的心情，我们一团43人的访问团，踏上这条漫漫千里长的“死亡公路”。

从安曼抵达伊拉克和约旦接壤的关口卡迪希亚，路程是400公里；再从卡迪希亚到巴格达，则需再走560公里的路。因此，全程960公里的高速公路，估

计要走上 10 几个小时的车程，比我国全长 800 多公路的南北大道还远。

“死亡公路”穿越黄沙滚滚的叙利亚沙漠，虽然不是第一次到访中东，心情还是异常亢奋，希望抓紧这短暂时刻，看清楚大自然造化的神奇。骆驼、水草、牧羊人，这将会是一片干燥世界底下的美景……

其实，要往巴格达访问，大马卫生部代表团是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取民航班机从安曼直飞巴格达，毕竟，在这一年里，已有数个国家的民航班机无视联合国的“禁飞令”，纷纷重新开辟航线往巴格达机场，和伊拉克友好的约旦便是其中一个。

可是，卫生部长拿督蔡锐明基于担心班机延误及安全问题，坚持取道陆路往巴格达，我们一行 43 人便在抵达安曼的第二天清晨，分为三组，浩浩荡荡乘坐不同车辆，往那所谓的“死亡公路”出发。

由于新闻记者乘坐的是巴士，车速不比部长所乘坐的是马赛地豪华轿车，及其他官员及药厂代表乘坐的四轮驱动车来得快，因此，我们这 8 名传媒代表，再加上部长的儿子及 2 名商界代表，必须比其他人更早出发，避免漏大队。

鉴于路程遥远，我国驻安曼大使夫人奥德莱哈伦女士在我们出发前就特地千叮咛万吩咐，大伙儿必须不时与司机交谈或制造一些声音来引起他的注意力，免得他对一成不变的沿途风景，昏昏欲睡起来，后果可不是闹着玩。

可是，亲自体会这约 1 千公里的路程后，发觉别人的描绘似乎有些夸张，而实际上，分属伊拉克范围的这条高速公路却是比我国的南北大道还更宽畅，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除了约旦部分高速公路比较弯曲，及地势高低不平，车辆必须小心谨慎地行驶；进入伊拉克疆界，公路却非常笔直宽畅，平坦的 6 线双向车道，甚至有三处路段是供伊拉克政府在紧急备战时刻作为飞机起降的跑道。

从安曼出来的头一百多公里，路旁还有一些稀稀落落的绿草，沿途上都可以见到一些牧羊人，赶着毛色呈灰黑的绵羊在放牧。可是过了这路程后便再也看不到一片绿，沿路两旁尽是大片大片黑色的火山石，寂寞的屹立在一片黄漠中，一望无际。

快到约伊边境时，路边又变成荒凉的戈壁滩，满眼是黄色沙子，几乎看不到一丝生命的迹象。这条欠缺生命动感的道路，全程只有区区一个休息站，不管是用餐上厕所，都得在车上解决。

这条道路为什么会被冠上“死亡公路”恶名？据闻主要原因是公路两旁都没有路灯，也没有反光路标，因此，在晚上行驶的车辆如果车灯坏了，在四周一片黑漆漆中，夺命意外便容易发生。

而且，在这 10 年里，长年和美英等国抗战的伊拉克政府，已是自顾不暇，根本无法监视高速公路的安全问题，沿路两边一些穷苦百姓在生活压力逼迫下，无奈摇身一变成黑夜里出没于公路，中途劫掠来往车辆的流寇。这是逼上梁山，就好像武侠小说里，荒漠中经常窜出的沙漠巨盗，洗劫往来的商旅一般，才让这条公路成了恶名昭彰的“死亡公路”。

庆幸的是，我们一行人清晨微亮出发，赶在夜幕低垂前抵达目的地，没有意外，没有劫掠，顺利在晚上 8 时 20 分一路平安地到达巴格达，开始我们为期 4 天的人道访问，揭开伊拉克神秘面纱。

提起伊拉克，大家不期然便会想到萨达姆·胡申总统，仿佛这位传奇人物已与伊拉克融为一体，难以分割。

3

可以忘掉开门 7 件事

伊人独爱萨达姆

其实，听闻他的生平事迹已久，心里头早有准备，到伊拉克肯定会见到许多他的肖像，犹如中国文革时期无所不在的毛主席画像一样，占据人民的生活。

搞国家领袖崇拜，在共产国家是拿手好戏，中国的毛泽东、前苏联的列宁、古巴的卡斯特罗、朝鲜的金正日，都曾发挥的淋漓尽致。可是在回教国家，回教教义是严格禁止信徒搞偶像崇拜的，除了真主阿拉，是不准回教徒膜拜其他图腾的。

可是在伊拉克，萨达姆不但得到绝大部分人民的崇拜，甚至有人把他摆上神台，当神明膜拜。

最后发觉，我的想象力还不比现实来得丰富，萨达姆在伊拉克的地位似乎已是超越一般人所能言喻的了！

首先，当我们的车队快接近伊拉克卡迪希亚关卡时，第一眼望见的，不是伊拉克的三枚五角星国旗，反而是高达丈余的萨达姆画像迎风竖立在拱门之前，数名士兵荷枪驻守，好像是守护着他们的总统，不让人侵犯一般。

伊拉克国旗的三枚五角星象征着思想、自由和社会主义，萨达姆在伊拉克人

民的形象却已远远超越这些抽象的意义，仿如天神掌握伊拉克人民未来的命运！

进入伊拉克疆界，萨达姆影像便一直紧紧地跟随我们的步伐，无论去到那里，只要我们一抬头，仰望着的不是伊拉克灰暗的天空，而是萨达姆不同形象、服饰的个人肖像。

在短短 4 天内，走在街上、访问政府大厦、参观巴比伦古迹、广场、学校、医院、餐馆、酒店、交通灯前、小贩摊位，甚至极为隐私的厕所等，萨达姆画像几乎是无孔不入，令我们叹为观止！

开始时，我们还兴致勃勃地站在肖像前拍照，毕竟，大家都在想“反正是没有机会见到他真人，与画像合照也应该可以填补遗憾吧？”可是，拍了一次、两次、三次……，新鲜感渐退时，再看到其肖像，每个人心里都觉得有些厌倦，伊拉克英雄崇拜程度似乎接近疯狂了！

值得一提的是，萨达姆肖像并不仅是一身军服，威挺严肃的样子，反而装扮成大学教授、慈祥的父亲、从事耕种的农夫、典型的阿拉伯人、骑士、运动健将等肖像，都会依据不同场合来挂放，所制造出来的形象确实令伊拉克人民狂热地喜爱。

在塑造个人英雄形象方面，萨达姆是非常成功的。西方强权虽然一直视他为眼中钉，可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经济制裁，美国与英国都无法把萨达姆赶下台，反而间接刺激伊拉克人民爱领袖、爱国家、爱民族精神，这是西方强权所意料不到之事。

巴格达市区竖立着一樽描写《一千零一夜》故事的巨大青铜塑像，国王山鲁亚尔侧卧榻上。右手支撑着头部，皇后山鲁佐德伫立在国王身旁，以她丰富想象力叙述着一个又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

4

灰暗笼罩巴格达

只不过，我现在看到的塑像已是铜锈斑斑，国王也显得苍老许多，皇后向国王叙述的似乎不再是娓娓动听的《一千零一夜》故事，而是向世人诉述制裁下，伊拉克人民所遭受的种种苦难……

传说中，古代两河流域地区最壮丽繁华的古城巴比伦，是一个“冒犯上帝的城市”，结果遭受上帝惩罚，走向没落；巴格达 10 年前也可算是现代两河流域最显赫的城市之一，不料却成了“激怒美国的城市”，饱受制裁之苦，整个城市逐渐衰老！

由世界两大文明摇篮——幼发拉底河及底格里斯河贯穿而过的巴格达，曾经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在中东地区也算是一个呼风唤雨的古城。

可是，在我踏入巴格达，第一印象是：这座古城就像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外表和内脏都衰老了。虽然，城里 10 年前建起的主要公路维修还不错，但是在市区外围的道路却是坑洞处处；而城里的房屋年久失修，街上的汽车破旧不堪，冒着长长的黑烟，在路上横冲直撞。

我们乘坐几次德士，6 个人硬挤进狭窄空间，结果坐在司机旁的两位彪形大汉，因不小心碰触到唱机和扫水器的开关，结果统统掉下来，司机敢怒不敢言，

直瞪双眼怒视我们，以警告我们不准再轻举妄动！

走在大街小巷，很少看到新建的房舍，惟有萨达姆的总统行宫建了一间又一间，而且还是越建越大，越豪华。

我们行车经过，至少看见两座行宫正在动工，由于严禁拍摄总统行宫，我们只能从筑高的围墙偷偷望去，发现行宫外观气派豪华，我国的各州苏丹或最高元首的皇宫根本无法媲美。

最为讽刺的是，其中一座行宫对面竟然是贫民窟，恰如天堂与地狱的强烈对比。我不晓得当地居民看见总统的豪华行宫有何感想，至少我这外人心里便觉得格外不舒服。

一个曾经是生活水准极高的城市，在国际制裁逾 10 年后，往后倒退了数十年，现在的巴格达好像一名脏兮兮的老人，到处堆满垃圾，许多街心花园长满了野草。

巴格达人也老了，许多人疲于奔命，不修边幅，衣服显得破旧，就连十七八岁的少女、小伙子也失去了青春活力。

幼稚的孩童眼里没有阳光，很多孩童失学在街上溜荡，我们几人在街上闲逛时，看见一些孩童饥饿的目光，不忍心便派了一些钱，怎知，被路过的大人看见，以阿拉伯语狠狠地臭骂了我们与小孩一顿，好像是在说：“我们还有一些些尊严，不需要你们的施舍！”

巴格达医药大学的学生莎迪亚告诉我，在制裁前，她家算是富裕中产阶级家庭。不愁吃穿，喜欢什么就买，而如今，她只能从嘴上省些钱，买一些品质极为低劣的衣服和化妆品。她始终不明白，美国为何要制裁伊拉克，造成她千千万万的同胞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

她说：“我很响往过去无忧无虑的生活，父亲身为工程师的工资足以维持一家生计，如今，不仅母亲要出外工作，家里值钱的物品也一件件快卖光了。”

海湾战争前，伊拉克几乎是每家都有汽车、别墅，富有人家有好几辆豪华车、数栋别墅根本是平常之事，家用电器更是一应俱全。

如今，为了维持生计，许多家庭不得不卖掉汽车和电器，有的人还把彩色电视换成了黑白电视，生活素质倒退到 20 年前的水平。

一名技工阿穆尔，双目无神地坐在一家小餐室前，我趋前与他闲聊，从他口中才获知技工的月薪已经从过去的数十美金，剧跌到只有区区 300 第纳尔（等于

75 仙）。天啊，据我了解，300 第纳尔只够买一包当地的香烟，这个数目怎能够维生呢？

后来，我才知道伊拉克人必须身兼数职，方能勉强糊口。许多大学教授、博士也不得不放下架子，下班后开德士、在街头摆卖小摊、打工等，做二至三份工作来养家。

我所认识的记者摩娜便是身兼翻译员、教师，每月才赚取 5 万第纳尔（约 28 美元），由于收入微薄，年届 30 岁的她至今还未有结婚念头，毕竟，穷困日子过怕了，一旦结婚可能还得连累下一代一起受苦。

在 1991 年 2 月 13 日，美国轰炸机抛下了第一枚炸弹，萨达姆前脚才走 5 分钟，后面就传来爆炸声……

5

40 人自自炸死

巴格达时间 3 月 16 日下午时分，巴士行驶在颠簸不平的乡区小径，外头阳光十分猛烈，我眯着双眼往窗外的世界端倪，在风沙滚滚中呈现出乡区一片荒凉的景色。

巴士缓缓停在一座长方形的建筑物外，耳边传来大马驻伊拉克大使馆官员瓦希的声音：“嘿，朋友，你们已经到了阿美里亚庇护所，先给你们一个心理准备，待会儿你们会看到一些很恐怖的画面，大家不需要太过悲伤，否则会为你们

带来不祥的预兆！”

当时我们刚从街上闲逛购物回来，心情还高昂得很，对于瓦希的嘱咐也没多放在心上，大伙儿二话不说就快速地步入了阿美里亚庇护所。

落在后头的我，走在阴暗的通道，正准备调整相机的镜头，突然背后吹来一股阴风，心想外头阳光曝晒得背部发疼，怎么突然间寒风阵阵？

心里头马上有一股不舒服的感觉压下来，我即刻紧随大队，快步地走入所谓的大厅，映入眼帘的尽是一个个巨大的花圈。啊！这不是灵堂吗？

正当大伙在议论纷纷之际，伊拉克籍导游英迪莎马上嘘声要求我们安静下来，说道：“你们别吵到这里的 408 条亡魂！”

此话一出，大伙儿马上肃静，乖乖地跟着她慢慢参观已遭炸毁的阿美里亚庇护所内况。

走不了几步，她停在一个巨洞下，仰天一指说：“在 1991 年 2 月 13 日，开斋节的最后一天，清晨 4 时许，美国轰炸机抛下了第一枚炸弹，把这里炸了一个大洞。”

当时，庇护所内有 422 名避难的妇孺，最大的孩子都不超过 18 岁，许多人还在睡梦中，尚且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便被巨响给吓醒了。

第一枚炸弹投下后，有 17 人被巨猛的爆炸力弹到庇护所外，里头剩下的 405 名妇孺，惊魂未定下紧接的第二枚炸弹又从炸毁了的巨洞处跌下引爆，炸裂了内部水管，室内气温顿升至摄氏 500 度，沸水流窜在庇护所的两层楼中，里头的人全部活生生被沸水烫死！

死者之中，有 100 名是儿童，300 名妇女，8 名老人，全是手无寸铁的无辜难民！而侥幸保命的仅有区区 14 人！

英迪莎说，这个庇护所与巴格达其余 43 个庇护所一样都是建在乡区地方，作为当地居民避难的住所。而海湾战争爆发时，阿美里亚庇护所从 1 月 17 日至 2 月 13 日期间，已经住满了附近的居民，主要都是老弱妇孺。

巴格达城里的 44 个庇护所，其中 34 个是芬兰公司建造，另 10 个则是瑞士建造，而阿美里亚庇护所便是瑞士公司一手承建。

其实，阿美里亚庇护所的墙壁十分坚厚，单是闸门便重达 5 公吨，主要是防止联合国军队的化武及核武攻击，不料炸弹从天而降，把屋顶炸了一个巨洞，墙

壁再坚固也没有防御作用了。

伊拉克政府怀疑是有关瑞士公司泄漏了庇护所的位置图给美国军方。事实上，在爆炸发生当天清晨，萨达姆总统曾到访这里，美军应该是锁定了萨达姆的行踪，才不惜在老弱妇孺躲难的庇护所投下两枚炸弹，要 400 余名无辜者赔命！

她说："萨达姆前脚才走 5 分钟，后面就传来爆炸声，可怜这些无辜人民，半梦半醒间就送了性命！"

这起惨绝人寰的悲剧发生后，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布什只是说了一声抱歉，轻描淡写带过，也不打算负起全责。

英迪莎带着我们巡视惨剧现场，长长的墙壁悬挂着 400 多幅死者的遗照，有美丽的少妇、垂老的长者、青春洋溢的少年，更有许多眼神精灵、活泼可爱的小孩，大家看到这些照片，心情都分外沉重！

而漆黑的墙壁、屋顶上全黏满了烧焦的人皮，我们肉眼看得见的，就有许多手掌印，一掌一掌地贴在屋顶上，大家都无法想像死者们临死前的痛楚！

英迪莎较后带领我们走下底层，地上积满了水，我们都把裤脚提高，深怕沾到污水，更怕沾到一些死者剥落的皮肤。随团的卫生部长夫人一脸苍白，捉紧着部长高级机要秘书的双手，一步一步地在阴暗潮湿的底楼走着。

虽然，只有区区数分钟的路程，大家都觉得这条通道好难走，步伐也渐显沉重。

好不容易挨到参观完毕，走出建筑物外，外面阳光依然普照。可是，我们的心情已经非常灰暗了。一名女新闻从业员再也忍耐不住，蹲在篱笆外呕吐不停，空气顿时凝住，没有人想多说一句话……

无情的战火将小天使推入人间地狱，让他们活在痛苦的无底深渊中。他们有的目光呆滞，有的头发都快掉光了，有的难忍肉体之痛嚎啕大哭，这儿就像人间刑场……

6

小天使失欢颜

孩子原是上帝派下来的天使，带给人们希望与欢乐；可是，无情的战火却将小天使推入地狱，让他们活在无穷无尽的痛苦深渊中……

踏入巴格达市区的曼梳儿童医院，我的心随着大伙快速步伐参观一间间病房，而逐渐下沉，不敢相信眼睛所看到的一切，这是人间刑场吗？

一张张失去光彩的小脸蛋，有者目光呆滞，不懂得说话；有些孩童头发快掉光了，苍蝇在头顶上乱飞；有些忍受不了肉体的痛楚，嚎啕大哭，可怜身旁的大人根本束手无策。

笑颜对他们而言是陌生的，即使我们派送糖果、巧克力、气球，他们也不会绽放笑容；他们需要的不是这一些，而是可以抑制肉体痛楚的药物及医疗仪器。

穆巴拉医生告诉我，医院里约百名病童主要是患上血癌、肺炎、呼吸道疾病，可是，院方欠缺药物，很多病童根本没有服食药物，每天只能躺在床上，眼巴巴地等待死神的召唤！

他透露，有一位 5 岁的女童得了大脑麻痹症，医院没有合适药物，只好用普通的麻醉剂来治疗，虽然院方知道这有危险，但再也没有更好的方法了。

他说，曼梳儿童医院算是巴格达市区设备“较良好”的医院，至少还有干净

的病床让病童休息，及一些麻醉剂来减轻他们的病痛，其他乡区医院便没那么幸运。

后来，我们到了巴比伦乡区的儿童医院参观，发现事实确实如此。那儿，苍蝇满天飞，卫生状况比大马乡区的政府诊所差上十万八千里！

巴比伦乡区医院有 70 名病童，同样是患癌者为多，其中年龄 1 岁半患心疾的哈嘉达立，父母双亡，如今只有老奶奶在医院顾守着她。

院方透露，她被送入医院已有好几个月了，但院方无法提供药物让她服食，若再不动心脏手术，可能挨不过这一两年。

这位眼珠大大，十分精灵可爱的小孩，躺在拿督蔡锐明的怀抱，会说话的眼睛不停地眨呀眨，好似在诉说着上天对她的不公平。我见了这情景心都绞痛起来，蔡锐明也红着眼眶尝试逗她欢笑。

未到伊拉克前，我查阅了许多资料，知道这个国家的医药及卫生水平日益下滑，但看到实况，那种震撼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一名感情丰富的女团员因受不了医院悲凄的气氛，当众掩脸哭泣起来；可是，我们知道再多的泪水也无法减轻伊拉克病童的痛楚。只要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制裁一天不解除，这些孩童的天空仍是灰暗的。

世界卫生组织总监胡申医生在汇报会上透露，在联合国特别代表所提呈的伊拉克卫生报告于 1991 年 7 月出炉之前，各国根本都不了解伊拉克正在发生严重的人道灾难，许多人不是被蒙在鼓里，便是一知半解，当然也无从给予任何援助。

其实，联合国的制裁行动，目标是要迫使萨达姆总统下台，遗憾的是，遭殃者却是手无寸铁的老弱妇孺。

他指出，自伊拉克于 1991 年遭制裁后，迄今已经有超过 135 万名老弱妇孺因缺乏药物及营养不良而死亡，平均每月便有 6 千名儿童白白丧命。虽然伊拉克发动侵略科威特在先，后遭联合国经济制裁无可厚非，但这场制裁严重破坏伊拉克的公共医疗、基本设施，也断了伊拉克人求生的管道。

纵然安理会 986 号议决以石油换取粮食措施，避免了一场饥荒，但祸害已经开始在伊拉克各个角落蔓延出去，每天约有 250 名孩童死亡的悲剧，便是铁一般的事实！

一个曾是中东地区医疗水平最高的国家，如今，其人民却在营养不良和各种疾病中挣扎求生，真是可悲。

伊拉克人，你们的命运已经被套上“不幸”了啊！

即使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如何有罪，其他国际组织也不应该强加罪刑在其人民身上，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做法。

7

伊人相信明天会更好

参观曼梳儿童医院之后，对伊拉克的卫生前景不觉乐观；可是，来到巴格达大学医学系，与几位学生详谈后，发现这群朝气蓬勃的青少年仍然坚信伊拉克还有明天，并准备以他们的双手来创造希望……。

巴格达大学外观破旧，没有宏伟的拱门，有的只是容纳几人进出的通道；地砖长年未经维修，左边突出一块，右边陷下几块，我们这些外来客走在校园里，须格外小心。

这个在伊拉克属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创建于 1958 年，培育了不少精英人才，其中医学系的成绩更是全国之冠，而国内大部分医生都出自这所大学。

与破旧建筑物成强烈对比的是，三五成群聚集在校园内不同角落，身穿白衣袍的医学系学生，他们时而高谈大笑，时而低语微笑，为原本毫不起眼的校园带来无限欢乐的气氛。

我禁不住跑去与一些学生交谈，发现他们的英语实在流利，与外头只懂讲阿拉伯语的平民相比，他们无疑是可以让我们更了解伊拉克的沟通桥梁。

这些学生透露，医学院的男女比例 2 对 1，不过，女生的成绩比较优异，而且大部分女生都主修小儿科。或许是母性使然吧？

年仅 18 岁的莎迪亚，便是其中一位要成为小儿科医生的女生。她是以优异的高中统考成绩申请进入这所大学；她的父亲是大学教授，家境中等。

会选读医学系，原因是她常常跟随在曼梳儿童医院任职的叔叔进出，看到太多病童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悲惨情况，而发心要从医。

她坦言，看见年纪小小的孩子缺乏医疗照顾，一个个逝世，心里的哀恸让她觉得除了当医生，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能挽救伊拉克儿童脆弱的生命！

她痛恨战争带来的祸害，尤其是美国在伊拉克所抛下的贫铀弹，让无辜平民饱受癌症的折腾。她很激动地说：“我曾经抱着一个 3 岁大的孩童，眼睁睁地看着他突然停止呼吸，没有药物，没有抢救仪器，他来到这世上只是活活受罪一场。”

莎迪亚指出，如果伊拉克仍然维持在 10 年前的医药水平，这类悲剧根本不会发生！

要成为合格医生，需要修读 6 年课程，然后 2 年实习，毕业后还得强制到乡区服务至少 2 年。看来伊拉克要通过内部栽培医生来改善医疗水平，道路是相当曲折漫长的。

莎迪亚却认为，再长的训练时间也无所谓，反正与其坐以待毙，倒不如先自强不息，等到外援可以进来时，伊拉克的明天将会更美好。

20 岁的法蒂玛也坚信伊拉克可以熬过这一场灾难，因为在多个国家纷纷声援之际，联合国的制裁措施已开始放松了。

她认为，即使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如何有罪，其他国际组织也不应该强加罪刑在其人民身上，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做法。

询及她是否不满萨达姆所带来的灾害，她始终摇摇头，不愿置评。

她指出，目前大学所分派的教科书全是 10 年前的版本；在制裁后，大学根本无法购买到新的教科书，所以，她不知道自己所学的会否与外面医学界脱节了！

伊拉克卫生部长奥玛密哈曾在汇报会上披露，他们曾尝试从外国偷运一些医药教科书及影像光碟供给大学，目的是让国内医药人员跟进外国的医药发展，避免落于人后。

不过，很多医学系学生还是无法了解到国际医学界的进步程度，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机会上互联网浏览医药网站，毕竟大学电脑残旧到要打一份报告都不容易，更甭谈装置上网设备。
法蒂玛指出，庆幸医学院的一些器材和仪器虽然残旧，但至少还可以用，而他们几乎每星期都有机会进入实验室实习。

即将毕业的安玛尔则对前途感到比较茫然。他说：“战争还没有结束，国际制裁也没有看到尽头，我们这群毕业生出来行医，绝大多数都会面对药物缺乏的困境，即使医术再高明，也没有用！”

但是，无论如何，安玛尔还是希望联合国能放宽制裁条例，允准更多国家的药物进口。获知我国正准备给予援手，安玛尔一脸惊喜地频频向我道谢，并再三强调马来西亚一直都是伊拉克的好朋友。

巴格达，悠久文明之都，是苏美尔和阿拉伯民族在文字、数学、历法、物理、化学、医学、文学闪耀光芒，为世界留下丰富遗产的宝地。信手拈来的便有楔形文字、汉谟拉比法典、计时体系、阿拉伯数字、十进位法、《一千零一夜》等，每一件都教世人惊叹。

8

血染巴格达风采难再

可是，今天我们来到巴格达，却发现阿拉丁神灯已擦不出可以制造奇迹的大魔，辉煌的文明换来的是个停滞不动，经济败落的都市。

伊拉克，比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潜能成为世界文明先进国，然而，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却是孩童衣衫褴褛在街上溜荡，或当擦鞋童，或成为伸手讨吃的小乞丐。

有人怀疑，要使巴格达恢复“天方夜谭”时代的繁荣，会否是天方夜谈呢？

阿尔沙希小学校长阿斯拉阿敏对我再三强调，伊拉克在实行免费教育，让孩子至少可以免费完成高中教育，诚如大马华人一直坚守“再穷也不能穷教育”的精神一样，伊拉克人也希望他们的孩童拥有一个较光明的前景。

她骄傲地说，只要父母肯把孩子送来学校，学校便肩负起教育孩子成才的责任，既使学校设备再怎么破旧，课本还是有的。

然而，我问她：为何外头还有这么多孩子在溜荡，不见他们待在学校里专心求学，她一时竟无法回答。

可见，现实还是残酷的，在三餐都不见温饱的环境中，许多伊拉克孩童被迫放弃学业，目前已有至少 30%的伊拉克儿童失学，而人数还在日益增加。

走进这所于 1975 年建立的阿尔沙希小学，我好像走进时光隧道，进入了 70 年代的马来西亚乡区小学，一切都是那么破旧不堪……

阿斯拉带领我们参观学生上课的情形，一边讲述学校的状况，在这只有两层楼的陈旧校舍中，我听见学生琅琅的读书声以及开怀的笑声，学生生涯是多么令人怀念啊！

这所小学容纳了 1 千零 79 名学生，主要是来自附近穷苦人家的孩子，教师有 51 人，每班学生人数是 40 至 50 人，全校共有 26 班，分上下午班上课。

由于教师人数不足，因此，一些教师甚至得教导两个班次，工作辛劳，薪水一律只有 3 千第纳尔（大约 8 零吉）。

许多家庭穷困得三餐都不饱，所以，根本没有余钱为孩子购买校服，我们看见的学生大多数都是穿着各式各样的家庭便服来上课，倒是书包还有些色彩，为整个昏暗的课室增添了几许亮丽！

教育部提供免费的课本给学生，惟在学年结束后得归还，以便下一年的学生能够再用。阿斯拉透露，这 10 年来，一本课本几经辗转到不同学生手上，不仅书皮剥落，里头一些书页也不见了，所以，每回老师要教书时，必得把课文抄在黑板上让学生诵读，课本简直是如同虚设。

每年，教育部分发每名学生 6 支铅笔，3 个胶擦，练习簿 6 本，如有不足，家长则得自己想法子；在过去，学生根本无需仰赖教育部分发文具，而今要买多少便买多少的阔气已渐行渐远，今天的学生已经与“好命”告别了！

唯一不变的是，这里的学生仍是一脸无忧的模样，学校仿佛是他们的天堂！

较早前，我们前往巴格达所谓的“贵族女子中学”参观，大部分学生是来自中上阶级的家庭，父亲是高官、专业人士、商人等，学习环境确实比贫民窟学校来得好。

一些课室甚至安装冷气机，在初夏来临时，学生便可在微凉的环境中汲取知识，不过，夏天暑假开始后，这些冷气机便得寂寞地守在课室里。

阿尔英蒂莎女子中学校长玛吉达告诉我，这所政府学校，学生人数约 1 千

200 人，由于环境较良好，很多家长都希望把孩子保送到这里求学，而其学生直升大学的机率也比一般学校来得高！

学生的制服、课本及文具都由教育部免费提供，学费也全免，不过，许多有经济能力的家长不时还捐赠一些金钱或教学器材，因此，这里的学生在上化学、物理或生物课时，还有机会在实验室里作有趣的实验。

在伊拉克中小学，学生都强制上公民科，主要是教导学生如何效忠国家、总统，至于对美国的憎恨意识，也在课本上逐一灌输。

不过，相当讽刺的是，在我们要求女同学献唱歌曲以娱乐大家时，她们竟然选唱英文歌，神情还十分陶醉。看来崇洋心态还是存在的，不管反美意识如何高涨，伊拉克人还是无可避免地生活在美国物质的阴影中！

巴比伦是一座令人神往的古城，可是，亲自到此一游后，没有震撼，没有惊讶，只有少许的失望。

9

巴比伦遗址在叹息！

这座位于幼发拉底河及底格里斯河交汇处的古城，曾经在历史课本上成为我研读的焦点；然而，摆在眼前的现实景物与书本所著的古迹有所出入，一切似乎已面目全非。

从巴格达出发，沿途经过许多落后的村庄、小镇，大约 1 小时的车程，来到偏僻的西南区，巴比伦遗址静待后人瞻仰。

古城遗址的城门是很有伊斯兰风格的蓝色拱门，上面有各种动物图案的装饰，外观看起来很漂亮，但进去参观，发现已经没有什么遗址了。

它是伊拉克人一直引以为荣的古城，不过，后人在废墟上添砖加瓦后已经变得不伦不类，看了真有点难过。

现有景物是在原来的建筑地基上，修建了几堵围墙，没有什么能引起人们联想的景物。庆幸的是，还有一个纪念馆，在里面绕了一圈，看到了那只著名的狮子雕像，还有一些建筑模型之类，我才得以在脑海里想像当年巴比伦的绝世风华。

原来的巴比伦是建立在山丘上，山就是城，城就是山，各种美仑美奂的建筑

从山脚向上一直延伸到山顶，分为几个层面，交叠呼应，巍为壮观。

可惜的是，岁月沧桑，无情地抹去了她的风采，我们现在只好在感慨中遥想她昔日的辉煌了。另一遗憾是，传说中的空中花园也已不复见。

导游莫娜指出，事实上，根本没有人知道它的确实地址，也不晓得它的外观内况是如何，相传只道出它是巴比伦国王为了取悦心爱皇后所建造的一座空中花园。

虽然，没有人见过这座花园，但是莫娜还是再三强调："现在没有人可以建造如此壮观的花园，因为这世上已没有真爱了！"此语一出，我们都很不以为然，伊拉克人狂妄自大的作风，显然没有在战争洗礼中逐渐消退，反而是在打不倒的现实环境中，日益膨胀。

见不到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空中花园，我们倒是看到了在对面小山上的总统行宫，导游一再严禁我们拍摄，但是，一些团员还是通过取巧方法，偷偷拍摄外观豪华，相信可以媲美空中花园的总统行宫！

其实，伊拉克人拼命为总统建造一座座豪华壮丽的行宫，却始终无法保住巴比伦城里的一些城墙和古迹。早在 18 世纪开始，当德国考古学家发现巴比伦遗址后，陆续有外国人把这些古迹暗地里或光明正大地偷运出去，摆放在他们自己的博物馆内。

这些古物"收藏家"包括德国、日本、英国，有者甚至趁两伊战争最混乱期间，大肆掠夺这些古物。如今，收集得最完整的巴比伦古迹不是在巴格达的遗址，而是柏林国家博物馆，真是讽刺！

莫娜指出，她手上拿着图文并茂的解说书便是从德国购买回来的，伊拉克根本无法找到这样的刊物！

巴比伦原有的砖块也被附近居民搬出来建造房子，所以，眼前我们所看到的大部分是现代砖瓦，闻不到古迹气息，大家只好拼命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来揣想当年的景观。

其实，人类最早的文明便是两河文明，纵然是最古老的文明，可是，两河文明也是比较单薄的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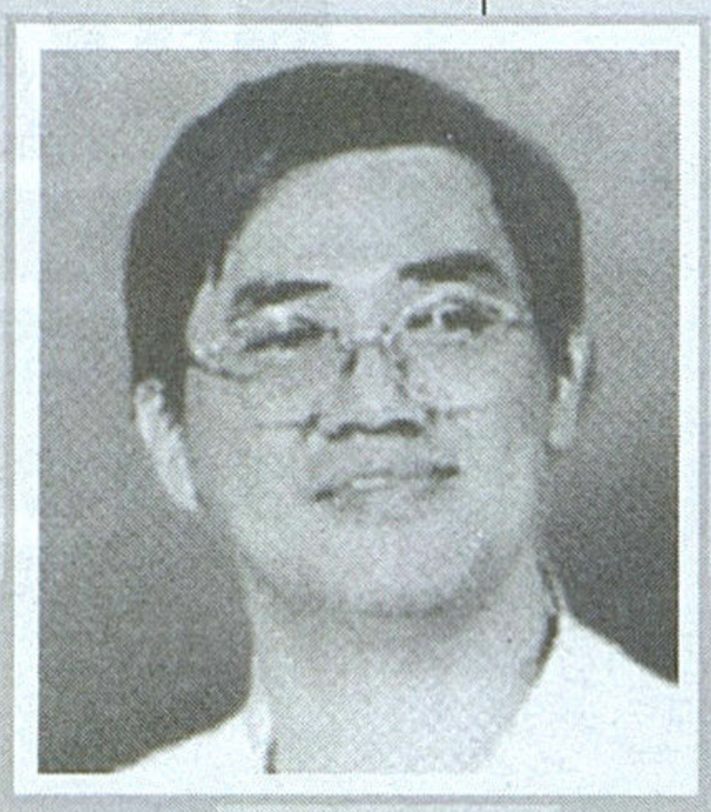
这种古老商业文明，注定是非常脆弱。正因为它是商业文明，所以，一定会受到比它更落后的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的攻击。

从公元前 6 世纪被波斯帝国和马其顿帝国并吞；13 世纪中，被蒙古人入侵；16 世纪受奥斯曼帝国统治；在 1920 年沦为英国统治地便是铁证。

这个古代文明发祥地，其人民一直遭受命运之神的诅咒，战火从没有在这里熄灭过，也不晓得他们祖先所遗留下来的优秀文化究竟被吸收了多少？看来，倒是古时代巴比伦与亚述之间互相攻击的残酷文化，迄今仍牢牢地根植在领导人脑海里。

没有战争的伊拉克，便不是完整的伊拉克吗？我现仍在苦苦地寻找答案。

佳作奖



林瑞源



踏足伊拉克



“400 人临死前在火热的防空壕嚎叫、打滚，但是导弹却炸毁了出口，转眼间，400 人全停止了呼吸，酷热的墙壁变成剥皮机、手掌皮黏在墙壁上……”

1

“艰辛”之旅

回到马来西亚之后，有时午夜会被发生在伊拉克的悲惨情景惊醒。伊拉克人活活烧死和烫死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我和同事王其俊是在 3 月 14 日早上从约旦首都安曼，随卫生部长拿督蔡锐明率领的马来西亚代表团，浩浩荡荡的向西由陆路进入巴格达，开始“艰辛”的伊拉克之旅。

伊拉克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国家？联合国的逾 10 年制裁，带给伊拉克甚么改变？战火折磨了伊拉克人，但他们到底有甚么能耐能够和国际社会对抗逾 10 年？

14 日早上清晨 5 时，就从安曼酒店的床上爬起身，因为前往巴格达的路程逾千公里，不趁早赶路，深夜都无法抵达。

由于伊拉克面对联合国的制裁，邻近国家，只有约旦是它的朋友，因此安曼是进入巴格达的主要通道。联合国在伊拉克设立禁飞区，前往巴格达的民航服务是在今年 1 月才恢复，不过次数很少，而且搭客名单必须在飞机起飞前 48 小时获得联合国的批准。

在面对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后，巴格达也建立起人为屏障，严厉管制外国人的入境；即使是获得伊拉克发出入境签证，在边界也会面对严厉的检查，所以伊拉克几乎是与世隔绝，外国人只能通过国际通讯社的报道了解一二。

香港《凤凰卫视》在 1999 年年底，派出《千禧之旅》采访车队，取道安曼进入伊拉克，在关卡便面对十多个小时的刁难，著名作家余秋雨在《千年一叹》书籍中有详细的描述。

伊拉克有多难进入？大马驻约旦大使馆二等秘书莫哈末纳斯里透露，他自己数年来申请多次签证，都无法获得批准，这次是安排大马官方代表团，才有缘踏足伊拉克。所以平时、平常人要进入伊拉克，可说是难如登天。

伊拉克的贵宾

我们的签证是交由旅行社，根据大马外交部的名单，向伊拉克驻大马大使馆提出申请，每人的签证费马币 270 元。签证费高，又难申请，这样的国家只有肩负特别任务者才会想去。

这次到伊拉克采访的大马各语文报章新闻从业员有 8 位，我们当然无法和部长、官员及商界代表同车。我们坐着巴士，跟在车队的后面，迎著朝阳，一路向西前去。

约旦境内道路突高突低，好不容易，中午时分才到达了边境。两国边境有清楚的标志，约旦是已故胡申国王的巨型照片，伊拉克是沙旦胡先总统；两边关卡建筑物都很简陋，约旦官员没有为难我们，想不到伊拉克官员更加亲切。我们的车队过了约旦关卡，直接驶进伊拉克的政府贵宾休息室，官员马上递来入境填报表，还为我们登记所携带的手提电脑和电话。蔡锐明和夫人则在另一间休息室享用午餐，根据同行回报，部长桌上堆满三大盘食物，谁说伊拉克缺少食物？

入境没被为难

在登记过后，手提电话却被没收，只有出境的时候才能领回。原来伊拉克政府严防外国间谍在境内搞颠覆活动，所以对手机特别敏感，这或许是中央极权国家惯有的做法。但是伊拉克官员和其他国家一样有贪污的习惯，他们向大使馆职员索取一些小费。或许是有钱好办事，我们根本无需下车、不用检查行李，就直接向西进发。

余秋雨把进入巴格达的沙漠大道形容为“死亡公路”，因为有外国大使在路上发生意外身亡。这条双向六车道的大道可媲美马来西亚的南北大道，而且是完全没有收费站，不过它长达 1 千公里，车程 12 小时，司机如果没有惊人的驾驶能力，恐怕会有意外！

笔直的道路，两旁尽是贫瘠的山丘和平原、冷冷清清，要找车撞都难，只是沿途都有被遗弃的轮胎，更凸显这条千里路，难行！

热情的伊拉克人

我们停在半途的休息处，附近的杂货店售卖各种物品，连美国烟也有，很多零食，多数的巧克力是由伊拉克自己生产，但是选择不多，看来伊拉克面对制裁后，物质缺乏之说，不足为信。

从杂货店出来，马上被一群老少伊拉克人包围要求和他们拍照，其俊和其他同行也兴致勃勃的与他们合照。这些伊拉克人热情的搭肩，拍了还要拍，吓得我们赶快离开。

他们目不转睛的看著车上的我们，一脸的单纯和期望，还不断打手势和招手，难道他们不担心未来的日子？一个文明古国沦落到今日的下场，有谁不感到

悲伤？

巴士冒雨前进，收音机播放的祈祷声让人昏昏欲睡，这个时候大马时间已是午夜 1 时。远方终于传来灯火，明日巴格达又会告诉我们甚么悲怆的故事？

余秋雨把巴格达形容为残旧的城市，开始看到巴格达的时候，还真的不能接受这种说法，因为巴格达看起来比安曼先进、道路宽敞，后来才发现这只是美丽的外表，也只看到一小部份，真正的巴格达，比想像中落后。

2 这里可有明天？

10 年的一场海湾战争，使巴格达与世隔绝了不只 10 年，因为当世界其他城市不断前进的时候，巴格达不只停留在 10 年前，还一直往后退。

美丽的底格里斯河跨过巴格达，它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但这已经是逝去《一千零一夜》和《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童话故事里的文明，今日的巴格达犹如 60 岁卸妆的女人，只有满脸的沧桑。

在伊拉克 6 年难得一见的大雨迎接下，我们抵达外表堂皇、高 11 层的阿曼梭酒店。酒店外的喷泉，让人精神一振。

但是，踏入大厅，马上觉得不对劲。站在升降机外，可以从缝洞中看到钢索，按 7 楼，总是在 8 楼停。房间地毡好像泼上墨汁、床褥用手按下去好像要陷入地狱；电视机是十多前的款式，无法操作。酒店的游泳池也荒废了。

这样的房间比吉隆坡的廉价酒店还差，竟然是巴格达五星级酒店，住宿一晚要 60 美元！

风光繁华不再

和这间酒店一样，巴格达的风光已经过去。城里没有旅客，酒店就没有了房间，它如何有钱进行维修？面对制裁，酒店也缺乏物质和专才维修。我们过后参观的政府部门的设施更差，厕所的马桶脏兮兮、锈气冲天；巴格达大学讲堂的地毡乾瘪瘪，犹如一层沙土。

伊拉克境内唯一真正五星级的厕所和设施，竟然不是由伊拉克人拥有，它是巴格达的联合国办事处。

逾 10 年的经济制裁，切断了巴格达的物资供应和外国技术援助，残旧建筑物会越来越多，外表的美丽会慢慢褪色，或许三五年后，再回来，会有更落后的情景。

伊拉克原本是世界最富有的国家，石油储量世界第二，如果不是战争和制裁，今天的巴格达不会破破旧旧、路上行驶的不会是廿多年的烂车。宽敞的道路是 1990 年以前兴建的，很多物质也都是 10 年以前购入的，伊拉克可说是百废待兴。

小孩是牺牲品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生活，伊拉克人还有甚么期望？他们还有明天吗？

但是现在伊拉克人民的生活，和 5 年前相比已经有很大的改善，这是联合国在 1996 年 12 月实施石油换粮食计划所带来的改变。在获准出售石油后，伊拉克人不只获得了药物和粮食，其他必需品，例如汽门也可以进口，这使他们活得

比较像人。

马来西亚驻伊拉克大使馆官员姆查岑透露，巴格达底下层人民平均每月收入3千第纳尔（Dinar），相等于2美元，生活困苦，不过生存没有问题。

他说，伊拉克政府把卖石油得到的钱，换成粮食，分给人民，每人每月可得3公斤面粉，此外，还有白米、食油和奶粉等。汽油价格每公升只是20第纳尔，教育是免费的，所以乐观的伊拉克人仍然满于现状。

月入仅2美元

每个月只有2美元，肯定不能在大马生存，但是骄傲的伊拉克人没有逃离国家，这是伊拉克的奇迹。当我们的巴士经过沙旦胡先总统女儿的大皇宫时，旁边的贫民区显得弱小，贫富悬殊的问题显然在这个国家日益严重。

我和其俊走在大街上，不时有应该上学的孩子上前来讨钱，给了一个，会有更多围上来，甚至也有母亲抱小孩讨钱的。在街道上，小孩摆地摊卖香烟和擦鞋也随处可见。

一位没有穿鞋、全身脏兮兮的小孩一直纠缠不清。大使馆官员华希说，他的父亲又喝醉酒，迫他出来讨钱。

小孩的空洞眼神似乎在控诉，在大马他们可是父母的宝啊！

伊拉克实施小学免费上学制，可是很多贫穷家庭要依赖孩子工作养家，所谓手停口停，估计巴格达这类停学的小孩有卅多巴仙，乡村地区孩子更面对营养不良和疾病的阴影。

战争、制裁都是政治游戏，但是儿童却成为最大的牺牲品！

开心的穷人

完成采访工作过后，我和其俊走出酒店，走到酒店后面的桥上观赏底格里斯河的景色，心里无不感叹命运弄人，文明古国已不复当年勇。

回途中，我们看到一群人在大桥底下的空地上跳舞，到底是甚么喜庆日子？

原来，巴格达人极为重视婚礼，结婚当天，亲朋戚友出动车队，到底格里斯河桥下的空地，随音乐跳舞；一对新人走后，又来一对，个个跳个不亦乐乎！聪明的小贩在一旁兜售糕点和汽水，真是难得一见的穷人婚礼。

有钱人结婚在大酒店款待亲友，穷人只有在路边设宴，不过，在跳完舞后，亲友还是会送新人到酒店度过一夜春宵，这也是伊拉克酒店在外国旅客绝迹后的最大笔生意。

巴格达人如此乐观，明天应该会更好，岂料，我们正进入梦乡的时候，忽然听到爆炸声……。

历史，竟如此巧合……

1991 年 1 月 16 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发动“沙漠风暴”的军事行动，1998 年 12 月 16 日深夜，美国对伊发动大规模的空袭行动；今年 2 月 16 日晚上，美英又联手轰炸巴格达……

3 巴格达危机处处

1991 年 1 月 16 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发动“沙漠风暴”的军事行动，1998 年 12 月 16 日深夜，美国对伊发动大规模的空袭行动；今年 2 月 16 日晚上，美英又联手轰炸巴格达……

踏入 16 日的深夜，惊人的爆炸声把许多巴格达人惊醒，对于身在异乡的我们，乍闻爆炸声却是惊魂未定。

睁开惺忪的双眼、迎著寒冷的晚风，看不到有丝毫的动静，只见美丽的底格里斯河在闪烁著灯光，仿佛这里的一切和它不相干。

晚上，遇到新华社驻巴格达分社的首席记者顾正龙，才知道午夜的爆炸案不是意外或美国的轰炸，是巴格达常发生的置放炸弹事件。

这宗在公园路边发生的爆炸案，造成 2 人死亡，数人受伤，以及一些车辆被毁。炸弹是放置在两辆巴士之间，爆炸力强大。

政府说是美国间谍或伊朗恐怖分子所干。对巴格达人来说，爆炸案已经司空

见惯，警方一直无法逮捕到干案者，战争都经历过，还有甚么好怕，所以巴格达的 400 万人冷漠看待。

在我们离开巴格达的 21 日晚上，那里再发生多一宗爆炸案，有 6 人受伤和一些房屋被炸毁。由此可见，巴格达在平静中，潜伏著危机。

不祥的 16 日

来自上海、在巴格达居住了 5 年的顾正龙，对伊拉克发生的一切已经不再惊奇，反而觉得理所当然。

57 岁的他是在 1996 年 3 月到巴格达工作，当时他尝尽了苦头。

“我到巴格达不久，就发高烧，大使馆的同事驾车载著我，找遍所有政府医院，都找不到药，后来幸好在一间私人医院找到青霉素（盘尼西林）。现在甚么都有了，只是发电设备太旧，经常停电。”

他仿佛在说著别人的故事，看来他已经适应巴格达的生活，不只说了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还掌握伊拉克官员办事的脾气。不过，多两年退休，他也不想留下来。

新华社是唯一驻巴格达的外国通讯社中聘用外国人的机构。“伊拉克新闻部通常都会监督外国通讯社发布的新闻，不过，新华社不会破坏伊拉克，中伊是友邦。”

顾先生也向我们提起 16 日对伊拉克人是一个不祥的日子。

1991 年 1 月 16 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发动“沙漠风暴”的军事行动；1998 年 12 月 16 日深夜，美国对伊发动大规模的空袭行动；今年 2 月 16 日晚上，美英又联手轰炸巴格达。历史真的是有惊人的巧合！

他给了我看他发表的新闻和特写，文中大篇幅抨击美国，同情伊拉克的遭遇。

神秘的轰炸事件

提起今年 2 月 16 日的轰炸，竟然成为一宗悬案！

伊拉克官员听到我们要求到上个月被轰炸的地区采访，马上瞪大眼睛：你们要申请准证，才可以去！

大马大使馆的官员却说，不知道哪里被轰炸，因为根本没有公布地点。顾正龙说，被轰炸的地点是军事重地，根本不可能开放让记者采访。

更神奇的是，被轰炸的地点是巴格达 40 公里以外的郊区，3 名受伤者竟然是在巴格达闹市“遇害”。

根据顾正龙的报道：一名妇女和她的两个孩子，在巴格达西南曼苏区繁华的大街上行走，忽然祸从天降，被导弹的弹片击中倒地。沙旦胡先的长子，在 1996 年 12 月也是在这里被行刺，受重伤。

“在伊拉克新闻部的安排下，外国记者到医院采访，正好英国工党议员乔治也在医院慰问 3 名受伤的母子。这名妇女谴责美英的暴行。”

新华社分社就在西南曼苏区，为什么记者不能到第一现场，连第二现场（3 母子受伤地点）也如此神秘？伊拉克当局只愿意安排记者到医院，却封锁“案发现场”。

这样神秘的爆炸案，看来只有在伊拉克这样的国家才会发生，而且不能排除有隐瞒和宣传的目的。

对外国访客，伊拉克政府非常提防，很多保安区，例如电视台、总统皇宫和通讯塔都不能拍照，而且外面都有持枪军人驻守。

不过，巴格达政府却安排我们去参观世界最大的“灵堂”，那是轰炸的案发现场，而且还让我们专访爆炸案的生还者，任由我们拍照，到底有甚么蹊跷？

想到这个阴森恐怖的“灵堂”，至今心里还发毛！

“惨烈的嚎叫声、绝望的求救声，在黑暗中激荡，我摸著石级，逃出生天，可是家人却全部死在防空壕内，身上的伤痛，远不及内心的悲痛……。”

4 巴格达危机处处

海湾战争期间，巴格达阿米里亚防空壕被炸惨剧的生还者阿玛回忆 1991 年 2 月 12 日斋戒月最后一天，人生中最痛苦的一刻。

当年才 16 岁的他和 7 位家人，与平时一样，在太阳下山之前，就到防空壕躲避美军的轰炸。

阿米里亚防空壕往下建了两层，可以容纳数百人。当时，美国发射的第一枚精确导弹击穿建筑物，第一层的妇孺因此被烧死，一些罹难者被爆炸力冲到顶端，手掌皮黏在上端的墙壁，阿玛和一些人就是第一枚导弹爆炸时，挣扎逃命。第二枚导弹不只封锁了出口，也使内部温度提高到摄氏 500 度，输水管的水破管而出，把最底层的妇孺活活烫死，他们的身体各处的皮肉也遗留在墙壁上。

伊拉克政府特地把这个防空壕留下来、保持原状，以便让外国人参观。不过，里面挂满了死者的照片，摆放了花圈和棺木，成为一座别致的“展览馆”。

我们踏进里面时，马上觉得阴风扑面，映入视线的是，一张张挂在墙壁上的死者照片，微弱的灯光射在花圈上，令人感觉到特别的寒冷。

通译员的解说，在昏暗的空间回荡，留在墙壁上的皮肉更让人觉得 408 条亡魂在瞪着我们。更恐怖的是，防空壕管理人员“难得”的开放第二层，让我们参观。第二层更加阴森，僵硬的脚步踩在积水上，使我们不敢摸墙壁。一个奇怪的

念头忽然浮上心头；何不撕下一点皮肉，带回马来西亚留念？这也只是想想而已。

走出外面，马上觉得阳光的温暖，不过有一名同行却无法忍受呕吐起来，每个人都沉默不语。

世上最大宣传品

据说，在那里寻求庇护的 408 人都是妇女和小孩，它不是甚么军事设施，美国的误炸在 10 年前是轰动全球的新闻，美国为此面对国际社会的指责。

阿玛是 14 名生还者之一，在第一枚导弹击中防空壕时，他逃了出来，不过，却眼睁睁的看着第二枚导弹，杀死了他的家人和同胞。身体被严重烧伤的阿玛，在医院养伤 3 个月。那 3 个月是他一生中最悲伤的日子，好不容易，才从悲伤中振作起来。

他不只接受大马记者的访问，来自希腊的电视台也刚好到来采访。通过翻译员，在财政部工作的阿玛，重复以往的故事，也再一次痛骂美国。

他形容美国是罪犯，杀死无辜的妇孺，但他也不忘补上一句：这比铁达尼惨剧还要惨！

这个伊拉克人痛苦的防空壕继续留下来，成为外国贵宾必到之地，我想除了成为反美象征之外，也成为一个世界最大的宣传品。

408 人无辜送命是铁一般的事实，但是防空壕如此摆设，却未免让人生疑。

在讲述上千上万次悲惨的故事后，阿玛今天心里真正的感受是甚么？他难道也成为一个宣传品？

其实，伊拉克人的悲惨不是命中注定的，他们的痛苦也不应该让外人“参观”，成为政治的宣传，看到医院里的儿童，更让我有这样的感觉。

儿童挤满医院

巴格达曼梭儿童医院挤满等待援救的儿童，很多儿童已经因为缺乏药物而死亡，在那里每天上演了令人心酸的人间悲剧。

在伊拉克卫生部的安排下，我们匆匆造访了这间医院。访问的目的当然是要让外界知道伊拉克儿童的痛苦，可惜时间太短，很多故事都滞留在伊拉克，儿童只是白白的牺牲。

患上血癌的法迪今年才 4 岁，他和母亲住在伊拉克中部，由于地处偏僻、缺乏药物，母亲带他每个月到巴格达求医。

可是药物有限，法迪只能和另一名病童分享一人用的药物，这只可以延长他的寿命，几时药物吃完，或者是生命终结，只有听天由命。

他的母亲向翻译员如此细述，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根据伊拉克自己公布的数字，自 1991 年面对制裁以来，已经有 125 万名儿童因缺乏医物治疗及营养不良而死亡，平均每月有 1 万 4 千名儿童及中老年人因营养不良及久病不治死亡。

儿童医院的主治医生玛古里说，伊拉克患上白血球过多症的儿童剧增，他怀疑和美国使用生化炸弹（贫铀弹），导致辐射提高有关。

他说，医院的药物和仪器都不够，要应付如此多病童，真是僧多粥少。

入夜的巴格达和白天的不一样，假如白天的巴格达是沧桑的女人，那么夜晚的巴格达就涂脂抹粉，展现城市惯有的热闹、喧哗和俗气。

巴格达的夜生活，没有其他城市那么精彩，也没有甚么娱乐。近年来，联合国放宽制裁、伊拉克总统沙旦胡先逐渐放松经济管制，塑造了商人阶级社会，才催生了夜生活。

夜晚时分，我们和新华社记者顾正龙来到西南曼苏区繁华大街的一间著名餐

馆。那里的装潢、灯光和气氛，就好像置身在吉隆坡豪华的餐馆。餐馆内的伊拉克人衣著光鲜，应该是上层社会的高收入者。

那一餐吃了 1 万 5 千第纳尔，相等於马币 34 元，这样的消费是伊拉克穷人不吃不喝 3 个月都负担不起的。

最近巴格达冒起了许多新餐馆、咖啡座和快餐店，其中一家餐厅还推出冒牌的肯德基家乡鸡的炸鸡，吸引了许多富有的伊拉克人。

第二晚，我和马来报记者在市区逛了一圈，看到了余秋雨介绍的底格里斯河边餐馆。沿河而建的廿多间餐馆只在晚上营业，伊拉克人就地取材，在河里捉了鲜鱼，就弄出味道甜美的烧鱼。

走私货的天堂

市区的夜市场，果然让人大开眼界，完全是不同的一面！

在灯火通明的街道上，售卖各式各样物品的地摊，一望无际。摆在地上的物品，有来自欧洲和中国的女装和内衣裤、裤带、鞋子、中国的纪念品、电池和各种日常用品。

人行道上，有售卖小吃的、有替人称重和量身高的生意人，更多是闲逛的年轻人。做生意的青年悠闲地一边抽着烟，一边应付询问价钱、打扮时髦的女子。

商店内的货品比较高级，除了最新款式的入口服装，还有钟表、电器、音响及电脑器材，甚至是偷偷出售的碟型天线。

沿著大街走，我有些怀疑是否是在一个受到制裁，又随时会遭空袭的国家。由此可见，联合国的制裁，已经出现了漏洞。

在巴格达街道上，有多少货品是联合国放宽进口的人道援助必需品？如果说，服装是必需品，那伊拉克人是否需穿名贵和最新款式的欧洲服装？香烟也肯

定不是必需品，但是满街都是美国香烟。

唯一的解释是，边境的猖狂走私活动，使这里歌舞升平。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走私的商人通过石油或每年至少 10 亿美元（马币 38 亿元）的贿赂来疏通政府官员或那些同统治者关系密切的暴发户，以便把货物走私进来。

在边境的关卡，外国人只要花少许钱便能让官员们加速处理行李，又或者省去“强制性”的爱滋病毒检验。我们入境时已经见识了官员公开的贪污行为。

在边境沙漠地带来往奔驰的卡车，原本应该载着食物、药品及其他人道物资和救济品。但这只是卡车货物的一部份，卡车还运载了大批的走私货物。

大马翻版 VCD 抢滩

巴格达目前的情景，说明了战乱也是赚钱的机会，就好像以前的上海滩。人性在甚么地方都一样，伊拉克人为了摆脱贫穷、追求更好的生活和享受，他们也在不顾一切的找钱。

伊拉克通讯社记者莫娜，就给我一种特别强烈的印象。她在大马代表团访问期间，兼职做通译员，平时她也兼职两三份工作。我向她要求一份有关美国轰炸巴格达的资料，她竟然开价 20 美元。我相信有许多伊拉克人和莫娜一样，钱已经是巴格达最好的地位象征。

伊拉克政府的刺激消费政策，使巴格达出现了 4 个高尚住宅区，那里居住了许多和统治者关系密切的富人，他们是穷人羡慕的对象，也可能加剧贫富之间的矛盾。

但是，制裁制造富人阶层或者是使富者更富，却使穷人更穷，因为在富人的高消费能力下，物价日益高涨。

想到这里，不禁停下脚步，聆听扩音器传来的西方经典名曲，转头一看，发现了 VCD。许多 VCD 是最新的美国电影，封套外竟然有华文字，写明有华文字幕，每张只售马币 4 元。后来向大使馆官员查询，才知道那是从马来西亚走私入口的翻版 VCD。

转到路口，一间戏院外，许多年轻人围著观看香艳的剧照。戏院放映的都是美国片，这是青年的最佳娱乐。

顾正龙说，海湾战争之前，他来过巴格达。当时的伊拉克人很神气，货币比美元还大（1 第纳尔换 3 美元），每年都要出国旅游。

“现在生活虽有改善，但和以前比还是有天渊之别，想起以前，他们不会满足。”

以前巴格达还有赌场、迪斯哥，现在不堪回首。这一切的一切，都和沙旦胡先有关。

回到马来西亚之后，很多人问我有没有见过沙旦胡先总统。我说，每天都见到沙旦胡先，满街都是沙旦胡先！

“沙旦胡先”无所不在 5

原来，沙旦胡先已经成为伊拉克人生活的一部份，甚至是思想的大部份。在钞票、学校书本、街道、建筑物，甚至手表，都可以看到沙旦胡先的照片、画像和铜像，很多地方也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他是无所不在的。

在中国，我无法看到那么多画像，在伊拉克却发现沙旦胡先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越一般国家的领袖，这反映出伊拉克搞领袖崇拜，不是外人能够理解的。

在沙旦胡先统治 22 年期间，伊拉克经历了 8 年的两伊战争，后来的是海湾战争，以及逾 10 年的经济制裁，他带给伊拉克人民的是无尽的痛苦、生离死别、落后、恐惧、折磨和羞辱，但是 1995 年 10 月 15 日，99.96%的伊拉克人民再次推选沙旦胡先担任多 7 年的总统。

人民视美为敌人

这样的一个领袖，伊拉克人很爱戴，也应该是伊拉克人很熟悉的慈父和爷爷，可是有很多伊拉克人没有亲眼见过他、和他握手及拥抱，他们只是从电视上看到他，尤其是海湾战争过后的小孩，对沙旦胡先没有个人的印象，有的只是书本和别人转述的故事。

他没有露面，是怕被美国查出行踪，尤其是美国卫星精确到可以从太空拍到一个人的脸。所以据说沙旦也居无定所，他在巴格达的白色行宫，可能只是空穴。

64 岁的沙旦胡先在伊拉克小孩面前呈现的姿态多样化，有持枪的英勇、摸小孩的慈爱、关心人民的慰问和生活化的亲切等等，每个动作都那么引人入胜。

不知道幸或不幸，我们接触到一些被特地安排的伊拉克儿童，他们有一般的天真，但是却过早参与大人的世界。

随团访问巴格达的大马第二电视台黄金儿童俱乐部的大马儿童，在伊拉克新闻部，和伊拉克孩子一起画画、互赠礼物。

伊拉克新闻部出版了免费让小学和中学学生阅读的刊物。最新一期的小学刊物封面竟然是一位伊拉克战士，用炮弹把美国战机射下来的图画。我们看不懂阿

拉伯文，不过儿童读物有这样的图画，也是挺震撼的。

新闻部官员阿兹哈解释说，封面插图是讲述美国几时开始制裁伊拉克，里面内容完全不血腥。

不过，我看到大马儿童画吉隆坡塔和国油双塔楼，伊拉克孩子却画一个人用手把有刺的铁丝网拉开，还用英文写了和平的字眼，这是不是反映了孩子们所要的？

到学校参观时，侧脸一看，放在桌子上的课本封面竟然也有沙旦胡先的照片。

和学生交谈，都是憎恨美国的。小孩子有那么多恨，令我怀疑学校的老师和课本，到底灌输了甚么给他们？

孩子完全没有看到过沙旦胡先，有同样的答案或许情有可原，且让我们听听大人怎样说。

28 岁的阿里玛迪经营皮革生意。他的父亲和哥哥参与海湾战争，在战争中受伤。他的侄儿在美国轰炸行动中成为残障人士。

“美国是全阿拉伯人的敌人，我们必须击垮美国人。沙旦胡先是阿拉伯人的英雄，我们要支持沙旦胡先。”

通过通译员莫娜的翻译，阿里在我临走前，还热情的和我握手。“马来西亚是伊拉克人的朋友！”

40 岁的阿巴斯和 32 岁的弟弟阿敏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前军人阿巴斯参与两伊战争，被伊朗俘掳，1993 年才被释放。他们的另一个兄弟参与两伊战争，不幸被杀害。

他们谴责美国制裁伊拉克，不过，阿巴斯说，除了药物缺少之外，伊拉克人的生活没有受影响。

还有其他受访的巴格达人也和他们一样，不认为沙旦胡先有甚么错，和伊朗打仗是因为伊朗有部份土属於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是因为科威特人偷窃伊拉克

的石油。我发现他们已经成为沙旦胡先的影子，所以满街都是“沙旦胡先”。

他们不责怪沙旦胡先，只是憎恨美国杀死那么多同胞，国家血债未偿，更需要沙旦胡先来为伊拉克人讨回公道！

美制裁行动失败

从接触到的伊拉克人，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对伊拉克的制裁行动已经失败，它不只无法达到促使伊拉克人推翻沙旦的目标，还使美国成为伊拉克下一代，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公敌。

你可以说是沙旦胡先个人的野心，让 2 千 200 万伊拉克人承受了逾 10 年的痛苦，但制裁是对伊拉克进行的一场非军事战争，因制裁而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超过海湾战争，不过结果没有甚么分别。

沙旦胡先不怕制裁，因为制裁降灾於无辜的伊拉克老百姓身上，这只会激起更多的情绪；沙旦只怕人民不再支持他，美国的制裁反而成了他的武器。

不能否认的是，伊拉克人民的处境获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关注，因此要求尽快解除对伊制裁的声音也日益高涨。

眼看制裁政策行不通，美国遂决定放宽制裁，从 1996 年 12 月开始，让伊拉克出口石油，以换取人道救济品，避免伊拉克人受害，但是美国仍然希望“精明制裁”，能够把沙旦搞垮，不过这个愿望也无法实现，反而是沙旦利用卖油的钱，来巩固他的地位。

巴格达著名的阿拉斯锡酒店进口处地上，有一幅用彩砖砌成的前美国总统老布什的画像，任何人进入都可以大力踩他一下，以发泄对美国的憎恨。外国人来投宿，也难避免要踩到老布什。

伊拉克人认为老布什是发动海湾战争、使伊拉克生灵涂炭的“罪魁祸首”，

他的儿子布什一上台，也在 2 月 16 日轰炸巴格达，美国简直是伊拉克人的世仇。

但是，不管踩了老布什多么大力，也只是阿 Q 精神，伊拉克人面对的困境无法解除，也无法否定伊拉克要看美国脸色的事实。

这家酒店虽和我们投宿的阿曼梭酒店同级，但是却豪华和著名得多，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经在这里住过，不过，却不知道他有没有踩过老布什？

据说，在这个老布什画像砌成后，许多伊拉克人蜂拥而至，只求踩他一脚泄恨。

这么说来，伊拉克人应该是极之痛恨美国，应该和美国划清界线，可是他们却爱用美国货、爱听美国流行乐曲、爱看美国片、极爱美金、爱抽美国烟，美国还是伊拉克第 5 大贸易伙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在我们取道逾千公里沙漠大道进入伊拉克的时候，陪伴我们的是 80 年代美国的流行曲。司机在半路放映的录影带，竟然是美国电影《Face off》，对白是英语，不过有阿拉伯文字幕。

在巴格达的热闹商业区，更不时可以听到售卖卡带的档摊，播放美国流行歌曲。一些青年围在扩音器旁边，摇头陶醉其中。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卡带都是翻录的，如果美国音乐创作人来这里收取版权费，就是一笔大收入。

听美国歌曲看美国电影

我询问大马大使馆官员查拉菲亚，他说：“这没有甚么好奇怪的，在海湾战争以前，伊拉克人也很喜欢美国货、美国电影。”

“伊拉克青年认为政治是政治，艺术是艺术，听美国歌、看美国电影，不会影

响他们对国家的效忠。”

在电影院外面，一群青年围在一起，观看美国电影的海报。海报下面的阿拉伯文写著：首轮放映。

巴格达的戏院经常放映盗版的美国影片，几乎场场满座。我问一名青年为什么那么喜欢美国电影，他竖起拇指说：“美国片好，有精彩打斗！”

他的英语并不好，但是却可以看出他确实爱看。国营电视台节目太沉闷，美国电影也让他们大开眼界。

不过，想深一层，这却是很讽刺的现像，因为美国电影经常夸大美国英雄，一些影片更把回教极端分子描述为国际恐怖分子，最后美国英雄大获全胜，恐怖分子就在美国人的暴力下被正法。

即使不是这类电影，美国文化也会藉电影潜移默化影响伊拉克青年，沙旦胡先不加以管制，确实奇怪。或许这种软性娱乐能够起麻醉作用，青年有娱乐，就不会想那么多，方便统治者的管治！

出现冒牌肯德基家乡鸡

此外，伊拉克人也很爱模仿美国人，例如著名的巴格达阿尔萨阿餐厅最近推出冒牌的肯德基家乡鸡。

在联合国的制裁下，伊拉克人根本不可能吃到“正宗”的肯德基家乡鸡。但是，该餐馆的炸鸡包装盒却和肯德基家乡鸡的招牌红白条纹包装盒相似。

餐厅经理西迪克对记者说：“告诉美国佬，我们正吃着由伊拉克鸡肉制成的伊拉克家乡鸡。我们就是敢违抗美国！”

这种假借违抗美国的心理，却渴望吃美国食物的心态，反映伊拉克人骄傲的个性，栽培了可怜的阿 Q 精神。

在面对联合国制裁后，沙旦胡先就实施货币管制措施，伊拉克货币第纳尔只能在国内使用，外国不通用。官方定价是 1 第纳尔换 3.3 美元，银行兑换率是 450 第纳尔换 1 美元。

但是，民间现在根本不理官方定价，黑市价比官方规定高几千倍。基本上，1 美元可换 1 千 700 第纳尔，兑换率随行情而波动，最高可达近 2 千第纳尔。因此，伊拉克通膨率几千巴仙，第纳尔和印尼盾的命运一样，很少人要。

伊拉克是依赖卖石油来维持经济，资金来源是卖油钱，因此和外国的交易是以美元来计算，这更加剧第纳尔兑换率的下跌。

我在街上遇到一位代理韩国电器的商人阿玛。他说，假如伊拉克境内有好消息，那么第纳尔汇率就会上升，坏消息就下跌。

“我们是看美元脸色做生意，美元上涨生意就难做，美元下跌，就会比较多人买电器。”

从伊拉克人的谈话中，大致上可以了解，在制裁和自我封锁下，人们已经发展了自己一套的汇率兑换系统，甚至是管理微观经济的手法，这证明伊拉克人是聪明的。不过，他们躲得了美国的炮弹，却躲不了美国强大的经济势力和文化入侵。

数千年来不断受到外来军事和文化的冲击，
对伊拉克人不只是“耻辱”两个字就能够概括，
沙旦胡先的个人野心，
正好迎合了伊拉克人要改变历史的渴望。
伊拉克人的潜意识毕竟是不甘雌伏，
他们要做阿拉伯世界的老大。

6 伊拉克人天生傲骨

在巴格达接触和看过很多伊拉克人，不过，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巴格达郊外的县医院，流泪、肚子肿胀的小孩以及驱赶行乞小孩的冷漠商人。

一个是震撼人心、令人心酸的画面；另一个是民族性的高傲，拒绝外人的施舍。它们没有关连，但是却反映不幸的伊拉克人在背后仍有他们的骨气，他们不要外人的同情，却期望有一天能够清洗今天的耻辱！

我在参观过巴比伦王朝古城遗迹后，才发现为什么伊拉克有天生的傲气。

巴比伦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位於巴格达以南 90 公里处，幼发拉底河右岸。始建於公元前 3 千年，全城面积 1 万公顷，被誉为古代七大奇迹的巴比伦空中花园就在此宫殿内。

巴比伦象征伊拉克人的荣耀，因为这证明伊拉克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也证明伊拉克的文明在阿拉伯世界是卓越的。

但是，巴比伦遗迹却在 20 世纪初和二次大战期间，被侵略的英国和德国人偷走珍贵的浮雕，这使视巴比伦为国家荣耀的伊拉克人，把西方国家当作强盗、觊觎伊拉克财富，再加上海湾战争及逾 10 年的经济制裁，一般伊拉克人都有仇恨西

方的心理。

翻开历史，伊拉克数千年来战乱不断，沙旦胡先带来的战争，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小阶段。

文明古国战乱不断

伊拉克早在公元前 4700 年就出现城邦国家。公元前 550 年为波斯帝国所灭，公元 7 世纪被并入阿拉伯帝国，1258 年蒙古人入侵，阿拉伯帝国逐渐没落。16 世纪受奥斯曼帝国统治，1920 年沦为英国“委任统治区”。

数千年来一个文明古国不断受到外来军事和文化的冲击，对伊拉克人不只是“耻辱”两个字就能够概括，沙旦胡先的个人野心，正好迎合了伊拉克人要改变历史的渴望。伊拉克人的潜意识毕竟是不甘雌伏，他们要做阿拉伯世界的老大。

但是，今天巴比伦王国的遗迹已经宫不像宫、城不像城，只是一堆重新砌成的砖墙，而且伊拉克人为了生计，都没有闲情来缅怀，外国游客更是稀少，伊拉克人还有什么好留念过去？

我们不是伊拉克人，不知道他们的想法，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当一个骄傲自大的民族遭受挫折和痛苦后，他们不会向外人乞求，因此即使自 1990 年以来，已有 146 万名伊拉克儿童和老人因缺医少营养不良，死于非命，他们仍然眼泪和血液一起吞下肚子。

也是因为这股民族性的骄傲，巴格达在 1998 年被炸毁的建筑物已几乎全部重建，他们不要让外国人看到伊拉克人的窝囊。伊拉克卫生部长奥玛接见大马代表团时就说，巴格达是不靠外国人，而是由伊拉克人自己一手一脚重建的。

听他口气，大有看你美国炸得了几多，你越炸，我就越快建起来。

在进入伊拉克以前，心里头一直有一个疑问：为甚么面对痛苦的伊拉克人不反沙旦胡先？现在总算有了答案。

伊拉克人满足於现状

在联合国没有放宽制裁之前，伊拉克人生活确实痛苦，很多儿童和老人死亡，美国在强大舆论压力下，终於在 1996 年 12 月，让伊拉克用石油换粮食，因此伊拉克政府也就有能力给予人民粮食，解决了吃的问题，还有甚么好顾虑？为甚么要改变？

这就是为甚么发生战争和制裁，很少伊拉克人逃到外国成为难民，这不只是和伊拉克人的强大自尊心有关。

我经常在巴格达街头看到闲人特别多，做生意的也站在外面看风景，或者是谈天；乡区的稻田也几乎看不到人影，这显示虽然国家有困难，人们却不著急。

伊拉克人热情招待外国访客，基本上善良的也比较多，不过精神面貌就是和约旦人及其他开放国家的人民有一段距离。

伊拉克两河流域是一片肥沃的平原，如果人们勤劳耕种，又何须向外国进口粮食？我在乡区看到牧羊人悠闲的或站或坐，却很少看到农夫在烈日下工作。我们在街道访问市民，很多人就好奇的围观，或者是要求我们替他们拍照。

在商业区，一些小孩替人擦鞋赚钱，大人也拿了称重器，放在路边等生意上门，这一天能够赚多少钱？

当然在这么一个封闭的国家，连手提电话都不敢让外国人带进去、不让人民收看外国电视、不让人民上网、打国际电话困难重重，那里能够奢望精神面貌会有很大的进步？又怎能期望他们会比较勤奋的工作？

我接触的一些伊拉克人，甚至不敢讲实话，群众思想的一致性，已经带来窒

息感。

进入 21 世纪的资讯时代，竟然还有伊拉克这样的国家和人民存在，可以说是世界奇观之一，没有到过伊拉克的人，是难以想像的。

面对联合国制裁逾 10 年后，伊拉克的设施已经比外界落后，生活必需品、家庭用品和消费品，也有很多不能再用，此外让我们看不顺眼的伊拉克马桶，也有几百万个等待更换。

7 伊拉克为各国眼中金矿

凡是战乱的国家都有赚大钱的机会，伊拉克也一样。

面对联合国制裁逾 10 年后，伊拉克的设施已经比外界落后二、三十年，很多东西都要更换，这笔账一算，乖乖不得了，高达数以千亿美元。

伊拉克要换的东西真的太多了，除了汽车、发电机、电话线、电话、升降机等等，伊拉克更要花大笔钱购买电脑、先进的通讯设备，以及那些伊拉克没有，在九十年代发明的新产品。

伊拉克人的生活必需品、家庭用品和消费品，也有很多不能再用，此外让我们看不顺眼的伊拉克马桶，也有几百万个等待更换。

你们当然会问，既然现在伊拉克还面对经济制裁，伊拉克人一穷二白，这笔

生意是看得到、做不到。话是不错，但是你怎么知道，联合国几时取消制裁，一旦废除制裁行动，迟到的鸟儿就没有虫吃了。

所以，还是中国人聪明，中国人老早就进入巴格达，等待时机。而韩国人也很精明，韩国电器目前在巴格达是随街可见。

新华社驻巴格达记者顾正龙说，目前在巴格达的中国人有 100 人左右，他们是经营一些工程的业务。现在巴格达最多的外国人社群应该是中国人。

其他国家也觊觎伊拉克这块肥肉，所以越来越多国家呼吁废除对伊拉克的制裁，也许它们有其他的目的。

走私石油赚取外汇

除了正当管道出口石油外，伊拉克也利用走私途径，来赚取外汇。其中大部分款项是落入沙旦胡先口袋。

事实上，联合国在沙旦胡先眼中是“无牙老虎”，伊拉克面积那么大，联合国又如何能够管制每一寸土地。所以近年来，伊拉克依靠叙利亚的油管把石油偷运出境，每天输出的石油达 300 万美元。

伊拉克走私石油的手法也千变万化，除了陆路，海路也是管道。根据外电报道，科威特在去年 9 月扣押了一艘怀疑从伊拉克私运石油出境的大马注册的轮船，因为它违反了联合国对伊拉克实施的禁运令。

伊拉克可以说是拥有大把钱，只是制裁把钱绑住、不能用，现在联合国允许他们出口石油，生意是越来越有得做，即使是国内购买力也一点一点的复元。

最近举行的阿拉伯峰会呼吁联合国取消制裁行动，伊拉克在国际的支持声势日益壮大，只有美国和几个盟友还在致力支撑，所以在伊拉克等待的外国商人相信可能不用太久，制裁行动就会废除，到时他们就可以坐著收钱。

所以说，伊拉克是一座被盖住的金矿，伊拉克人在等，外国商人也在等。目前世界经济放缓，或许伊拉克的重新开放就是国际的庞大商机！

马伊建立友谊

马来西亚虽然起步较慢，但是近年来派出部长级代表团，以友谊来赢取生意，也深得伊拉克的欢迎。

去年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拉菲达访问巴格达，促使伊拉克政府取消购买其他国家的汽车，转而定购国产车。较后时，首相夫人率团访问巴格达，建立了更好的联系。在研究首相夫人访伊的报告后，我国内阁批准了卫生部长蔡锐明组团到伊拉克，以加强对伊拉克的援助。

大马在国际上的立场，和伊拉克一样，都是反对西方的霸权。我国也同情伊拉克人的遭遇，主张联合国废除对伊拉克的制裁。如此动之以情，争取和伊拉克做生意相信是水到渠成。

大马是伊拉克的第十五大贸易伙伴，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自伊拉克被允许以石油来换取粮食后，我国已经成为伊拉克的主要药物供应商，大马销售给伊拉克的药物总值是 1 千 650 万美元。大马在过去几年来，也向联合国提出 214 项总值 4 亿 5 千 789 万余美元的合约。

当然现在和伊拉克做生意，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虽然伊拉克获准售卖石油，不过收到的钱，还是存在联合国户口，以免被沙旦胡先占为已有。

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石油换取食品计划下，伊拉克政府可以和任何国家洽商购买人道援助品，唯有关合约必须交由联合国制裁委员会审核，一旦批准就会通知伊拉克政府。在交货时，还要经过联合国人员检查，过后出售物品的国家，才会收到联合国的款项。

如此繁杂过程，显示和伊拉克做生意并不简单，不过一旦伊拉克答应进口某国货物，联合国就不会过问。

一些人可能会问：石油换粮食计划能够带来多少生意额？告诉你们：只是去

年伊拉克就成功出售 180 亿美元的石油，其中 120 亿美元作为人道计划。伊拉克是售卖 230 万桶的石油予约旦和土耳其。

售油的禁令於 1998 年放宽，1999 年获得撤除，这使到伊拉克得以专注於食品和机械，进而改善石油业的重要设施。

目前石油换取食品的计划不再局限於粮食和药物，它扩大至农业、矿业、教育、电气、食品、食品处理、房屋、医药、食水等。

去年和首相夫人一起访问巴格达的国大教授沙丽法医生，提起伊拉克人民的医药水平，她哀伤的说：“想不到这次再访巴格达，发现比去年的情况还要糟糕。”

根据观察，在联合国批准售卖石油后，伊拉克人的生活已经有改善，各种必需品不再缺乏，但这只是物质上的改善，医药方面和低下层人民还处於水深火热之中。

我们参观医院时，确实发现很多生病的小孩等待药物救命。医院设备的严重不足，也使许多小孩因此送命。根据一项在 1994 至 1999 年进行的统计，5 岁以下孩子的死亡率每千人有 13.1 人。

为甚么在放宽制裁后，伊拉克的医药水平没有相对提高？合理的解释是，伊拉克医药人员的专业水平没有提高，他们只是在国内接受训练，逾 10 年来没有吸收外界的最新医药知识。

卖油钱被中饱私囊

其次是乡区卫生水平还是低落，再加上食水受污染，贫铀弹带来辐射、营养不足和医院设施跟不上，以致乡区婴儿夭折和难产的巴仙率不断上涨。

另一种可能性是，政治体制的腐败、贪污和人为上的错误，使应该用来购买

药物的卖油钱，用在其他方面，或者是被中饱私囊。

贪污和官商勾结也使穷人的日子更加难过。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和统治者勾结的贵族和商人，在乱世中过著神仙般的生活，可怜的穷人月薪只有3千第纳尔，扣除用300第纳尔换取官方分配的粮食，剩下的钱只够替孩子购买学校用具。

我在巴格达遇见一位63岁的德士司机，他以前的家庭很富裕，经常到外国旅游，可以说得一口不错的英语。不幸的，经过多年战乱后，家道中落，最后他只好出来驾德士养家。

这位不愿和外国人谈论沙旦胡先的司机名叫瓦希斯，他经历了国家这20年来的几个起伏，说起往事仍不胜唏嘘！

他说，粮食和石油是伊拉克两大致命伤，封锁石油，伊拉克人就没有了收入，制止粮食入口，伊拉克人会饿死。

对粮作供应有恐惧感

“伊拉克人对粮食有恐惧感，经常害怕没有得吃，所以政府优先解决人们吃的问题。”

在两伊战争之前，伊拉克依靠石油，成为阿拉伯世界的富人，因此荒废了农业，有70%的粮食是进口的。两伊战争爆发后，在1980至1988年期间，许多粮食是实施配给的，包括米、糖和食油，人民需要排长龙在政府商店购买少量的粮食。

在1988年8月停火后，政府又把大批一度短缺的粮食，尤其是肉类，发到市场上售卖，但几个月后，货架再度空了，人们又再排长龙购物。

1990年8月，联合国宣布制裁后，伊拉克人又疯狂的抢购粮食，他们担心依

赖进口的食物会短缺。直到 1998 年 3 月，政府才分配足额的粮食给人民。

伊拉克是奉行社会主义的国家，但是多年来却无法解决人民的粮食问题，贫富悬殊也是国家的一大讽刺。

伊拉克未受联合国制裁之前，人民的平均年收入高达 2 千 800 美元，可是在经过 10 年制裁后，人民的平均年收入已经降低到 200 美元，但是穷人每年收入只有廿多美元。

1 公斤鱼等于 1 个月薪水

谈起以前的痛苦，瓦希斯不免有些不忍回首。他说，以前巴格达人家家户户有汽车，有能力到欧美旅游，战争过后，人人为了生存而忍受痛苦。

他记得海湾战争爆发后，第纳尔不断下跌，物价高涨的情景。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前，1 第纳尔还可换到 3.2 美元，但到 1995 年，1 千第纳尔只可以换 1 美元，一个公务员的薪金只能够卖 5 公斤的大葱。

目前的物价相对伊拉克人的收入仍然高昂，一粒鸡蛋 100 第纳尔、一粒斑纳杜 300 第纳尔、一包本地香烟 300 第纳尔、一间屋子百万第纳尔。穷人根本无法吃到肉和鱼，因为 1 公斤的鱼售价 3 千第纳尔，几乎是整个月的薪金。

“现在的情况表面看起来不错，但是穷人却很多找不到工作、住在破烂的屋子。虽然孩子的受教育是免费的，但是孩子到学校还是要花钱，例如零用和用具，因此很多家庭都没有把孩子送到学校。”

他担心伊拉克孩子未来的命运，吃不饱是一回事，最重要的是，不要成为文盲，以后国家开放了，能够做什么？

谈起未来，这位世故的老人说，他不期望太多，也不会再怀念过去的日子，最重要的是他的孩子能够过好日子。伊拉克的未来是在孩子的身上。

依赖驾德士每个月赚 5 千第纳尔的瓦希斯喜欢抽英国进口烟，每包 750 第纳尔，他说，抽烟是伊拉克人最奢侈的享受，尽管生活困苦，他们却不想戒掉。言下之意，不管明天怎样，还是过了今天再说吧！

瓦希斯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人的身上，伊拉克的孩子们是否知道他们肩负那么的责任和任务？可怜的伊拉克！

联合国在巴格达的办事处，没有严密的保安，只有三三两两持枪的警察检查进入的车辆。

那是全新的建筑物，在里面工作的人士来自世界各地，有白人、黑人和亚洲人。踏进门口不远，就可以看到不同肤色的联合国职员在食堂内用餐，他们是负责监督伊拉克进口人道援助品的任务，当然也可能有情报人员。

到底联合国人员如何看待伊拉克人在制裁下面对痛苦，而沙旦胡先却丝毫无损的问题？在启程之前，翻查了资料，知道有几名联合国高级官员因为不满联合国处理石油换粮食的低效率，使伊拉克人受苦，愤而辞职。

首先辞职的是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兼驻伊拉克人道援助计划协调员哈利戴，他在 1998 年 10 月辞职，理由是：经济制裁是不道德和不合法的，这将摧毁一个完整的社会。联合国过后委任史波聂接替他的位子，史波聂担任此职位 1 年 4 个月后，也以同样理由辞职。

亲切的联合国高官

另一位辞职的高级官员是主管世界粮食计划的巴哈特，她是在史波聂辞职一个星期内呈辞。由此可见，联合国内部对制裁伊拉克出现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在巴格达亲眼目睹制裁效果的官员，认为制裁是在惩罚伊拉克人民。

担任伊拉克人道援助计划协调员才 1 年的缅甸人顿玛约，对制裁行动有甚么

看法，他会不会也有不满？

在通报后，很快的我们就和顿玛约见面，他是一位亲切的长者，友善的请我们坐下。

这位也是联合国助理秘书长的协调员，在任职一年来看见伊拉克人民生活艰苦、孩子缺乏药物，他也认为联合国应该撤销对伊拉克的制裁。

“但是，这必须交由联合国安理会去决定，而伊拉克也必须遵守联合国制定的条件，包括武器的检查。

世人必须明白谁是联合国，联合国是由很多国家组成，包括你们的国家——马亚西亚。

人们误解了联合国的政策，联合国不是要歧视或压迫伊拉克人。所以联合国在 1996 年 12 月允许伊拉克用石油换粮食和援助品，来解除伊拉克人的痛苦。这项计划已经大大纾解伊拉克人的困境，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你们可以自己到外面去看看！”

他说：“和 4 年前比较，目前的情况已大大改善，至少我们已不过问伊拉克买卖些什么，我们只是扮演顾问的角色。”

他刚抵达巴格达的时候，看到穷人蒙受痛苦，也感到悲伤，现在他欣慰穷人生活已经有改善。

“根据伊拉克和联合国的协议，售卖石油的 5%收入要用在穷人身上，而联合国也加紧监督医药的供应。”

他微笑的说，联合国的计划已经很好，不过可以更好。但是他也很坦白：不管石油换粮食计划如何完善，都不会比自由贸易好。

既然双方各持己见，
伊拉克面对的制裁短期内就难以结束，
除非美国不再是世界超级强国，
或是沙旦胡先下台，
这看来短期内无法实现，
所以伊拉克人还要继续承受痛苦！

8 伊拉克和联合国拉锯战

59岁的玛约在联合国粮食计划下服务达22年，他是於去年4月30日受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委任。

美国在发现制裁政策难以奏效后，就把它重新包装，因此，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出现了一个新词汇——“精明制裁”。所谓“精明制裁”旨在加大力度狠狠打击沙旦胡先，直到把他搞垮，但又不要连累伊拉克人民。

但是，伊拉克再三强调，只有全面解除对伊制裁，才可纾解人道主义危机。

根据联合国决议，除非安理会确定伊拉克已销毁杀伤性的武器，否则不会解除对它的制裁。

但伊拉克却拒绝，坚称该国已遵照联合国的有关决议，销毁了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联合国必须先履行全面取消制裁的承诺，它才会同意让安理会进行销武检查。

眼前的僵局是，只要一天不解除对伊制裁，伊拉克就不会和联合国合作，不会允许武器核查员入境；既然联合国无法确定伊拉克是否已经销毁违禁武器，就

不可能解除对伊制裁。

既然双方各持己见，伊拉克面对的制裁短期内就难以结束，除非美国不再是世界超级强国，或是沙旦胡先下台，这看来短期内无法实现，所以伊拉克人还要继续承受痛苦！

在巴格达逗留 4 天，巴士终於上路载我们离开伊拉克。路同样的漫长，但幸好是回家的路。

在伊拉克的日子觉得相当痛苦，这种痛苦不是来自鼻窦炎所带来的不适，也不是水土不服或食物不合口味，而是那种与世隔绝的不习惯。作为一个足球迷，我不能忍受那种不知道外界发生甚么事情的封闭，尤其是在伊拉克那几天，我无法知道曼联和阿申纳是否已经进入欧洲冠军杯复赛。

我连 4 天都无法忍受，为何伊拉克人可以接受这样的生活？难道他们不想改变与世隔绝的生活？

在巴士上，我想了很多的问题，包括酒店每天千篇一律的早餐、招待员弄了一粒生熟蛋要半小时、街道上茫然的人群和天真的小孩，他们和地球其他角落的人一样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但是为甚么他们却和其他人过着不一样的生活？

宿命者会问，伊拉克人到底受了甚么咀咒，这近 20 年来饱受战争和制裁的折磨？几时伊拉克人才能摆脱命运的咀咒，过著和平及安定的日子？

伊拉克人何去何从

我想命运不是定数，命运也是掌握在人的手中。伊拉克人今天面对的苦难，可以说是沙旦胡先和美国带来的，他们是国际政治游戏的牺牲品，不过他们也要负起责任，不能只是责怪国际的制裁。

那么伊拉克人要何去何从？他们要走甚么道路？他们有能力改变大局吗？

首先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制裁除了为伊拉克人带来生命的威胁，和肉体上的痛苦，制裁也带来知识的隔绝、思想的倒退。试试想，当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在高谈全球化、通过互联网获取各种资讯，进入资讯和知识时代的时候，伊拉克青年当然只能看翻版的美国片，这种一进一退的速度，使伊拉克人在精神、思想和认识上日益落后。

伊拉克学生现在还在阅读 10 年以前的教科书、个人认识最多只有：美国人可恶，这种长期以来停滞的思想，是否能够促使他们思考更多有关国家的严肃问题，令人怀疑。根据 1995 年的统计，15 岁及以上的伊拉克人识字率只有 58%，这是另一个危机。

沙旦胡先利用联合国的制裁，趁机把国家封闭起来，这绝对有利於他继续统治，美国人没有想到这点，是绝对的短视。而且一个封闭的伊拉克，在日后也是中东局势稳定的威胁。

但是，话说回头，伊拉克人也不能完全指责封闭政策，让他们思想愚昧，在两伊战争以前，他们也有机会接触外面的世界，而且两岸文明及传统文化，难道没有为他们带来心灵上的启发和反思？为甚么他们可以任由沙旦胡先决定国家命运、能够忍受那么多年的贫穷？

缺乏反省能力

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是非常贫穷的，甚至是比伊拉克人还要贫穷，例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但是也有很多国家在努力摆脱贫穷，比如中国和越南。一个文化缺乏反省能力的民族，是不会反抗实施在他们的不合理政策，而继续让独裁者统治。

极度贫穷将使人失去人类的尊严，失去了人类尊严就连自己也不会尊重自

己，最终失去作为人的价值，不会思考，也无法分辨对错。当统治者施舍一点的时候，他们就满足了。这是极权统治者的手段，在伊拉克我们也见识过。

伊拉克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沦落到今天的地步，要怪伊拉克人的文化缺乏深刻反省和革新的能力，所以在面对外界的冲击，只能退在一隅，以丰富的石油来支撑他们的历史美梦。

假如伊拉克人要改变目前这种被制裁、被隔绝的局面，他们必须展现不同的精神面貌、有质疑的勇气、有批判的魄力。但是伊拉克现在还缺乏这种客观条件，除非出现开放，有外来的刺激。

他们不是保守的民族，从妇女可以出来工作、大学有很多女学生、妇女的服装和西化的婚礼，可以看出伊拉克人还有希望！

沙旦胡先的如意算盘

制裁已超过 10 年，沙旦胡先的地位丝毫无损，美国人也没有损失，但是夹在中间的人民却成为牺牲品，特别是小孩，假如他们还有良知，应该为这种摧毁人性的作为感到羞耻。

但是，沙旦胡先和美国各有打算，沙旦胡先把有限的石油收入大部份用来巩固政权，甚至据为己有，并把制裁化为博取阿拉伯世界和回教国家同情的“工具”，而制裁带来的封闭也有利於他的思想控制。

美国的想法是：只要沙旦胡先一旦不下台，它就可以继续利用沙旦胡先是一个祸胎为藉口，继续加强它在中东的强硬政策，包括售卖军火，明正言顺要国会批准发展先进武器。

沙旦胡先和美国看似在对峙，实际上是互相利用，可怜的伊拉克人却成为工具！

最近伊拉克的演变，还是令人担忧，包括沙旦胡先政府考虑取消来往安曼和巴格达的班机、加紧控制学生的思想，伊拉克人的苦难看来还不会那么快结束。

想到这里，巴士已经离开了伊拉克边界，进入约旦。

回头望一望，只能说：再见了，伊拉克，希望下次再来的时候，会是完全不同的体验、人们会有更多的欢笑。衷心期待你改变，伊拉克！

佳作奖

李卓辉



改名换姓30年







瓦希德总统在今年华人春节庆会上宣布印尼华人可以不必改名，完全有权利用回自己原来的姓名。

1 区长代取“英名”

这是迟来的春天讯息，华人社会除了相对苦笑外，没有人感到惊喜，也没有人认为是“大新闻”，反而勾起了老一辈人心中的伤痕和悲痛。

1966 年 12 月苏哈多发出内阁主席团决定书，规定全国华人必须在一年内改名换姓，目的是企图用强制手段消灭掉华人的特性和华人文化，让华人“归化”和融合在土著的洪流社会中，从此数典忘宗，脱离炎黄子孙血缘，忘掉自己的祖宗八代，做一个道道地地的印尼人。（据说，献此策谋的，是为升官发财的忘祖媚客“王 X 海”，他因此得到厚禄和高官，发了横财。）

当时，换名期限内，印尼全国各城市区长和村长，逐家沿户通知华人家庭必须改名换姓，有些区长还自告奋勇代取“英名”，於是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新名词，姓王的改为 ONGKO、姓陈的叫 TANUJAYA、姓徐的称 TJIPUTRA、姓郑的叫 TEDY、姓林的叫 HALIM 或 SALIM、姓李的换为 ALI 或 LIMAN、姓翁或洪的称 ANGGORO、姓黄的名 WIJAYA、姓吴的用 GOZALI 等等。

许多老一辈心有不甘，绞尽脑汁为子女取了抗议式的名字。我一位姓苏的朋

友，他为三位孩子取名“不愿”、“喊冤”和“被迫”（客语是“甘多”（哽到）印尼文变为 SUPUYANG，SUHANYAN 和 SUKAMTO。另一位朋友取名为“很痛被迫让步”，印文写成 UNTUNGPASARIBU。

当然，也有人坚持绝不让步，不向强权低头，比如华人人权斗士叶添兴，国籍协商会主席萧玉灿、羽球名将陈友福，前经济工业统筹部长郭建义，历史学家王福涵、萧玉灿儿子萧忠仁等等，但绝大部份没得依靠的小百姓，只好委屈改名换姓，希望以求“消灾避祸”，免得在求学就业和从商的道路上遇到麻烦与为难。

不让步被刁难

70 年代初，朋友的儿子到印尼大学报名投考，因为没有换名证件被当场拒绝，他一气之下撕掉报名表格远赴澳洲求学。印华名画家郑春盛告诉我，当年从廖岛坐飞机到雅加达时常要等位，如果用华人姓名，经常几天都等不到，排上去了还可能被删掉，因为你用的是华人姓名。商业注册、申请准证……举凡有关官府的事，样样受到“特殊”的冷待。

当然，也闹了一些使官府难堪的笑话。据透露，当改名政策实施后不久，印尼大学和著名的万隆工艺学院招生考试，结果发布时，名列前 500 名的“印尼姓名”考生原来绝大部份是华人子弹，而官方只规定允许 5%华人就读，骑虎难下，后来省政府才改为在居民证上加上特别编号，把改了姓名的华人编为第“3”类别。再后来，官方高层还是觉得不妥，又再颁条例规定，华人子弟只改印尼名，应保留华人“姓”，以方便当局容易识别，於是才出现 Henry NG，SUSANTO YAP 的名称。因此，所谓改名换姓，其实一直同统治当局的政治、经济利益相挂钩。而华人的基本人权，却受到接二连三的践踏。

35 年的沧桑伤痛，如今印尼华人会热心改回姓名吗？我询问的每一位华商领

袖或普通市民都摇头苦笑。

“那又何必呢？改回原来姓名谈何容易，全部证件，居民证、护照、营业准证、驾车执照、土地纸，甚至结婚纸、税务字……等等全部都要换新，费时费力费钱，就是心有余也力不足。”印华作家协会秘书温先生说：“我们不是照旧对称李先生，郭先生吗？证件上改名就只好如此保留了，也许，我们的孩子、孙子，重新用回华人姓名比较容易。”

改回原名不易

印尼华人的国会议员林冠玉也反应说：改回原来姓名证件手续麻烦繁杂，难以行得通，我们在名片上印上中文姓名和日常称呼就行了。

林冠玉在坤甸当了 17 年“西加林氏公会”主席，曾为几万名华人争取得合法公民权作出积极努力。他说，在苏哈多反华时代，“林氏公会”只好改以“哈林基金会”（YAYASAN HALIM）名义注册活动，也许今后可改回原来“林氏公会”的招牌。这一姓氏组织，在西加各华人社区都坚持保存，单在坤甸，姓氏的基金会超过四十多个，全印尼可能有百多家以上，不过各地名称不同，比如雅加达称为“林氏祖祠”、“许氏祖祠”，也有较活跃的则称为“杨氏同乡会”、“黄氏互助会”等等。

华人的百家姓，华人的根和源，绝不是军政独裁统治所能消灭，也绝不能用一纸行文强制铲除。青山不老；百姓香火在严冬之后终将迎来应有的春天。

据中国大陆学者林远辉与张应龙在他们合著的《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侨史》中论证，中国人在东南亚接触、交流和发展其实可追溯至汉代。

2

19世纪成为经济移民

他们在书中所引据的《汉书.地理志》显示当时的中国人不仅已知道东南亚地区的存在，而且，他们也与当时的东南亚古国产生了一些商贸与文化交流的关系。

随着时代的进步，中国人在东南亚的存在与影响力也不断增长，直至明朝成为东南亚的霸主或区域的大国。

然而，华人在东南亚真正成为一个政治与经济的巨大因素却只在19世纪中，才展现出一个轮廓。

19世纪的中国由日益腐败及与世界大潮流脱节的满清王朝统治，加上当时欧洲列强企图瓜分国势急速衰退的中国，广大中下层人民可说民不聊生，在内陆的趋向造反，沿岸各省的则倾向于冒险去“海外”谋生。东南亚政经结构的一大变化於是掀开序幕。

华人移民到东南亚的社会与心理结构，其实与欧洲人移民到美洲与澳洲的并没有很大的实质差别；一般上，移民多来自中下层群众，而所移植的文化传统也

并非源自由贵族支配的大传统。

当年的华南人口向东南亚移动，虽然没有非常庞大的组织，但是，在人类离乡背井的过程中一般上产生的各种现象，也出现在东南亚的华人经济移民社会中：私会党、乡团、农民社会的民间习俗与信仰和家乡政治的移植。

正如欧洲在美洲的移民秘密结社成 FREEMASON 之类的私会党，华人移民在东南亚的私会党组织也纷纷成为移民社会的自卫与互助“非政府组织”，在既定体制之外，征收“非法”的税项（“保护费”）及行使维持组织凝聚力的暴力。私会党组织也与移民的民间习俗信仰结合，形成移民社会（后来具体化或形象化为唐人街）的 2 大台柱。

不过，随着源自欧洲大陆的现代化思潮涌进中国，引发五四运动和现代政治思想与政党的组织，东南亚的华人移民也深受影响。

新思潮冲击身分认同

最明显的是东南亚华人在政治上逐渐接受孙中山的现代国家观念，并且进一步分成右倾的民族主义者和左倾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者；在组织上，他们分别效忠国民党与共产党。

尽管华人移民社会在国共之间展开激烈的明争暗斗，不过，由於国共 2 党的主导思想都是源自欧洲现代化的思想范畴，国共在互斗之中却又共同淡化华人社会的籍贯感情、对私会党的政治寄托和被左右两派的现代化主义者认为落后与前现代的民间习俗信仰，特别是各种各类泛灵信仰。这是东南亚华人社会在政治与信仰身分认同成长中的一大转变或升华。

学习母语，是人类的基本人权，然而，印尼华人的这项基本人权，却被剥夺了卅几年。

3

增加华文授课

而随著政局的改变，绝迹卅几年的华文教学，於 1999 年 7 月悄悄地在雅加达东区一所华人创办的“独立中小学”重新起步。

虽然每班每周只有一节华文，而学校也只列为“补习课程”，但华文的琅琅诵读声，在正规学校的课堂内嘹亮响起，却是那么的令人感到温馨亲切。印尼华人梦寐以求的梦想开始落实--尽管那只是一线微小的曙光。

“为了让学生们学习华文，我们没有增加任何学费。全校从幼儿园、小学、初中到高中 1100 位学生，目前每周接受 2 节华文，学校全年要增加师资和其他开支约一亿多盾（约 6 万马币）”，CAHAYA SAKTI 校长颜培椿告诉我们，学校还在去年把五十多台电脑全部升级加入中文软件，让全体高中商科学生学会中文电脑，以便毕业后就业或深造都能赶上新资讯时代的要求。

颜校长表示，学校计划逐步增加华文的授课时间，从每周 2 节增加到 3 节、4 节，最后如有可能达到每天都上 1 节，使学生们慢慢有能力学好华语华文。“如果从幼儿园有系统教导，那也要 7 年时间才真正培养出略懂华文的新一代。”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华文教学在卅几年断层后重新开始，确实是举步维艰。

难能可贵的，这间由雅加达中华中学 11 位校友创办的著名私立正规学校，学生由 80%华人、20%土著和阿拉伯裔组成，但全校师生都热情洋溢的学习华文，异族学生学习的热忱甚至比许多华人子弟还要认真和勤奋。

颜校长因此很感慨地强调：“如果要真正全面消除反华情绪，我们应努力让其他印尼民族都有机会学习华文或认识华人文化，以减少对华人的误解和隔阂。华人应尽量向其他族群开放。”

印尼的华校於 1966 年 4 月被苏哈多政权正式封闭，当时共关闭了 629 所学校，学生总数是 27 万 2 千 782 人。由华裔领导的国籍协商会全国各地的 2 间大学和百多间中小学也被接管，学校中选修华文的科目都被铲除。

后来曾办过近 6 年的特种国民学校，允许华裔子弟每周学一两节华文，但由於白色恐怖政治压力，学习华文的意愿已显得十分微弱，没有半点生气。因此华文教学确实断失了整整卅多年，流失了半生人的宝贵生命和时间，印尼军政对华人基本人权的剥夺和侵害，是亚洲政治历史不应忘却的篇章。

50 年代，印尼的华人曾在群岛各地创办了近 1 千 500 间华校中小学，学生多达 45 万人以上，但早期的华校面向中国，没有落地生根，造成了后来许多伤心悲痛的惨剧。

1954 年萧玉灿等华裔领袖创办国籍协商会，号召华人面向印尼，热爱和效忠印尼，同其他各族共同建设独立民主的共和国，以后并接办百多间华校转过来的私立国民学校，并在 60 年代初以全华人社会力量再办规模宏大的“共和大学”，(设在泗水和雅加达），为国家培养许多优秀人材。

1966 年“共和大学”和所有华人创办的学校都被接管，但改名为“Trisakti 大学”的前共和大学，仍旧是目前印尼最著名的前 5 名大学。最近，华裔贤达在峇淡开始创办“国际大学”，热心可嘉，但办学精神和献身公益毅

力，还应当向当年“共和大学”先贤多多学习。

华文人材凋零

卅几年断层，精通华文的人才凋零流失，剩下几许老弱残兵，后继新人寥寥可数。曾留学过新马台的青壮年一代，华语讲得流利，但会读的不多、会写的更少。华文教学要重新起步，首先面对的是师资困难，其次才是教科书短缺，而其中最大的关键，是华人社会有没有决心和毅力，利用华社集体力量，筹集足够的资金推动有系统的华文教学，以及推广儒家思想和华人文化！

西爪哇丹格朗孔教会主办的忠孝学院，两年前就开始在一些班级教授华文。基督教组织创办的圣道学校，目前在全印尼 19 个城市有 52 所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校园遍及穷乡僻壤，学校领导人陈银珠对我们表示，教会领导已决定在全部学校推行华文教学，目前正积极培训师资，以便除了在首都 5 间学校已教学华文外，在全国其他十多个市镇的圣道学校也逐一进行华文教学。这是艰巨的教育工程，但靠着教会比较充裕的资金与实力，希望很快在外地推广。

雅加达、泗水、棉兰、万隆等大都市，华文补习学校如雨后春笋兴起。各大市镇的私人学校和教会学校，也都在一年前开始教授华文，目前面对的问题是到处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规划与协调，没有统一的教材与标准，没有具有同一水平和合格的师资。

万丈高楼平地起，华文教学走出了艰辛的第一步，今后是否海阔天空，开花结果，遍地灿烂，那就靠华社同各族民众的精诚合作，群策群力发扬光大了。

瓦希德总统上台后最显著的政绩，就是推行民主多元化社会，落实新闻自由的开放政策，让印尼全国民众享有百家争鸣的“热闹”场面，间接也使被禁数十年的华文报刊重见天日。

4 出版 8 份华文报

印尼的华文报章，像大马一样，有整百年的沧桑历史。在最兴旺的 50 年代，在雅加达、泗水、棉兰、坤甸和锡江等地都有中文报，总数超过 15 家，直接读者有几十万人。

这些华文报在历史上发挥重要的政治教育作用，通过传达资讯而凝聚华裔族群。虽然当时各报基于政治立场而针锋相对，客观上削弱了华族之间的团结，但它们曾经轰轰烈烈，在华社留下了深刻的足迹。

苏哈多军政上台，华人精英被杀、被抓、被赶、被压，幸存者噤若寒蝉。政府只允许由国家情报局主办《印度尼西亚日报》，传达官方命令、条例和训话，刊登华人家庭红白信息，使华人在三十多年中逐渐丧失了阅读华文报的能力和兴趣。

独裁政权“阉割”华人文化的灾难和造成断层的消极影响，遗害至今。

2000 年，华文报刊随着民主改革运动的热潮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版。

印尼全国在这一年出现了 8 份华文日报和 8 份华文杂志或月刊。还有新报纸

和杂志正跃跃欲试，准备赤膊上阵。

8 份华文日报中雅加达有 5 份，即《印度尼西亚日报》、《和平日报》、《新生日报》、《印尼商报》和《国际日报》。

在泗水有《龙阳日报》和《千岛日报》；在棉兰有《印广日报》。

电子传媒上还有一份《指南日报》，胎死腹中有一份《华声日报》，正在计划中还有一份《世界日报》印尼版。

8 份杂志分别为：《东协与印尼》（半月刊）、《呼声》（月刊）、《印华之声》（月刊）、《望远》（双月刊）、《印华文友》（季刊）、《群岛杂志》（双月刊）、《21 世纪》（月刊）和《华中春秋》（月刊）。还有一份双语的《印尼邮报》，勉强凑数。

华文报读者群有限

各报刊“热情”出版的背后，却蕴藏了华文报业的惨淡经营和无限辛酸，因为阅读华文报刊的读者群只剩下 52 岁以上的老一辈华人和前来印尼投资的台、港、新、中、马华商，年轻和中年一代都没有阅读的能力和兴趣，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望报兴叹。笔者在新加坡读过 6、7 年华文课程的子女，读华文报也是一知半解，大部分不敢问津。

断层所带来的严重危害和华文书报面对的严峻挑战，是今后一二十年内印尼有良知华人文教界必须绞尽心血、全力克服的历史使命。

印尼的华文杂志，历史最悠久的是《印尼与东协》，出版了整十年，当初是靠台商支持，和主编邓通力同台湾和印尼情报上层有特殊交情而得以出版发行。

5 报刊杂志百花齐放

8 份华文日报和 8 份杂志创立背景和发行情况如下：

（1）《印度尼西亚日报》，由国家情报局“支那问题统筹机构”前主任苏特里斯纳当主编，除副刊外，百分之百用翻译新闻/文稿，翻译主任是陈玉保。广告以讣告或红白贺词挽文为主，早期因“只此一家”的垄断地位，销量曾达到 5、6 万份，目前发行量只剩 2 万 2 千份左右，不过仍是印尼最大华文日报。

（2）《和平日报》刚出版一周年，社长是前大同党主席吴能彬，原任总编辑是《东协与印尼》杂志主编邓通力，因曾刊登批评中国和华社文章而离职，现任总编是林鸿正，发行量很少，几乎没有广告，目前是负债经营。

（3）《新生日报》是曾在苏哈多政权担任 3 届情报部长罕莫戈出版的华文报，他拥有新闻纸纸厂和销量广泛的《城市邮报》（POS KOTA）等多家报刊，资金非常雄厚，《新生日报》亏损只是芝麻小事，因此发行量也很小。主要编辑是曾任 10 多年印尼广播电台中文部主任郭汉文，曾聘用马来西亚报人协助。广告不多。

（4）《印尼商报》是前印尼工商会馆主席苏甘达尼，华商徐清华（CIPUTRA），和三林集团《印多汽车》总裁苏布隆达联合创办的印尼文《印尼商业》日报的华文版，主编是两位年轻的印尼原住民，新闻全用翻译，目前发行量不足3千份，靠印尼文报赚钱支持，惨淡经营。原来协助创办的华文老报人王维力因理念不同而毅然退出。

（5）《国际日报》印尼版，刚刚试刊2个月，全部16版都是用美国洛杉矶远程电传直接做成铝版自动化印刷。老板是世界客属总会主席熊德龙，他在美国和中国拥有雄厚企业，在印尼投资设立现代化报纸印刷厂。试刊时广告免费刊登一个月，赠送阅读，目前发行8千份，但实际订户还不多，原因是没有印尼新闻和华社动态，只有中、港、台和国际新闻，俨然是“华侨”报纸，不符合落地生根的政策。

（6）泗水《千岛日报》，由一群泗水华文旧报人和教师创办，总编辑何敦明和陈还璧，是目前全部由华人文化界主导的华文日报，立场鲜明，得到中国驻印尼大使陈士球亲自题词祝贺。目前还在试刊，只出版二、四、六3天，在泗水和雅加达分开印刷和发行，但销量还是不能突破8千份。陈总编告诉我，将设法在最近出版6天，以争取更多广告，和努力维持收支平衡。

（7）泗水《龙阳日报》，在一年前出版，也是一份由印尼文“SURYAINDONESIA”集团为主导的华文报，使用翻译新闻为主，其他采用新、马、港、台和中国报纸文稿，从电脑上转录。《千岛日报》未出版前，曾印刷过8千份，目前已大为减少。

（8）棉兰《印广日报》，原意是印尼广告日报，打算刊登华裔广告维持报业，但无法实现，广告十分稀少。主编是吴亦光，曾写过《小人物小故事》一书。目前只在苏北廖内发行，销量也十分有限。

《印尼与东协》最悠久

印尼的华文杂志，历史最悠久的是《印尼与东协》，出版了整十年，当初是靠台商支持，和主编邓通力同台湾和印尼情报上层有特殊交情而得以出版发行，目前发行最广和销量最高，标榜“坚持华裔立场”，刊登黄昆章或王任叔（巴人）等各方面文章而颇为叫座，但陈水扁上任时，主编在封面刊出“孙中山、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相片时作了如下说明“真正的陈水扁是主张台独的陈水扁，现在当了总统当然要掩饰真面目，作为总统原有说鬼话的需要，中国又特别喜欢听鬼话，因此，中国叫阵有馀，行动不足。”於此可见该半月刊的立场。邓通力虽年届七十，但在雅加达华人社会非常活跃，冲力令人钦佩。他对笔者表示，只要是别人不敢刊登的文稿，他都愿意代为发表。

另一宣传台湾的月刊《印华之声》，主编是郭润东，每期都要为台湾写几篇文章，如“台湾不要一国两制”、“中国最后通牒，台湾坚定不惧”等。发行量不超过 5 千份。

《呼声》月刊是一批华校校友同仁在 1999 年 6 月大选时创办，但没有专职编辑与发行职员、资金有限，只售卖 2 千份，处境困难。

《望远》双月刊主编是杨戴荣，每期只发行 1 千份，说是综合性，实质是文化人杂志。

《印华文友》季刊是印华作家协会的刊物，提供文友发表佳作的园地，也只发行二千多份。由作协主席袁霓和秘书广月主编。

《群岛杂志》由泗水作家容子主编，主要是联合东爪和东印尼写作爱好者发展华文文教事业的刊物。

《廿一世纪》月刊刚刚问世，由赖多主编。

《华中春秋》华中校友会的刊物，发行 3 千份给印尼和香港校友，他们有充足

财力，将对印尼华人文化事业大有作为。

时代动荡，华人处境左右为难，许多华人都有同感，应有一份真正代表华人心声的报纸面世，全心全力推动华人文化事业，不以商业和政治目的而经营。

印尼正处于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许多事情都是矛盾重重，法令条例与实际似乎毫不相干，各行其是。

6 成立华文教学协调小组

关于学习华文华语与许多反华条例，至今都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华人社会大力推行华文教学只是基于应当坚决争取基本人权，支持瓦希德政府实行多元化政策和符合当前世界潮流，好多反华的旧政权官僚，虽然心有不甘，但始终不敢违反大势所趋的改革洪流，对各大城市私办学校和补习学校风行教导华文采取放任的态度。

去年中，华人文教团体决定成立“华文教学协调小组”，设法统筹各地的补习学校，培训师资和统一教材，小组主任是资深华文讲师徐敬能，副主任是颜培椿校长。

较后，去年 9 至 10 月，政府文教部属下成人教育司司长决定成立：“全国华文教学综合协调处”，成员 11 人，由达尔玛勃沙达大学中文系主任伊妮当主席，副主任是徐敬能，其他成员包括印大中文系，国际语言培训中心，东方语言教育研究中心，圣道教育基金会和实习学校代表，成为统筹全国华文教育的官方机构。

徐敬能主任告诉记者，综合协调处成立后的主要任务包括：

（1）统筹全国华文补习学校，发给正式准字。目前雅加达一百三十多家补习学校，正式申请只有 28 所，2 天内全部发出准字，有许多补习学校对官方机构抱怀疑或不信任态度，至今不愿登记。

（2）同中国政府文教部合作，成立“汉语考试委员会”，决定在今年中和年底举办汉语水平考试，让印尼各地华文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可以在雅加达参加考试，鉴定汉语水平，并将以此作为今后各地学校华文教学的师资标准。徐敬能讲师被选为考试委员会主席。

（3）积极安排培训师资。中国政府将通过两国文教部合作渠道，派出师范专家到印尼协助培训师资，培训工作将于今年 3 月开始，首先在雅加达开办，然后将推广到泗水、棉兰、万隆等地。中国文教部也派出一名“汉语教育顾问”常驻印尼文教部，协助工作安排。

（4）积极编写适合印尼国情的华文教科书。协调处将安排中国文教部派出专家到印尼协助编写适合印尼国情的华文课本教材，由教育部安排刊印出版，在全国各地统一使用，为推广华文教育统一教材奠下根基。

新的统一教材将以汉语教学为主，内容面向印尼，落地生根，教导华人热爱印尼，效忠印尼，同其他民族同心合力建设印尼。

华文列第二重要语文

（5）推动印尼文教部发出决定书，由今年 7 月起，把华文在全印尼重点中学

列为第二重要语文，责成全国所有重点中学都开始教导华文，学习华文，并统筹协助解决师资和课本。

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需要无数华人献身献力，捐款捐物全力支持才可能取得成绩，Cahaya Sakti 校长颜培椿坦诚告诉记者，我们只有发扬面向印尼的“华中精神”，才能把华文教育发扬光大。

“神”，也就是马来西亚华社的“独中精神”，就是推动全体华社出钱出力，百分之百用自己华社的力量办好华文教育，而目前最迫切的就是由华社汇集“经济实力，开办师资学院”，有系统地为全国国民学校或私办学校培训合格的教文教师。

“独中精神” 7

Cahaya Sakti 于 1980 年底由 11 位旧雅加达华中校友创立，81 年 7 月接办一所经济拮据的私营国民学校，从此利用全体华中校友和华社的力量，分三阶段重建校舍，在仅有的 5 千公尺校园内建成四层楼校舍，办成首都卓越的独立中小学。

即使在苏哈多时代，学校的经济专科十多年一直名列全雅加达东区第一名，毕业学生百分之百被各企业和商界所接收。今后，也可能成为华文教学的佼佼

者，成为著名的培养双语人材的学校。

Cahaya Sakti 开创的“独中精神”，将作为印尼华社的典范，不但适用于推动华文教学，也适用于协助其他国民学校或私办学校推动改革教育工程，以解救当地因经济困难而教育日益衰弱的困境。

开办师资训练班

为协助培养华文师资，热爱公益的华商陈立明最近在雅加达中心建立了一所雄伟实用的“育才学院”，准备在 3 月份开办师资训练班，并在以后成为“汉语水平考试”的考场。希望本着独中精神，“育才学院”将为廿一世纪的印尼培养许多杰出的华文老师，为华族子女学习华文华语作出重要贡献。

台湾侨务委员会文教部对印尼的华文补习班和华文教学也十分关心。

他们在去年频频派出代表团访问各私营学校和华文补习学校，表示愿意免费捐献课本和协助经费，并欢迎华社选派师资到台北接受训练，但“中国语言教育中心”的负责人陈诵林告诉记者：他不能接受台湾版华文课本，因为是用注音符号拼音，不是汉语拼音，又使用繁体字，不符合学生要求。希望能改为汉语拼音和简体字，使学生容易学习华文。

印尼华社欢迎来自两岸的热心协助，也正以“独中精神”培养自己的英才。

随着新一代开始，印尼推广华文教育将进入新的阶段。

8 华教进入新阶段

印尼教育部在去年底与今年初采取一系列措施，同中国教育部和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文化部进行合作，对在全印尼推广华文华语教育作了许多具体的工作，其中包括：

（1）教育部属下“成人教育及青年、体育局”与教育部校外教育司成立了一个“华文补习班综合协调处”，开始对全印尼各地几百间华文补习学校统筹协调，并计划在今年开始逐步统一教材。

（2）印尼教育部有关单位正式向中国教育部要求派出一名“汉语教学顾问”常驻雅加达教育部，协助辅导推动华文教育部署。据记者得悉，中国派出的汉语教育顾问目前已在印尼教育部开始工作。

中印成立汉语考试联络小组

（3）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文化参赞孙建华去年 11 月中在一次研讨会上正式公

布，中国和印尼教育部已协商同意成立“中国汉语水平考试工作联络小组”，决定在今年内在印尼组织和实施第一次汉语水平考试，使印务尼华文教师和学生可以不必到新加坡或马来西亚参加考试，造成额外开支。并强调汉语水平考试“是”一项公益事业，不能被纳入商业范畴，不以赢利为目的。”

（4）中国教育部决定通过学术和有关文教机构派出专家到印尼协助编写适合于印尼国情的华文课本教材，由教育部安排刊印出版，在全国各地统一使用，为推广华文教育统一教材奠下根基。据悉，中印双方已就此项工作进行了紧密协商，今年内即将有具体成果。

（5）中国政府也通过官方和私营渠道，积极协助印尼培训华文师资，这包括派专家到印尼定期培训，安排印尼教师团到中国北京、广州等地受训。目前，印尼许多大城市，如雅加达、泗水、棉兰、坤甸等地，几乎每期都有教师团出发深造。中国教师或专家到印尼的也为数不少。

由于印尼旅游文化部长决定大举吸引中国旅客到印尼各地旅游，并正积极促请中国政府把印尼列为中国公民的“旅游国家”，因此在今年内，学习华文不仅在印尼的华人社会将更为热烈，在印尼的其他族群也将成为风尚，“华文热”将在 21 世纪横扫印尼的万千群岛，华文文化将在印尼逐渐复兴。

印尼西加里曼丹省是第一个承认华人是当地三大原住民族群之一的省份。

9

融入各族群

西加里曼丹省的三大族群，即达雅族、马来族和华族领袖达致一项分权协约，在今年开始地方自治后，华人人口占 60%的三口洋市，将由各政党推出一位华人领袖出任市长，而副市长则由达雅族或马来族担任。在坤甸市（首府），市长为达雅族或马来族，而副市长必须是华族。其他各县市的正副县（市）长，则由达雅或马来族分摊，即如果县长是达雅族，副县长则为马来族，反之亦然，这项协约谁也不能违反。

雅加达最大报章《罗盘报》在庆祝华人新年的专题报道中，详细报道了华人在 12 世纪就来到西加的山口洋和三发，同达雅族、马来族共同出生入死开发和建设西加里曼丹，并和当地各族群溶化结合通婚，成为了当地的原住民，这种身分，受到当地社会的一致认同。

因此，西加里曼丹不但拥有一位民选华人国会议员（林冠玉），还拥有 4 位华人省议员，几十位华人县议员。

省议会选出 5 位地方代表参加人民协商大会时，特别规定有一位必须是华人

代表，这也是全国其他 25 省所没有的特色。（将来邦加勿里洞建省后，也许人协地方代表也会有华人出任）。

西加里曼丹建设团结党领袖，也是马来社会领袖伊萨沙列对记者强调："华人族群已成为我们土著（PRIBUMI）的一部份。千百年来，我们生活在一起，互相帮助，因此，对我们来说，华人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们必须同其他土著一样，享有相同分额，拥有同等机会和责任，公平地建设西加里曼丹。"

伊萨沙列比喻达雅族、马来族和华族是西加的三大厨房支柱，如果有一根歪掉，煮出的食物就不够完善和不好。

"虽然这种意识觉醒已来得太迟，但这是过去中央政府政策的后果。现在是改革时代开始，西加社会不应再陷入挑拨离间的阴谋而牺牲华人，我们承认华人是西加的三大原住民。"他重申。

各族通婚普遍

根据政府记录和社会实况，西加里曼丹已有几千名华人男子或女子同其他族群通婚。不管是达雅族、马来族、华族、爪哇族、峇达或武夷士族，通婚结合已十分普遍，民族融合开始在自然形成。

西加里曼丹省长阿斯维殷特在农历新年时，特别在坤甸印尼电视台向全体华人发表春节贺词，其他族群领袖和民众也到华人朋友家里或集会热烈参与庆祝春节活动，其欢乐和热闹气氛，几乎同马新华人社会没有两样，而华人文化习俗的流传与发扬光大，同马新相比也毫不逊色。

因此，西加省议会华人议员林先生（Setiawam Lim，太太是达雅人）对记者说："我们很幸运，我们被当地社会接受为三大原住民之一，千百年来华人祖先的愿望与理想终于实现。"

今后，华人将以原有的优良传统、勤劳、刻苦、机灵、节俭与互相合作的品

德，同其他族群同心协力建设自治的西加--美丽的赤道之邦。

根据历史记载，早在唐宋年间，华人就到了加里曼丹。

10

华人涌入加里曼丹

在三发的一个山区，还保存着名叫“宋宫”的村落；当地村民多已不识华文，但一致承认他们是华人的后代，保存着整千年的文化习俗。当他们得知华人可以重新庆祝春节时，有人激动得泪流满面。

1407 年，三宝大监郑和率领庞大舰队到达三发，决定除在马六甲建立下南洋的中心转站外，还在西加的三发、爪哇的锡顺（东爪泗水附近）和苏门答腊的巨港建立 3 个停留站，作为休息、保养和添加粮食清水的主要据点。

因此，当年三宝公也在三发附近设立一个“山(三)发华人回教会社”。留下一批干部在当地建设发展和宣传回教与儒家文化，也作为郑和七下南洋大舰队的联络中心地之一。

因此，西加里曼丹的回教文化和汶莱，也同爪哇回联的流派一样最早都源於中国南传的哈纳菲系统，属於温和、开明与主张多元化的一派，和源自阿拉伯系统有所差别。

17 世纪大量涌入

华人在 17 世纪以后大量涌入西加，主要是“淘金梦”，目的地是在万拿、东万律和孟加影一带为当地苏丹开发金矿，后来名震近代史的罗芳伯，曾在当地建立了整整 100 年的“王朝”，在开发和建设西加里曼丹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1825 年的人口记录，西加总人口为 21 万 4 千 604 人，达雅族占 60%，马来族 20%，华人已达到 15.34%。如果不是后来日本统治者 3 次大屠杀和苏哈多 1967 年 10 月利用军人残酷屠杀与驱逐整十多万华人，今天华族在西加的发展与贡献将更为突出。

西加省华人占 17%

根据 1999 年的政府资料，西加全省人口 385 万人，华人占 17%，其中首府坤甸市人口 46 万 7 千 824 人，华人占 32%；孟加影县 36 万 199 人，华人占 30%（华裔富商彭云鹏是孟加影人）；三发县 61 万 2 千 876 人，华人占 22%，而山口洋市人口 16 万 2 千 400 人，华人占 60%，是全印尼华人比例最高的市镇。

其他如坤甸县、新丹县、南巴洼县等，华人介於 10 到 15%之间，因此，当地到处华人庙宇林立，华语、潮州话和客家话十分盛行，连许多达雅人或马来族，都能讲流利的华人语言。

各族都同华人一起，舞龙舞狮，敲锣打鼓，共同欢庆华人新春佳节，形成西加里曼丹独有的特色。（达雅人和马来人也参加舞龙舞狮队）

瓦希德政府上台后，实行开放和多元化政策，允许华人庆祝春节和重新推行传统优良文化。

11

华人的优良文化

瓦希德政府上台后，实行开放和多元化政策，允许华人庆祝春节和重新推行传统优良文化，印尼全国到处都设立舞龙舞狮队，甚至在三宝垄有表演布袋戏，在文登（丹格朗）端午节重组赛龙舟，在坤甸庆祝元宵满城欢彩，在棉兰还举行送天公接天公隆重仪式，可说华人的传统文化节日经久不熄，重现各地华人市镇。

许多马新港台的人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苏哈多政权封杀华人文化和华校 30 多年，华人社会还能保存完整的文化传统，华人社会靠什么维持优良文化？华文断了层，但华语和方言（闽南语、客语、潮语、粤语）在雅加达、棉兰、坤甸、巨港、邦加勿里洞、廖内等许多地方还非常流行，原因何在？

这真是一项十分有趣和值得社会学家研究的文化历史课题。

1千年前已进入印尼

首先，华人文化早在 1 千年前已开始进入印尼，在印尼各个地方同当地人民融合结合成为不道地的印尼文化。因此如果不是故意有种族歧视和偏见，华人的优良文化同印尼人民的文化实有亲近的缘份，一点也没有被排斥的理由。比如，雅加达土著“伯达维”（Betawi）音乐艺术，几乎大部份源於福建闽南的民间音乐艺术；巴东人的结婚仪式的布置和男女新人服装，是源於中国古代的全套文化（也许是宋明时代），峇达族的“姓氏”和祭祖仪式，也同中国一些地方完全相同，如姓 Tambunlan（谭文兰）、Sihonbing（施鸿明）、Laubuntat（刘文达）、Tobing（杜明）等，祭祖时须用猪头、猪脚、三牲，还要摆酒席请父老等。

华人先辈陈劲文於 1478 年在爪哇淡目建立第一个回教苏丹王国（1478–1568），传其子孙陈益顺、陈家乐等共 4 代，后来其中的一位孙子陈金汉成为现今瓦希德总统的第 10 代先祖。由陈劲文之孙婿卓亚波在西爪哇万丹创立的万丹苏丹王国（1526–1788），历代王妃、首相、高官都有华人，因此爪哇回教文化或含有鲜明的华人文化色彩，连西爪井里汶在今年庆祝元宵节游行表演时，华人文化和当地土著文化交相辉映，受到华族与原住民的热烈欢迎与喜爱。（井里汶还保有中国公主坟和富有古时中国皇宫色彩的旧时宫宅）的出生地。

爪哇各乡村海边常有上 500 年的华人古墓或古庙，就是华人文化落地生根的历史明证。三宝垄的三宝洞和三宝庙，是 594 年前的遗迹，像马六甲的三宝公遗迹，至今仍发出华人文化的闪闪光芒。

靠祖祠庙宇保存文化

华人在苏哈多时代依靠祖祠庙宇继续保存优良文化的显著例子，充份在西加里曼丹省三发县和山口洋市的发展表现出来。在这一地区华人约 20 万人，但大小庙宇、佛堂有 478 个，规模大的有 60 个，其中组成姓氏或家乡的基金会共有 63

个。

他们定期到庙宇朝拜或学经聚会，并在华人传统节日共同敬神庆祝。如有困难或丧事喜事，也可通过庙宇或基金会互相支援。这些庙宇组成三教会，选出领导人。

所谓自然融合，早在700多年前已在印尼逐渐形成，

12

与当地文化自然融合

因此，所谓自然融合，早在700多年前已在印尼逐渐形成，当1292年前后，元朝派几万大兵（有说3万或更多）跨海远征爪哇，大风浪把大军冲散到苏拉威西、加里曼丹、爪哇甚至苏门答腊，生存者从此无法回国，在当地落地生根，传宗接代，延续了炎黄子孙血脉和文化。后来郑和七下西洋，首次带来人马2万7千人，留下者也最少万人以上。

而被迫在16世纪到20世纪逃亡流浪的华人先辈，或被迫流放或死里逃生或被卖猪仔或出外“淘金”，许多都只好在适当地方落脚生存，娶当地人为妻生

子，再也无法和没有机会落叶归根，回到原来。当 1999 年 6 月大选时，各个政党都尽可能通过三教会主席争取华人选票，而大同党（华人为主）更直接了当委任三教会主席为当地支部主席以争取全体华人投票支持华人国会议员和地方议员。这类例子到处都有。

三宝公历史资料丰富

中爪哇首府三宝垄，具有 500 多年历史的三宝公遗迹和三宝庙，不但在历史上发扬华人传统节日，也保存丰富的华人历史资料。即使在苏哈多时代，三宝公神庙基金也编印和出版了许多介绍华人神仙、华人忠烈的印尼文书本，在不谙华文的华人读者群中流传，让华人子弟知道关公的忠勇仁义、岳飞尽忠爱国、屈原的爱国故事、观音慈悲救人……等等不朽的故事。

甚至在中爪北加浪岸和德卡（Tegal）、连梦（Rembang），和拉森（Lasem）还有设立“郭六官”神庙和“义勇公”庙，专门纪念於 1741-1742 年领导华人反抗荷兰屠杀吧城“红溪惨案”的 3 位英雄。（红溪惨案雅加达有 1 万中国人被荷兰屠杀）。

靠碟形卫星电视吸收新时代文化

三十多年来，印尼华人百分之百落地生根了，而且根深蒂固，完全把中国当为别的国家，但还能保持华人文化，在苏哈多前期是靠着马新港台邻国的直接影响，在后期却是依靠碟形卫星电视的协助，传播中国改革开放的成绩和进展。

尽管苏哈多政权封闭华文华校，但分散各地的华人仍然可以收听到马新的电视电台；部分华人子弟照样可以到新加坡、槟城、古晋或港台就读华文，延续华人优良美德和儒家思想。

80 年代以后，新科技碟形卫星电视传播兴起，苏哈多政权鉴於经济利益开始允许民间装设接受。全国各地华人或当地中产阶级，家家户户都设法装上碟形卫星，以接受中国香港或欧美的电视频道，形成了文化自由的新时代的开始。

到 90 年代，碟形卫星价格日益下降，几乎已下跌到 500 马币或 600 马币就可安装一台碟形卫星，可以收到中国中央电视台和二十省的电视台，再加一倍价钱可以接受台湾的二十多个电视台，因此，如果你到印尼各地华人村镇走走，几乎每户屋顶都有碟形卫星。

印尼华人大财团曾在苏哈多时代声势浩大崛起，被外国传媒形容为“3%的华人控制了 70%印尼经济”，给外人一个印象以为印尼华人都很富有，其实这是十足无稽之谈。

13

华人和经济

1998 年 8 月，印尼著名华人银行家李文正（利宝银行集团董事长）对约 800 万印尼华人的职业结构作了一项初步统计，根据报章传媒各方面公布的资料，预计华人从事工商业的企业家或店主大约如下：

（1）约 170 位企业家是大财团或集团企业“朱公”。

(2) 约 5 千位是中型企业老板。

(3) 约 25 万人是商店、摊位的小企业老板或店主。（其根据是 1998 年全印尼有 4 千零 28 个乡区，每乡区估计有 60 位华人店主，总数近 25 万人。

(4) 其余的华人则为专业人士、农民、渔夫、工人和店员。可见绝大部份华都是在生活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只是华人家庭都节俭勤奋，生活相对比其他族人好些。

1999 年初，也曾发生在山口洋地区一位华人农民因无法生活和给孩子交学费（1 万盾学费），被迫在食物中放进农药，同 3 位孩子一起自杀的悲剧。

大部分为劳苦大众

西加里曼丹乡下、西爪哇打璜地区、万丹省村镇、邦加勿里洞或廖内乡村，还有成千上万贫穷的华人家庭，靠种稻种菜、或打渔出海，过着简陋的生活。他们中有许多人是靠着儿女到外地打工，或女儿嫁到台湾、香港、马来西亚等地，才有机会装上一个碟形卫星电视，天天可以欣赏到中国、马新或港台的电视节目，享受到仅有的欢乐。

少数财团与官勾结

印尼的经济，以 1998 的为标准，50%左右的控制在国营企业手上，15%是由地方合作社、农村经济和小型土著企业掌握，12%是外国投资大企业，剩余的 23%才是由华人企业和原住民企业所组成；而其中，苏哈多家庭和相关连的官僚资本占了一大部分，因此华人在印尼的经济生活中可能占不到 15%，所谓“控制印尼经济”的说法，其实是贪污官僚故意散播的言论，另有其不可告人的意图。

当然，少数华人大财团同官僚集团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确实给国家和华人

社会带来“背黑锅”的灾难。进入全国银行重组机构 50 个最大欠债户，有 60%是华人大财团，而由各公私银行转进重组机构的 17 万个呆账业主，也大半是华商。

这说明华人工商界在 1997 年金融大风暴和 1998 年 5 月政治暴乱中的确遭受重大创伤，到今天，国家还债务累累，有些大企业还伤痕处处。但是，危险的转弯处就是新的机会。昨天，一小撮大企业家垮下，今天，成千上万的小企业蓬勃兴起。

瓦希德政府实行民主开放，给华人工商界带来一股新的气息。中药垄断局面取消了，木材业和三夹板被垄断也取消了，加里曼丹、廖内等各地区可自由同马新或中国香港做生意，许多新的小企业纷纷崛起，来自中国内地五花八门的廉价商品大量涌入印尼商场，有许多华商或小业主都成了新的老板。

排华悲剧起因可悲

在结束本文前，笔者必须提起最近在[illegible]加丽县区实叻班让发生的排华悲剧。悲剧起因是两位华人赌博庄家互相角斗所引起，这两位庄家，一位是约翰，一位是阿文，“一山不容二虎”，为除掉对方，不惜用钱买人对付，结果因各有警方保护而开枪射杀，引起群情愤怒暴乱，被人从中挑拨，遭殃的是许许多多无辜的华人商店和住家，约 150 间被无情暴民和大火抢掠烧毁，留下伤心傍徨的一幕……。

华人社会应从中汲取教训，通过“百家姓联谊”或华裔总会，好好组织联系，妥善处理当地社会问题，否则，像实叻班让的事件，还将会在其他小市镇一再发生。

明天会更好，明天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

瓦希德政府上台后，实行开放和多元化政策，允许华人庆祝春节和重新推行传统优良文化。

14 华人工商界和外资

“一手通吃”是过去华商的老毛病。华人大财团“金 X 集团”曾从种树、做纸浆、造纸、做单线簿、电脑纸、卫生卷、纸箱到最后的销售，全部一手“垄断”，使许多中小企业纷纷倒闭。这次整个集团在国内外面对严重财务危机，印尼华社没有人表示同情，一位印刷业组织的领导人杨君和单线簿联合会负责人廖君，都希望华社应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千万不可垄断或“通吃”。

工会太多厂商困扰

印尼华裔总会主席汪友山告诉我们，华商应适当安排商业机会给其他族群，千万不要一手包完，否则后果堪虞。他说：“比如华人商店卖电单车，修理站就应该支持印尼原住民开办，给他们得到商机和工作机会，其他商品如电视或机件都应如此，才不会引发妒忌。”

自由开放也给华人工商界和外资带来另一个负面影响，就是工会组织太多

了，动不动就搞罢工或请愿，给生产厂家引来无限的困扰。

印尼全国出口商协会主席曾顺风告诉笔者，目前印尼全国有 69 个工会组织，有些一个工厂内有 7 或 8 个工会，领导人为抢风头或会员，天天提出各种要求，简直近于无理取闹，使厂方十分为难。

因此印尼工商会正同政府商谈，制定一些规则来理性处理劳资问题，否则将影响工商业的发展，也影响外资进来设厂。

随着全国实行地方自治，一些资源丰富的县区或省市，工商业将有较优越发展条件，华商的商机也会更好。汪友山希望华人社会好好利用良好的时机开展业务，但应注意同其他族群互惠互利，友好相处，并设法协助印尼社会发展教育，才能消除掉反华排华的情绪。

印尼在国际社会眼中是一个频频发生排华事件的国家。1998 年 5 月反华暴乱和强暴华人妇女的悲剧，至今还无法消除掉伤痛阴影。

15 独立多年反华不绝

印尼为什么会排华频繁？怎样才能消除掉排华反华行动？今后印尼还会有反华暴乱吗？

华裔总会主席汪友山日前在一个座谈会上表示，根据分析，像 1998 年 5 月那种有组织、有策谋的政治性反华暴乱，目前不会再发生；不过，突发性的或个别地区的排华骚乱，可能还会断续出现。

印尼独立 50 多年来，各地发生的政治性反华暴乱，举其重大者有：

⑴泗水、万隆和文登大屠杀（1945-1946），3 地死亡 1 千 208 人，伤 559 人，房屋被烧 5 千多间，有 153 名妇女被奸杀。

⑵苏岛巴眼亚比地区和巨港惨案（1946-1947），死亡人数超过 1 千零 89 人，房屋商店超过 6 千间被烧，巴眼亚比和利巴咸全市被洗劫烧毁。

⑶10 号法令排华活动（1959-1960），军方发动大规模排华，禁止华人在乡村居住营业，几十万华人被迫迁驱逐，商店被接管，家园被占，生命人权被践踏。

⑷反共排华屠杀行动（1965–1966），1965 年 9 月 30 日军人政变，被苏哈多集团描绘为印共策划，中共背后支持（现在印尼前空军司令著书指证是苏哈多亲自策划，美英中央情报局幕后支持）。当时，全印尼华人都遭受迫害，《远东经济评论》估计爪哇有 2 万华人被杀被抓。锡江有 2 千多华商店屋被焚，棉兰最少 200 多人被打死。

⑸西婆罗洲反华屠杀（1967 年 10 月到 1968），苏哈多军政煽动和主使达雅人追杀驱赶西加里曼丹几十个乡村的华人，成千上万华人被杀和饿死、病死，近十万华人被驱赶逃离家园，四处流浪。

⑹梭罗中爪哇反华骚乱（1980–1981），从梭罗爆发，波及中爪哇许多市镇。

⑺1998 年 5 月反华暴乱（1998 年）野心政治集团在 1998 年 5 月在棉兰、雅加达、梭罗、巨港等地有组织策划的反华暴乱。

其他较小的排华事件罄竹难书，不胜枚举。单在今年 2 月 18 日夜晚，廖内实叻班让镇近 3 万华人地区，就有整 200 间店屋被暴民抢劫烧焚，几千华人受苦受难。

反华原因有多项

根据几十年的反华排华资料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反华排华的根源在于：

⑴政府在政治上故意实行排华政策，通过歧视性法令条例排斥华人，违反 1945 年宪法和国际基本人权公约。

⑵军方高层和野心政客一直把排华反华当为取得政权或维持政权的手段，“华商”可成为赚钱工具，也可成为代罪羔羊。

⑶贫富悬殊与民生疾苦，华人成为极端回教势力的“眼中钉”，他们故意利用小事制造事件抢劫华人商品和产业。

⑷经济或宗教利益冲突引发反华排华。

也许，不妨听听主流社会对印尼华人的看法，尽管有些是偏见和污蔑，但我们抱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姑且听之：

官方对华人有偏见

1993年，官方的“印尼学术研究学院”（Lip发表一份研究报告，指华人族群具有下列特殊——

⑴商业活动没有道德，同当权者进行勾结营私。

⑵大财团化具有垄断和独霸通吃的性质。

⑶在工作场所内歧视其他族群。

⑷没有民族国家意识（即不爱印尼）。

这种偏见几乎同15年前是一样的。1978年，印尼文教部同科学院属下的全国经济社会研究所在坤甸、三宝垄和苏甲巫眉（西爪哇一个曾有反华骚乱的城市）对华人是否同印尼社会相结合进了一次调查，初步结论是“华裔与原住民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华裔认为，政府和原住民对他们抱有偏见……他们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受到歧视……他们感到，对他们利用多、培养、尊重少……。华裔不敢主动积极参加国家建设，也不敢投入改善周围环境的工作。”

“原住民对华裔也有一定看法。首先他们看到宗教上的不同。他们认为，华裔总是心向其祖国（中国），在思想、感情和行动上总是心向其祖国。”

“原住民还认为，华裔具有优越感，鄙视原住民，认为原住民懒散，不可信。原住民还认为，华裔控制着经济领域，以荷兰殖民地时代，直到独立年代，华裔成了开发印尼资源的“良好”工具，并借此发财致富，当前，他们又为私利而善于利用“政府官员”。“华裔对国家建设持消极态度，他们宁愿雇人，也不愿亲自参加劳动。”

面对未来，华人社会应该如何避免排华事件继续发生？

16 印尼华人拟策自救

综合华裔总会主席汪友山，百家姓联谊会主席熊德怡，国会议员林冠玉，西加赤道基金会主席蔡伟良（斗争民主党）等社会贤达的意见，可以作出几点结论如下：

（1）将全印尼华人组织团结起来，组成一个有代表性的，团结合作的华人总团体。汪友山和熊德怡等同意将在适当时机召开一个“印尼华人代表大会”，组成代表华人说话的“华总”，为华人权益奋斗。

（2）继续不断地争取政府废除所有歧视和排华的法令、条例或决定书，华文报刊书籍的禁令废除了，其他约 60 条法令或规定也应一一铲除。

（3）华裔总会将动员华社力量推行一个庞大的教育工程，协助政府在各地开展提高品德、培养人材、促进民族合作爱国的教育运动；包括在文化上消除其他族群对华人的隔阂和误解。这是印尼的“希望工程”，需要各界群策群力参与。

（4）呼吁华人积极参与政治，进入所有政党参政。林冠玉、蔡伟良和斗争派民主党的国会议员黄松长都一致表示，华人只有参政“战斗”，才能争取到权

益。如果在国会、省议会和县议会都有华人代表（不管是那一党），其他族群都不敢，也不会提出反华议论或条例。不过，华人代表应自爱，尽可能不要介入“权力斗争”或“利益勾结”。

（5）华人的经济活动，应尽量照顾其他族群的共同利益，千万不可“垄断”或“通吃”。必须取之社会又回馈社会，让各族群享有共同利益。只有把其他族群的民生福利和收入尽可能提高到合理水平，只有让其他族群认为华族是诚心诚意同他们同甘共苦，一同成长壮大，最终才会完全消除反华排华活动。

（6）学习华文华语是亚洲和世界的潮流。当其他族群都深刻体会到掌握华语华文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求知就业技能，华文教学和华文学校就再也不可能被封闭或压制。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即使政权变动，学习华语华文和推行儒家文化终将浩然前进。

历史无情、真理永在。跌倒、挫折、奋起前进，印尼华人饱经沧桑，然而却百折不挠；再花一代人时间，终将消除反华排华恶行。

梭罗恐怖反华暴乱全面同化政策失败

印尼政府如何处理排华问题？成果又是如何？

苏哈多时代的官僚和学者提出的两个办法是：第 1、全面同化；第 2、加入回教。全力支持的华人领袖，前者是印尼民族同化机构主席王宗海，后者是华人回教学者杨金山和华人回教联合会的领导人，成果呢？

以中爪哇名城梭罗为例，1980 年 11 月，梭罗发生反华暴乱，蔓延到附近 10 个县区，中爪省长就在较后下令各乡区成立“同化辅导工作队”，由各华人住宅区派人参与，希望通过同原住民互助合作达到同化目标，工作队甚至规定华人一向称呼“大姐”（Tacik）应改为“Mbak”，称呼“大哥”（Engkoh）应改称“MAS”，称：“恩公”（Eng KONG）应改为“Eyang”（爪哇话祖父），后

来，政府大事宣传，认为梭罗市成为了华人全面同化的典范，可在全国推行。

但是，1998 年 5 月 14 日，梭罗发生比雅加达更恐怖的反华大暴乱，烧毁破坏了 56 家银行、27 座购物商场、217 间商店、12 间餐厅、500 辆汽车和 650 辆电单车、多人死伤，全市华人地区成了破碎废墟“全面同化”宣告彻底失败。

梭罗市的华人结构，可多少代表了爪哇岛的华人的情况。该市人口 535,787 人（1996 年）华人占 23,610 人，居 4.4%。其中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各占 44%，佛教 8%，孔教和回教只各占 2%，能说华语的成年男女还有 28%，但未成年的年轻人只剩下 13%了。

排华行动没有间断，马鲁姑的宗教冲突负面影响，华人社会对激进的回教团体，几乎是敬而远之了。

佳作奖

张再成



林里外



近 60 年前，他以马来子弟的
身份，加入马来亚共产党，进行抗日活动；
近半个世纪前，他陪同陈平和陈田，步
出华玲的森林小径，和东姑阿都拉曼率领的
政府代表团谈判；

1

“拉昔迈汀”

12 年前，他出席马共和大马、泰国政府在合艾签署的和平协定，匆匆一瞥，又再消失；如今，我来到他蛰居的泰南山林，见到他——拉昔迈汀，真正一面。

当年的拉昔迈汀正值英年，身居马共第 10 马来部队司令要职，兼马共中委。在日军统治、英殖民地，以及独立后的政府眼中，他都是被搜捕的要犯。

今天，我眼前的拉昔迈汀，依然留存当年的俊朗轮廓，以及高大健硕的体型。但是，年届 84 岁的他，走过了艰辛和沧桑岁月之后，已经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一如甘榜的长者。

拉昔迈汀深居泰国南部山林静僻之处，想找他并不容易。甚至目前在泰南的马共成员，许多都不曾到过他的住处。只大略知道他住在牙拉府附近。

在经过一番探听和联系之后，我从勿洞乘车，经过颠簸的山路，来到泰南偏僻的牙拉府，联络上当地马共成员的联谊中心，在该中心的协助下，经过大半天时间的寻找，终于来到该区卡邦附近山林区中的第 11 和平村。

这一段路程，百转千折。在茂密的山林中，几次迷了路，也以为走到了路断途绝，却往往又是柳暗花明，沿路向当地居民问路超过二十次，才找到拉昔的住家。

第 11 和平村处于偏远山林，交通非常不便。村里只有一位村民拥有交通工具，并以收费方式，载有需要的村民进出。一旦此人不在，便很难进出村子。

在这么偏远的地区中生存，第 11 和平村的马共成员，大部份务农为生，生活清苦，物质贫乏。虽然是和平，却还得为生活而努力奋斗。

拉昔迈汀就有如隐士般，长年寄情于风雨山林之间。

由于之前已经接到联谊中心的通知，拉昔迈汀对我的到访并不感到意外。他与现年 71 岁的华裔妻子施拉玛一起居住。虽然已经是 84 高龄，还是身体硬朗，思路依旧清晰。

拉昔迈汀与施拉玛育有一名女儿，今年已经 40 岁，出嫁到泰南陶公府为人妇。而他和早年的太太哈米达生育的 4 名儿女，如今也已子孙满堂，居住在霹雳州务边。

拉昔迈汀很重视自己的健康，每天都打太极拳健身，偶尔也晨跑，生活写意。

可能是性格向来低调，拉昔迈汀并不愿意多谈过去在抗日和马共时期的经历，只表示，这段历史拥有太多不容易简化处理和谈论的问题。

他说，他曾经在出席华玲和谈、合艾签署和平协约时接受国内外记者访问，已经足够了。历史是已经过去的事，不会再改变，如今他心境已平和，如果再提起往事，可能会触动他人感受，引起不快。

关于马共过去的种种事迹，许多马共领袖都在著书写回忆录。阿都拉西迪、应敏钦等人的著作已经在香港出版，并寄到泰国售卖。拉昔迈汀本身目前仍然在写作，以出版自己的回忆录。这本书也将在不久后正式推出。他打趣说，要了解他的陈年旧事，不妨在稍后阅读他的回忆录。

在第 11 和平村遇见

在时光的催化下，当年叱咤风云，统率马共武装部队出生入死的传奇领袖都已经进入迟暮之年，有些也已经逝世，结束不平凡的一生。

为了不让历史留白，1998 年，《星洲日报》前往曼谷独家访问了马共总书记陈平，也揭发了许多世纪之谜及历史悬案。至于一些仍然在世的马共传奇人物，如拉昔迈汀、阿都拉西迪仍然在泰国低调地过着隐居式的生活，解甲归田，寄情于山林中。

如今，事隔 3 年，《星洲日报》记者在经过多方面联络后，得知阿都拉西迪目前居住在泰南哥乐附近的苏卡林，可惜他年事已高，加上多年前患有脑疾而导致思考能力大不如前，因此记者决定动身到泰南牙拉府，寻找另一名甚少露面，却有传奇色彩的马来裔马共领袖——拉昔迈汀。

初见拉昔迈汀，他身穿朴素无华的衣服。虽然知道记者会要求拍照，他却没有刻意装饰，依然是一套平日所穿的旧便装，有如普通甘榜老人，脸上常挂着微笑。

年届 84 岁，拉昔的容貌却比其实际年龄还年轻。在婉转拒绝回答尖锐问题时，对记者的发问都会迅速作出反应，显示岁月并没有消磨他的领袖才华。

他还打趣“教导”记者如何去写这篇报道：“一天记者来到第 11 和平村游玩，结果无意中见到 Pak Rashid（拉昔叔叔），发现他依然健康如昔，在村子中生活。这便是一篇关于拉昔迈汀的专访了。”说完后，还笑了起来。

拉昔的华裔太太施拉玛讲得一口流利的华语及马来语，非常好客地招待我。拉昔迈汀本身也听懂及能讲少许华语。

他们还邀记者在他们家中过夜，条件是不可再缠着拉昔迈汀作访谈。可惜记

者还要赶见其他人，无法逗留在拉昔迈汀家作客。离开时拉昔迈汀表示，记者日后如有时间，可再来走走。

这么一位好客的老人，教人如何将他和领导游击队的姿态联想在一起！

马来人与马共的创立

拉昔迈汀并不是唯一或罕有的马来裔马来亚共产党人。

例如在 1989 年 12 月间合艾和约签署的仪式上，马共的代表除了总书记陈平和中委拉昔迈汀之外，也包括马共主席阿都拉.西迪（ABDULLAH C.D.）。

于 1916 年在霹雳州出生的阿都拉于 1948 年英殖民地政府宣布紧急状态时上山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后来成为马共中委，领导马共的第 10 军团，在泰南与吉兰丹一带活动数十年，直至 80 年代初。第 10 军团是以马来人为主的马共武装力量。

在 1948 年上山的马来亚共产党马来党员还有姗西阿.法基亚（SHAMSIAH FAKIAH）和安华华希等。英殖的心理战部门蓄意压制大批马来人跟随马共上山的消息与资讯，以制造华人即是共产党的刻板印象及以反华情绪“激励”，以马来人为主的军警作战。

其实，第一批构思创立马来亚共产党的马列主义者主要是马来人如来自苏门答腊的丹马六甲和爪哇的阿里明。丹马六甲和阿里明都是总部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或第三国际的全职组织者或特务。

丹马六甲与阿里明在 1920 年代中期便进入马来半岛与新加坡，评估局势和招兵买马，不过，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水平相当落后，加入共产党或支持共产主义者不多。

尽管如此，操马来语的共产党人陆续出现，如达索诺（DARSONO）、苏岑吉（SUBAKAT）、惹玛鲁汀淡敏栽（JAMALUDIN TAMIN）和莫索（MOESO），

为马共于 1930 年 4 月成立铺设思想与组织的道路。

据槟城理大历史学家谢文景考究，在 1935 年至 1937 年间，马共很多传单都是以爪夷字体的马来文印刷分派。

澳洲大学赞助的新加坡历史学家杨进发则揭露，在马共于 1930 年 4 月某日在柔佛巫罗加什举办创党大会上，共产国际代表胡志明以英语致词，呼吁马共党员致力于招收马来人为党员与支持者。

会拉小提琴的共产党人拉昔迈汀

资深的马来亚共产党领袖和反英抗日战士拉昔迈汀第一次在我国争取独立的政治历史舞台上公开露面是在 1955 年 12 月 26 日举行的华玲会谈。当年 29 岁的拉昔迈汀和已故马共宣传主任陈田（原名高才杰）陪同总书记陈平（原名王文华）走出森林，与东姑率领的代表团会商。

不过，根据英国历史学家安东尼.肖特在《马来亚共产党人的起义》一书中引据情报档案指出，拉昔迈汀早在 1947 年初就与一位印裔的马来亚共产党人 R.G.巴兰代表马共前往伦敦出席由英国共产党主办的“英帝国各共产党大会”。当时拉昔迈汀只有 21 岁。

其实，在霹雳州务边附近的甘榜昆仑美沙出世的拉昔迈汀（全名阿拉.拉昔迈汀）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占领马来亚期间，即马来亚共产党及由其领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此之前，拉昔迈汀在督阿冷的一家采锡矿场当电房技术工人，不但学得一口好英文，而且还会拉小提琴。他是在务边附近一带上山打游击。

在抗战胜利后，拉昔迈汀被调派到怡保执行宣传工作，并积极创立马来左翼政党马来人民族主义党。该党由于被英殖民地政府视为亲共而在 1948 年遭查禁，部份党领袖、党员与支持者于是再度上山打游击，另一部份则在沉寂一时后，筹组泛马回教党，即今日的回教党。

拉昔迈汀本人也在 1949 年 8 月 25 日在安顺附近被殖民地政府援引紧急法令扣留 2 个星期，然后被囚禁在太平和木寇山。

最后，他被转营到马六甲。1951 年 3 月 18 日，拉昔迈汀成功潜逃，在彭亨州再度上山打游击，直至 1953 年左右。随后，他随同马共中央撤退到泰南一带，直至在华玲会谈再度露面。

拉昔迈汀在故乡务边曾娶过一名同族女子为妻，不过，在上山打游击之后，便另娶一位华裔女共产党人。

比较鲜为人知的是，拉昔迈汀的一位同乡表弟三苏汀曾是首相马哈迪医生的政治秘书。三苏汀曾在 1989 年 12 月间前往合艾会见了阔别了 41 年的表兄。

据悉，马共中央是通过拉昔迈汀与前警察总长丹斯里拉欣诺接触密谈，为 1989 年 12 月的和约签订解决了很多的技术与心理问题。据英国资料档案显示，拉昔迈汀从年少开始就喜欢抽烟斗，华玲谈判时，新加坡首席部长问他喜欢抽哪一品牌的烟草，刚从森林走出来的拉昔迈汀说：“OLD ENGLISH”。

OLD ENGLISH 是当时的名牌烟草。

难忘故乡情

陈平年前曾在《星洲日报》的专访中分析，马共无法获得马来亚政权，主要是因为不能获得马来人的支持而失败。就此看法，我要求拉昔迈汀以马共马来领袖的身份发表意见。

对于这个尖锐的问题，他两度不作正面答复，只在较后表示，任何政治运动必需获得各族人民的支持，如果人民不支持，是无法跨前一步的。至于马共的功过，平民会更了解，无须多作评论。

虽然身在泰南，拉昔迈汀仍然关心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特别是马来人的命运，只是他不愿多谈。

对于在大马务边的故乡，拉昔迈汀依然不能忘情。在务边，他子孙满堂，当然是想不时回去看看。

他不讳言曾经回到故乡探望子孙们，甚至在到麦加朝圣时，也是通过大马到麦加去。至于是否要回大马定居，他保持顺应天命的态度，已经不需要特别的去争取。

对于不平凡的一生，拉昔迈汀表示对斗争已经尽了心力，然而，一切已经完结，已成为过去。

马共最大的悲剧，并不在于它和日军的战斗，也不在于它和政府的对抗，而是它内部的惨酷冲突。

2

“马共一党三分”内幕

40 年代总书记莱特出卖马共，使党内精英折损大半；70 年代党内斗争和分裂，党员被整肃杀害，马共一分为三。

70 年代已近强弩之末的马共，在外面对政府部队围剿，内部却是草木皆兵，疑神疑鬼，进而掀起腥风血雨，许多党员在莫名的原因下被杀害，让人为之感到悲哀。

这一段历史，内情非常曲折。而能够为历史作证者日渐凋零，我结束在和平村对拉昔迈汀的访问之后，赶到泰南勿洞的友谊村，约见马列派最高领导人张忠民。

一党三分

马共在 1970 年分裂成为陈平领导的中央派、张忠民领导的马列派及一江领导的革命派。

马列派成立于 1974 年 8 月 1 日，革命派更早，成立于 1970 年 2 月 15 日。而后在 1983 年 12 月马列派与革命派合并，组成马来西亚共产党，由张忠民及一江分别担任正副主席，与陈平的马来亚共产党分庭抗礼。

到达友谊村时，张忠民因肾脏病，抱病在床。尽管身体有恙，他却出乎意料的侃侃而谈，为的只是要讲出历史真相。

他指出，在马共一党三分时期，陈平及一些马共中央领袖身在中国北京，直接控制各部队的中央机关是北马局。许多事情在北马局的刻意隐瞒下，陈平、拉昔迈汀及阿都拉西迪都不了解真相。

“这些事件都应该加以暴露，让那些被冤枉杀死的马共成员及家庭获得一个公道。”张忠民语重心长的这么表示。

话说从头，张忠民回忆起某一天，当年北马局老书记李安东从第 8 部队来到他的部队。李安东在张忠民、蔡求真、朝阳及阿国面前，要求警卫队长爱丽报告第 8 部队的肃反情况。

“爱丽报告指一名队员阿燕到了第 8 部队，便马上发现有一个人不妥当，然后便要求警卫队注意这名可疑的队员，记录他与谁说过话，过后便一下子扣留了 9 人，认定他们是内奸而将他们全部杀害。”

李安东要爱丽退下后，便问他们 4 人对此事的看法，结果其他 3 人没讲话。张忠民在被李安东询问下，表示不知第 8 部队的情况，不过从报告过程中凭感觉判断内奸的方法过于主观。如果只看可疑者与他人讲话，便一并杀死，是没有依据程序的。

当时李安东也表示有同感。

至于张忠民本身的部队，在 1960 年经战争多年后已经衰弱下来，于是在 1962 年，每个单位便贯彻吸收新党员的目标，所以每个单位成员增加了 100 至 200 人。可是到了 1967 年，总部便向他表示其部队有内奸。初期只要求他警惕，后来竟指名道姓，说凡是在 1962 年后加入者都是内奸，将展开肃反行动，将名单内的人杀死。

李安东回去之后，便来函要求张忠民执行肃反，处死被认为是内奸的干部。张忠民要求中央给时间他进行调查。

过后他得知其部队的内奸名单是来自阿燕带来的 2 名女警卫员，所以就更小心处理此事，而不随意杀死被疑干部。

后来，中央怀疑内奸的人数越来越多，包括在 1962 年前加入者都被列入名单。其中有一次，中央指一名女队员小梅是内奸，经张忠民扣留 4 天 5 夜，不休不眠地盘问，结果仍然查不出小梅与内奸有任何关系，于是他便宣布释放小梅。

然而隔日中央再发出指令，要他马上处死小梅。张忠民拒绝这么做，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无法面对下属。

肃反行动·人人自危

过后中央名单仍然一直发下来，一直迫他下手处死名单内的队员，而张忠民仍然向中央表示要调查清楚，如果调查属实，便会执行肃反任务。然而最后连年老的干部也被列入名单内。

这种犹如中国文化大革命时的状况，使部队里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下一个名单，会不会有自己的名字，而被逼走上黄泉路。

张忠民为了部队的纪律和团结，致函中央要求给予时间调查，如果在调查时间内有干部被内奸杀害或计划被破坏，他本人愿意接受党的最高纪律处分，即面

对死刑。后来名单继续来，他表示调查未有证据，不得乱杀人，中央也只好暂停。

然而，情况并未因此缓和，反而酝酿更大的风暴。1970 年 2 月，中央派出一名“钦差大人”杜加林到张忠民的部队去，以执行肃反行动。过后杜加林扣留了 9 人，结果杀了 5 人，他们是阿水、阿八、天良、小容及流星。

这些人是部队中最优秀的队员，其他队员则被解除武装。这时干部们已经忍无可忍，怒气冲冲的在张忠民的带领下和杜加林理论。但是，他们的看法不受杜加林理会，其中一人要开枪杀死杜加林，不过被张忠民阻止。张氏部队也开始怀疑中央有内奸在控制。求陈平派出中立调查团到泰南调查。陈平只表示会考虑，不过后来没这么做。

陈平提出反建议，要求张忠民部队、第 8 部队脱离北马局管辖，直接由陈平控制。张忠民表示反对，因为他不希望见到马共出现派系，而要一个稳固健全的制度，结果陈平没有处理这事件。

在第 8 部队成立革命派后，张忠民部队也成立马列派，马共便一党三分。

在分裂前夕，拉昔迈汀向张忠民表示反对分裂，并不相信这个部队有内奸，不用更动人员。据拉昔迈汀听到的中央报告，指内奸是在进入党内才被影响而成为内奸。

当时拉昔迈汀还表示如果党领导让内奸在部队内影响其他成员也成为内奸，可见党内领导情况的恶劣程度。

从 1970 年张忠民部队与中央分裂后，仍然保持电讯联络，到了 1974 年 8 月 1 日正式成立了马列派后，张忠民认为既然革命派也因同样问题脱离中央，于是便商讨合并，最后终于成立了马来西亚共产党，马共从一党三分变成一党两分。

有一次在北京与陈平会面。张忠民问陈平马共是否有希望通过武装夺取政权。当时陈平回答说不能，并表示不能投降，却没有条件和谈，只有等到所有党

员战死战争便自动停止。

泰军攻势·和谈中断

回到泰南后，他想，身为领导人，他不应该让下属进行没有希望的斗争，于是便想到和平解决。后来泰国政府通过马来西亚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运要求展开和谈，不料在和谈中，泰国军队对他们展开攻势，导致和谈中断。

过后，因革命派有两位干部患病，以伪造证件到医院治疗，结果被泰国政府拘捕。一江在获得张忠民的批准下，设法花钱救回这两人，不料泰方表示，释放一、二人没问题，但是泰国政府希望全面和平，以惠及泰国人民。

这次泰国政府在谈判中没有再攻击他们，于是在 1987 年，泰国政府与马来西亚共产党谈判后，马来西亚共产党决定停止武装活动，七百多人便获得泰国政府发出土地重回社会生活。

然而，大马政府不接受马来西亚共产党的和平条件，即是允许大马籍党员回国、重新获得公民权、保证人身安全、不可洗脑及可自由参加合法政党的条件。

在条件谈不妥下，他们只好与泰国单方面谈判，最后导致他们不能回国定居。

张忠民说，如果大马政府如今仍然有意让他们回国，只要条件合理，他们愿意与政府再商谈。目前这批党员都不能回到马来西亚，他们大多数居住在泰国，有些已经获得公民权，有些仍然在等待中。

50 大板·解决历史分歧

两年前，当《星洲日报》访问马共总书记陈平时，陈平曾表示中央派承认在肃反中冤枉了一些好人，事后为他们平反，封为烈士。陈平当时说，中央派已经

认错了，但是马列派及革命派仍然未对指责中央派“受到内奸控制”而承认错误。

针对这些谈话，张忠民说，他也从《星洲日报》上看到，并认为陈平这么说是要降低斗争格调，有意和好，觉得应各打 50 大板来解决历史上的政治分歧。

他表示不敢断言马列派完全没有做错，只是当时依情况处理问题，如果有处理不当之处，大家可以互相检讨。

他认为，当年中央派在和平后，有村民（党员家人）要去殴打他们，为了安抚村民的情绪，中央派只有为部分冤死者平反，封为烈士，可是平反并非全面的。

许多烈士如李安东的妻子被杀死，她长期为陈平工作，难道陈平不能为她讲句公道话吗？李安东的女儿也被改造而没有被平反，还有许许多多的干部被杀或不见了，他们也没有获得平反。至今中央派仍然未宣布到底有多少人被他们杀害，没有完整的数据，只为部分人平反，这并不公平，虽然能为部分死者平反是值得赞扬的。

张忠民也没有忘记，当年被中央派列为内奸而被带走者，过后也在战争中阵亡。他要中央派的领袖告诉他，这些人应该成为烈士还是内奸。

张忠民在念书时期，受到来自中国及印尼的共产思想所影响。在日本军打进半岛时，他与一群青年捡到武器，便组织抗日队，保卫新加坡。英国投降后，他潜入马来半岛组织抗日部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抗日军在英国殖民政府回到马来亚解散。他们所成立的人民自救会，农民会等被列为非法组织后，便上山加入共产党。

他与太太温俊英育有一名儿子，在进行共产党武装活动时将孩子送给他人抚养。待和平后，还有机会与孩子相认。目前这名儿子已经 40 岁，居住在曼谷，将 2 名孙子交给他们夫妇看管。夫妇俩对孙子疼爱有加，相信是为了弥补当年对孩子的亏欠吧！

身为马来西亚人，张忠民表示当然想回乡定居，如果大马政府肯以合理方式让全部马列派及革命派回家，他们非常乐意这么做。

张忠民也非常关心大马的政治，并认为历任首相都有贡献，然而以现任首相拿督斯里马哈迪医生最勇敢，贡献也最大。马哈迪在国际上发言及努力推行经济自主已经显示这点。

填补历史的缺口

访问张忠民之前，因为听说他有病在身，不方便见客，因此对访问不是抱着很大期望。后来，通过友谊村的成员向他说，记者只想探访他，拍张照片便离去。没想到与他见面后，他却表示愿意将过去内幕详情揭发，可能我们的诚意打动了他吧！

写这则报道时，费了很多时间去整理，因为这差不多是马共马列派及革命派从成立至和平的简史。由马列派最高领导张忠民亲口说出，更显得珍贵。

这则报道也填补了陈平 2 年前在《星洲日报》讲述马共历史的重要空白之处。陈平在一党三分时期身在中国，一些事情不能完全知晓，只靠属下的报告而已，难免不能全面掌握这阶段的发展。

马共和泰南的华文教育，有着似是而非的因果关系。

在错误的认知下，泰南华教因马共而遭池鱼之殃，受到压制歧视；如今，当地华教在斗争结束、和平到来之后，格外显得欣欣向荣。

3 “森林里的”华文教育

在泰国共产党及马共活跃于泰国各地区时，泰国政府为了制止共产思想的流传，便禁止国内传授华文，由于禁令持续相当长时间，导致泰国华文水准低落。

当泰共及马共前后停止了武装活动后，泰国政府也逐步放松了对华文教育的管制，人们可自由地在泰国学习华文。

数十年的停顿，使泰国各地的华文水平非常低落。不过，在泰南地区，却因为马共下一代的华文基础，和认真学习的风气，使华文的应用比较普遍，水平也相对提高。

马共在停止武装活动后，只有少数成员回到大马生活，其余多数仍然留在泰国，特别是在泰南的牙拉府、合艾及勿洞一带。马共华裔党员在和平后，便有许多在泰南结婚，生儿育女，而今这些孩子都已经渐渐长大，都得进入学校受教育。

在这儿的马共成员绝大多数都坚持将孩子送入各地华校念书，只有非常少数因学校距离住家太远，在没有选择之下，才将孩子送往泰文学校。

居住在勿洞的马共成员林锦生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来自吉隆坡，小时在吉隆坡受教育。他的女儿林佳盈在今年进入学校念小学一年级，他就如其他马共成员一般，认为孩子一定要懂得华文，因此将她送入勿洞的中华学校去。

他向《星洲日报》说，马共成员将孩子送往华校念书，似乎已经成为必然的事。由于在家庭中大家仍然以华语交谈，因此马共的孩子们，华文程度比其他孩子好。

由于泰南华校都是私立学校，泰国政府并不负责学校的经费，因此，学生需要缴付的学费比政府资助的泰文学校高许多，加上制服及杂费，对收入有限的马共成员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但是这种情形并没有令马共成员却步，宁愿辛苦也坚持要让孩子接受华文教育。

泰南教师联谊会会长赖羡梅接受访问时说，泰南共有 16 间华校，在勿洞、牙拉及合艾一带便有许多马共成员的孩子在当地的华校念书。在这些地区，也有一些马共成员的下一代在华校教导华文。

赖羡梅说，从明年开始，泰国政府决定到各私立学校作出评估，一旦有关学校通过评估，被接纳为标准学校，那么政府便会负责学校的经费。如果这项措施获推行，华校也将受惠。华校经费如获得政府资助，相信学生们也无需缴付较高学费，对泰国华教来说是件好事。目前泰国政府不再限制学校教导华文时间，全由学校自行决定。

她指出，在泰南，华文教师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有些学校从中国或台湾聘请教师到来执教，不过在泰南这种情形比较少，因为外国教师薪金比本地华校教师高。

在北大年的宋卡那克林大学，其人类社会系设有中文学位课程，每年都培育不少中文人才。只是毕业生流失到曼谷等大城市，这些通晓华文的大学毕业生非

常吃香，未毕业已经有公司前来聘用，相比之下，担任教师收入便低了许多。

在牙拉华校执教的何秀丹说，目前有廿多位马共的后代在泰南华校教导华文。他们都曾在中国大学留学，拥有高水平的华文知识。这些教师其实在大学念的是科系未必是教育，也包括新闻、外文、计算机、电子科系等等。

勿洞市长陈进森也是当地中华学校校友会顾问，是位热心华文教育的华裔领袖。他向《星洲日报》说，目前泰国全国有 192 间华校，华文教育正在朝向良好的方向发展。过去因为共产党问题，国家政策加强管制华文教育，加上政府提倡多用泰文，华文的使用相对减少，导致今日泰国华文水准低落。

也是勿洞中华学校校友的他证实，在勿洞中华学校，有马共成员后代在此求学，由于他们的家庭以华语沟通，他们的华文水平比一般华裔、泰裔及巫裔孩子好。如今中华学校也决定耗资 8 千万铢扩建学校，目前该校只提供 6 年课程，在 2003 年扩建工程完成后，将可提供 12 年的课程，让更多的学生有更好的机会学习华文。

马共的孩子们坚持接受华文教育，使到泰国低落的华文水平有了新的希望。大家都寄望这群华文水平比较高的孩子，能协助泰国华教发展，正如现在一些马共后代投入教育行业一样，教导新一代学习华文，将华人的语言文化薪火相传。

在逆境中坚持自己的语言文化

马共成员在泰南定居，生活清苦。然而，他们却坚持付学费让孩子接受华文教育。

在进入泰南后，拜访多名马共成员，发现他们仍然在生活中讲华语，这一点与日常讲泰语的泰国华裔有很大的分别，也显示出他们更坚持自己的语言文化。

一位马共成员告诉我，泰南的华文水平的确低落。如果不是家庭平日讲华语，一些在华校念了 6 年书的学生，还是不会讲华语。

我想，泰南多了这批马共，他们的孩子也为泰南的华文教育添了一批生力军，也可说令泰南的华教加强希望。如果没有这批会讲华语的新生代，很难想像那些不会讲华语的“华校生”，能为泰南华教做些什么。

私立学校课本各不同

泰南的华校都是私立学校，各校虽然拥有董事会，不过却各自为政，甚至放假也不一致。全国华校也没有类似我国的董教总的组织。

虽然在泰南被称为华校，其实只有一科华文，其余的科目都是以泰文教导。有些学校采用台湾课本，有些则采用中国课本，有些学校甚至有 2 位老师以 2 本不同的华文课本教导。各校都有自己本身的华语考试，由于是个别考试，各校水准不一。

泰南华文教师联谊会会长赖羡松校长接受《星洲日报》的访问时说，目前华校组织都设法统一全国华语教学教材。由于全国华文教育在政府开放管制后有良好的进展。目前华文教育人士也正在设法提升泰国的华文水准。

在泰国，虽然政府没有设华文科的公共考试，不过其教育部却设有华文教师教学考试，任何人只要是小学毕业。经过自修或上课，然后应考，只要及格便可获得教学文凭，成为合格教师。因此有些人在华校小学毕业后，到训练学校念 3 年课程，便可通过应考及格，成为合格教师。那些没有这张文凭者，只能当临时教师，薪金比合格教师低。

回溯历史，1930 年成立的马共，还是以新加坡为基地。马共的新加坡成员，普遍为人所知的是陪同陈平出席华玲谈判的陈田，他在 1990 年因患癌症而病逝；

4 “回乡梦”难圆

回溯历史，1930 年成立的马共，还是以新加坡为基地。

马共的新加坡成员，普遍为人所知的是陪同陈平出席华玲谈判的陈田，他在 1990 年因患癌症而病逝；另外，担任新加坡马共领袖的方壮壁，在李光耀的自传中曝光，成为人们熟悉的“马共全权代表”。

在 1963 年的二二事件中，新加坡展开大逮捕行动，左派的林清祥等一百廿多人被捕，不过，数十名马共成员因为身分没有暴露，而成功流亡到印尼去。流亡期间由方壮壁领导。

这批新加坡籍马共流亡时没有与印尼共产党联系，虽然马共在该处有办事处，但都由专人负责联络。印尼进行大屠杀之时，他们都逃过一劫。过后他们也辗转到香港、澳门或中国内地，最终一部份到了泰南参与马共在泰南的活动。

1987 年马列派和革命派单方面与泰国政府和谈，以及 1989 年陈平代表马共与泰国及马来西亚政府签署和平协约时，新加坡政府始终没有参与，导致这批

为数廿多人的新加坡籍马共无法在和约后回到新加坡定居。

这批新加坡籍马共目前都居住在泰南的勿洞、合艾及卡南村一带。在勿洞和平村，《星洲日报》记者也见到了其中一名新加坡籍马共成员刘波，并要求他谈谈他们这一批人的心声。

据刘波指出，目前居住在泰南的廿多位新加坡籍马共，只有 3 位是 70 年代加入马共者，其余都是在 1963 年期间流亡到印尼的同一批人。

虽然他们都希望能回到新加坡去，但是，却不能接受新加坡政府的严格条件，因此，迄今难圆回乡梦。

不过，也有少数接受新加坡政府的条件，1993 年有 6 名在 70 年代才加入马共的成员回去新加坡，其中 4 名夫妇关系者，在报章上发表公开自白书。

由于方壮壁在过去领导新加坡籍马共，他自己认为有责任为他们向新加坡政府争取回乡。1995 年，当李光耀到北京时，方壮壁通过新加坡驻北京大使约见李光耀。见面时，李光耀表示当时他已经不是新加坡总理，不能在此事上作出决定，不过他可以以该国资政的身分向新国政府推荐让这些人回去探亲，不过只能停留 7 天。当时李光耀也没有列出条件。

不久后，便有人向新加坡政府提出要回去探亲的申请。曼谷的新加坡大使馆派人到泰南与申请者会谈，并列出条件，那是得公开宣布放弃共产主义，与共产党断绝一切关系及得接受盘问，如果认为有必要，新国政府可以公开盘问详情。

这些条件，让他们觉得不受尊重。首先他们是持泰国护照，原本可以逗留 20 天，却变成只可逗留 7 天；再者，他们认为既然自己持有泰国护照，新加坡政府就不应该列出附加条件。

就因为如此，当时没人接受这种方式回到新加坡探亲，至今也没再与新加坡政府联络。

约在 6、7 年前，有位已经移居欧洲的马共因为居住在新加坡的老父病重，他便从欧洲直接乘机到新加坡，结果因为名字在黑名单内而不能入境，最终无法

与病重的老父会面。

刘波说，这种事件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李光耀在 50 年代从英国留学归来时，便参与左派运动，当时他的目标与马共一样，就是要使新、马脱离英国的控制，可说是大家同在一个阵营中，而李光耀在当时也打出这旗帜与马共合作，争取到不少支持。

他感叹的说，虽然说较后双方在政治上分手，无论如何，如今战争已经结束，局势和平。即使是与马共斗得最剧烈的大马政府也能和马共和谈，依和约让马共成员回国，新加坡政府虽然没有参与和谈，但是为何却不能容纳这批人？

他表示，人老了，只是想回去走走，探望朋友亲人，是人之常情。新加坡政府硬性依该国内安法令处理他们，他们感到无奈也不能做些什么。如果新加坡政府允许让他们回去走走，他们便会作出申请，否则也不再需要主动联络。

回乡梦难圆，令这批新加坡老共产党感到耿耿于怀，故乡的一草一木，只有在回忆中追寻。

回归祖国遥不可及

在泰南采访马共现况时，几乎每一位寄居在该处的马共成员都表示如果情况允许，他们愿意回到祖国定居，至少也想回国探亲访友。但是他们的心愿因国家条例及其他种种原因，而似乎无法实现。

有时在马来西亚的家人会到泰南探访他们，除了带来温情外，也能一解他们离家已久的乡愁。也有一些马共成员的家人居住在北马，与他们居住的勿洞非常接近，却没有与他们保持联络，可说是咫尺天涯。

在泰南采访时，遇到同样来自安顺的马共成员，获得他们热情招待，也许是同乡的缘故吧！从这点，也可见到他们对故乡的怀念。

从政治武装斗争停下来后，马共成员在泰南居住下来，但是对故乡的热爱永

远不会褪色，能够的话，他们还是要回家。

新生代没有选择权

大部分新加坡籍马共成员是在 1963 年的扫荡行动时，流亡到印尼去。大部分在离开新加坡时都没有儿女，却在流亡过程中开始生儿育女。

这批人都走相同的流亡路，因此他们的孩子大多是在印尼出生，在中国长大受教育及在泰国就业生活。这批新生代对他们父母的祖国新加坡完全没有印象。如今战争停止，这些新生代便在泰国定居，有些已经获得泰国公民权，有些则获得居留权。

对这些新生代来说，上一代的事情，竟影响他们的一生；而他们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面对现实，在泰国求生活。

少数的新加坡籍马共的孩子仍然居留在新加坡，父母定居泰国，又不能回国，人隔两地，到新加坡团圆遥遥无期。父母心中对孩子的亏欠是难以形容的。

友谊村及和平村处于比较偏远之处，开始时万事起头难，使部分成员向外发展，投身各行业，还过仍有不少继续务农，守着树胶园，默默耕坛。

5 “战场斗士”变生活斗士

马共成员因长期在森林中作战，初出社会，除了得面对森林外的社会挑战外，也得考虑日后的前途。出到社会，起步比别人慢， 所以每人都得加倍努力，将当年在森林战场上的斗志转移到生活战场上，就凭那股在森林中训练出来的坚韧毅力，一切从头做起。

12 年来，马共成员在泰南各领域披荆斩棘，靠着惊人的干劲苦拼，目前都已经在各别行业中站稳脚步。虽然他们之间大部份仍未大富大贵，但都有了小康家庭，不再像开始时，每日得为三餐而愁。

当然，也有许多经营生意者获得成功，目前已是成功商家。令马共成员感到骄傲的是，这些马共成员投入社会后，没听说有任何一位参与不法活动，他们都靠自己双手开创事业。

虽然生活已经安定下来，但今日的马共成员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仍然保持当年的干劲，而且生活也相当节俭，不过对孩子都非常关心爱护。近年来原产品价

格下跌，许多马共成员在树胶和水果价格低落时，便会设法变通，身兼多职，挣多一点钱来养家。

例如居住在勿洞友谊村的林锦生，他不仅将他的树胶园改为果园，同时也担任导游工作，带领游客到勿洞的旅游胜地游玩，为家庭增加收入。许多马共成员都是夫妇同时工作，以提高家庭收入。

林锦生表示，泰国政府对马共成员的确不错。除了当初拨出土地让他们务农外，也为和平村一带兴建基本设施和交通道路。当树胶价格低落，他们被迫改种水果时，泰国政府也为他们提供树苗及技术援助，协助他们在种植水果上得利，可以在这里继续生活。

马共成员也在各自的村落成立一些联谊处，有些则成立合作社经营生意，不仅可为一些马共同志提供工作，也能将部份营利作为年老马共成员的福利用途。

家乡在霹雳州太平的老马共刘焕苹（76 岁），便在勿洞友谊村合作社任职，向旅客售卖一些纪念品及货品。她的老伴伍南也是抗日时期加入马共，不过，已在去年去世了。刘焕苹有个四十多岁的女儿居住在太平，女儿曾经来探望她，但是，为了生计不能常来。刘焕苹为了解除寂寞，领养了一个小孙儿，今年已经 9 岁了，就读于勿洞中华学校。

她说，马共在森林中什么苦都已经尝过，如今出外再吃些苦，也算不了什么。平日，各马共成员仍然互相来往，彼此互相帮忙，就像亲人一般。

勿洞市长陈进森在接受《星洲日报》访问时说，泰国是个民主国家，大家在社会上地位平等，因此马共成员已经融入了泰南的社会，与一般的泰国人没有两样。马共成员也与其他泰国人同心协力，提高泰国的文化、经济及教育的发展。

他说，早期市政府拥有马共人数的记录，如今因其中有不少人到外地发展，所以无法知道留在这一区发展的马共还有多少人。

今日的马共务农、经商、执教或做小买卖，可说是真正融入大社会。他们在生活获得改善后，家里的各项设施都齐备，许多人还安装碟形电视天线，以接收

中国的电视节目。他们表示，让孩子看中国节目，除了可加强他们的华文程度外，也能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因为他们认为泰国电视节目太注重娱乐性了。

就如一位马共所说的，马共成员的冬天已经过去了，春天还会远吗？

和平村变旅游区

马共当年在泰国南部多处设置营寨，如今许多已改为友谊村及和平村，供马共成员居住，其中勿洞热水湖友谊村及勿洞和平村已经摇身变为旅游区，让旅客可以见到马共过去如何进行战事，以及在森林中的生活。

在友谊村中，游客们可以走进当年的营寨，亲睹马共的礼堂、哨站、战壕、马共宿舍和新人房等等。最出名的便是地下隧道，它建於 1976 年，费时 3 个月，利用 40 至 50 人挖掘建造，全长 1 公里，深约 50 至 60 尺，可防炸弹及炮弹。当时它的地下电台《马来亚人民之声》也是在地道内录音的。

在勿洞和平村的马共历史文物陈列室，不仅可看到马共当年的照片以及所使用的各项设备，也放映当年的录影片，让游客们可以看到马共在森林中的活动。

上述两个村子都由该村的马共成员经营，旅客们得买票进入参观。

漂泊异乡的无奈

马共成员给我的印象都是非常热情好客，勤劳节俭，而且思考力非常精细。事实上，如果他们是混混沌沌过日子的人，当年也不会抛弃家人，离开自己心爱的家园，去完成一个不知结果的梦。

撇开政治理念不谈，我也发现他们虽然身在异乡，但是对故乡的思念及对国家的热爱依然没有改变。许多人在访谈中依然以马来西亚人自居。可见他们多么渴望有朝一日能回到故乡，甚至只要是短期探亲也好。

当年他们这一群人为了政治理想而集合在一起奋斗，如今武装活动停止后，依然如兄弟姐妹似的生活在一起，互相扶持和彼此照顾。他们对困境的不妥协精神也是我所敬佩不已的。

马共的武装活动也为这批数以千计的成员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经历，其实每位马共成员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每个人的经历都可写成一本令人感动的书。相信这也是为什么许多马共领袖都在著书，将自己的经历和历史留给下一代。

完成了这个系列报道，我也从他们的故事及经历中，得到新的体会，这算是我在执行这次工作中的意外收获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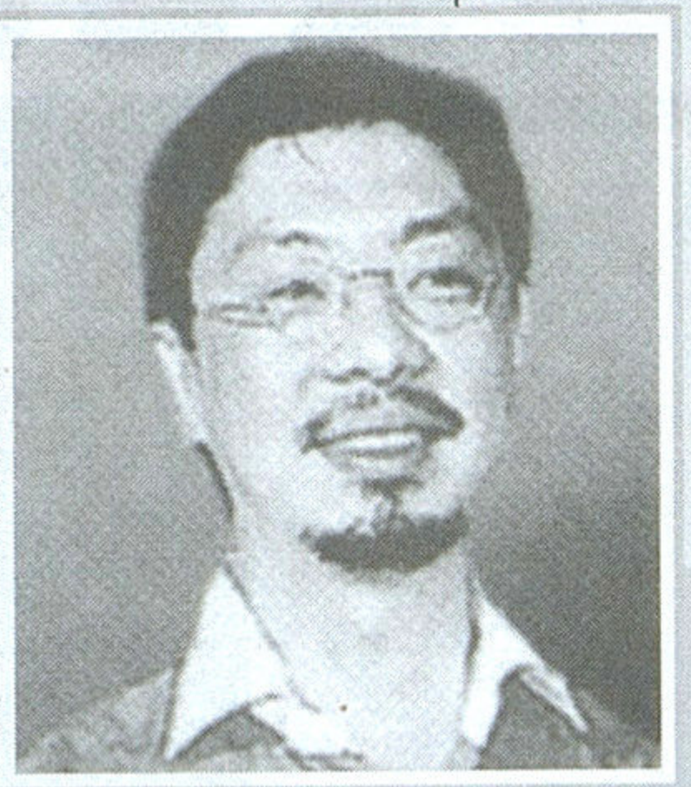
【第四辑】

丹斯里**张德麟**



评论奖

优胜奖



郑丁贤



九一一对大马冲击

系列评论



24岁的马来大学生莫哈末苏克里，骑了一辆陈旧的摩哆车，孤身上路，准备到阿富汗参加“圣战”。

1

骑着摩哆去打圣战

从吉隆坡到阿富汗，距离大约是8千公里，必须要穿过泰国、缅甸、孟加拉、印度和巴基斯坦，沿途是崇山峻岭、沙漠荒野、大河急流，气象千变万化，加上重重的关卡哨站，以及盗匪的觊觎。头脑“正常”的人，都知道除非有万全的俱备，否则根本不可能进行这段旅程。

然而，莫哈末苏克里除了一部老摩哆车之外，身上不足100元，连国际护照也没有，就要赶赴8千公里以外的战场。

果然，他虽然莫名其妙的通过马泰关卡，但是，很快的就在泰国境内被逮捕了，然后被遣送回国。

莫哈末苏克里短暂而荒谬的旅程，在大场面的阿富汗战争中，仿佛是战争钜片中一场微不足道，可有可无的一个小段落；这个小段落宛如一场黑色幽默剧，你可以哑然失笑，也可以哭笑不得，也许你很快就忘记，也许你根本没有注意。但是，你不能忽视它背后的含意。

●莫哈末苏克里怎么产生参加“圣战”的念头？

●大学校园里，还有多少如同莫哈末苏克里，不过却未曝光的新生代？

●这些新生代在未来的大马社会，将扮演什么角色？

对於莫哈末苏克里，我无意嘲笑或鄙视他；他只是无数自认有崇高理想、愿意为“圣战”抛头颅、洒热血的其中一名年轻人。这一类年轻人把“圣战”浪漫化，把奥沙马和塔勒班英雄化，也让宗教情怀过於轻易的左右自己的人生方向。

九一一事件和阿富汗战争，挑动了他们的情绪，激发他们从宗教之中，找寻自己的认同目标，与此同时，他们却拒绝接受事件的真实一面，例如恐怖分子杀害世贸大厦内来自 78 个国家的 5 千多名罹难者、以及塔勒班政权下惨绝人寰的悲剧。

他们只愿意接受本身的假想，例如全世界的穆斯林是如何被迫害、穆斯林的失败是西方和其同路人的阴谋所导致、穆斯林只能和穆斯林合作共处、只有回教国才能拯救穆斯林等等。

这种偏狭的世界观，即使是在一个百分之百的穆斯林国家，也要使它孤立隔绝於世，就如塔勒班下的阿富汗；何况大马是一个不同种族和多种宗教的社会，它需要更多的宽容、更大的胸襟、更多元的思想、更伟大的抱负，它也需要和西方国家及东方国家保持密切的交往和合作，才能生存发展下去。

朝野政党在过去 30 年来，把宗教当成政治工具，互相舞弄以争取选票；广大的马来人民在双方纠缠争取宗教的诠释权力中，已经被牵引进入宗教的牛角尖，失去中庸温和的态度，以致栽进激进伊斯兰的胡同里。

政府准备邀请埃及阿尔.阿兹哈大学的回教学者，前来我国鉴定大马是否已经是回教国，是这场竞赛的另一个回合而已。相反的，我们能够听到的多元化、现代化、普世化、中庸化的声音，却愈来愈微弱。

这样下去，大马的回教徒和非回教徒的距离会愈来愈远，大马和世界进步国家的差距，也会更加扩大。然而，这场游戏主角们，他们会在乎吗！

莫哈末苏克里的“摩哆车圣战之旅”其实很幸运，因为他的行程很快被中

止，使他不致於碰到任何天灾人祸而造成伤亡；然而，大马的回教化或回教国的旅程，如果不予以中止或克制，其结局未必会如莫哈末苏克里那么幸运了。

当回教党主席法兹诺公开宣布“所有回教徒都应该参与阿富汗的回教圣战”时，我对回教党的失望程度，掉入另一个谷底。

2

塔勒班式的“圣战”闹剧

今天，散落全球各地，以及身在阿富汗境内的真正阿富汗人，并没有因为美国的攻击，而群起示威，或参加奥沙马和塔勒班的“圣战”；因为他们了解这是奥沙马和塔勒班的闹剧，他们选择不加入演出。

只有那些愿意成为奥沙马和及塔勒班同路人的巴基斯坦、印尼、埃及等国的狂热分子，加上马来西亚回教党，会参与这场奥沙马和塔勒班主导的闹剧。

奥沙马拉登和塔勒班号召发动“回教圣战”的呼声，明显的是“骑劫”了回教的名义，试图以宗教之名来掩护自己，以逃过应有的制裁；这和骑劫波音飞机撞毁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以宗教之名，来进行恐怖谋杀之实的做法，如出一辙。

可悲的是，我国的回教党，这个向来自诩是和平及理性的政党，竟然也要随著奥沙马和塔勒班奏起的魔音而起舞，误导我国人民加入名不正，言不顺的“圣战”队伍。

回教党之外，我国其它政党，巫统、马华、民政党、民主行动党、公正党和人民党，竟然也漠视阿富汗人民的真正处境，以及人类文明所面对的威胁，而在一旁学人鼓噪“反战”。

美国攻击奥沙马组织和塔勒班政权的设施，并不是朝野政党所说的“侵犯回教国家”；而是追缉罪犯和其庇护者，要他们对所作所为负起责任，也在於杜绝日后的其它恐怖活动。与此同时，打击奥沙马和塔勒班也间接协助饱受摧残折磨的阿富汗人民，让他们得以摆脱塔勒班控制，而能够获得重生。

塔勒班政权并不是阿富汗人民投票所选出，它是巴基斯坦政府和阿拉伯瓦哈比教派联合制造的一个变形怪胎，以便达到巴基斯坦的政治外交利益，和瓦哈比教派要控制回教世界的意图。

塔勒班不到 10 年的统治，已经将阿富汗带回 1 千年以前的世界，消灭知识、剥夺权利、践踏人性、将女人当作奴隶，也造成阿富汗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许多人竟然可以将这种惨状视若无睹，反而要同情塔勒班，为它的生存而着急担心，高喊圣战和反战。

早在九一一事件之前，阿富汗已经有 250 万难民依赖国际救济而生存。因此，真正痛苦的是身在其境的阿富汗人，而不是塔勒班的这些同路人，因此，假惺惺的同情阿富汗人，实际上是为塔勒班和奥沙马壮大声势，大可不必。

此外，塔勒班引进奥沙马，提供恐怖主义一个滋长温床，而且它也培植激进的瓦哈比教义，准备散播到全球各个角落，这些危险的病菌，已经越过阿富汗边境，向外扩张，而且愈来愈逼近我们。

正因为政府没有远见，加上各政党的纵容和懦弱，才有大马的年轻人到阿富汗参加塔勒班的军训，也有更多人到巴基斯坦的“马德拉沙”宗教学校去学习保

守而排外的瓦哈比教义。种种类似的行动，长期累积下来，使到大马的世俗政体不断受到侵蚀，甚至要自我冠上回教国的名义。

到了今天，回教党怂恿回教徒到阿富汗参加“圣战”，国阵政府也未加阻止，民间社会也迷迷糊糊的学人高谈反战，而不知大马付不起助长恐怖主义和激进思想的代价。如此下去，看来大马独立以来奉行的世俗和温和政体，也要奄奄一息了。

美国遇袭之后，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在咖啡店高谈阔论的论客，以及互联网上獐头鼠目，连姓名也见不得人的变形虫人，一片叫好，欢呼“活该”、“报应”，仿佛为恐怖分子的“英勇”行径而歌功颂德；甚至散见於中英巫文报的业余评论家，文章惯性的几句批评恐怖分子做法，接著就是长篇大论要美国“反省”、“改过”云云。

3

正眼看美国 不做乡愿贼

隔岸观火的国内各政党人物，为了表现自己“客观持平”，以及突出第三世界性格，在评论时也把恐怖分子和美国政府各打五十大板，以示“公正”。

综合起来，作为受害者的美国，所受到的批评挞伐，还多於施害的恐怖分子。

这是一种是非不分的做法，也显示了人性的扭曲；在人道上，更是对数千名枉死於世贸瓦砾下的生命之不敬。

这一些批评和叫好之声，是出於几种心态。第一类是幸灾乐祸之徒，对他们而言，世界太过单调沉闷了，多一些天灾人祸，可以消闲解闷；车站意外死伤三两人，太过小儿科，最好每天有摩天楼倒塌，才叫过瘾。在我看来，这群人是无可药救。

第二类是鲁莽兼闭塞之人。也许是周星驰那类小人物狂想曲的电影看太多了，因此，在他们搁浅的脑袋瓜里，只要是强者都是坏蛋。强国就是并吞侵略者，富贾就是欺财骗世的家伙，学者就是虚伪的假道学；相反的，只要是弱者就是正义。因此，按照他们的逻辑思维，美国那么强大，被攻击就是罪有应得。

第三类是患上“民族主义狭心症”的病人。他们还活在 60 年代“打倒美国帝国主义”的时代，脑海中满是“第三世界勇敢站起来”的幻象、到今天，他们回想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广场高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口号，或是周恩来到印尼参加万隆会议，和苏卡诺握手的一幕，可能还会老泪涕零。因此，今天美帝国主义者被攻击，虽然他们同情无辜平民，但是，心里还是会泛起一阵快感。

第四类是对国际政治了解肤浅，人云亦云的一群。他们对“华盛顿特区”和“华盛顿州”都不清楚，“老罗斯福总统“和“小罗斯福总统”，可以混为同一人(前者是第 26 任总统，后者是第 32 任总统)，但是，尽管才疏学浅，不过，论起美国的霸权主义，却是侃侃而谈，面不改色。

我必须强调的是，美国并不是没有错误，也不是不能批评，然而，不管美国政府的政策有欠妥当，或是它偏袒个别国家，无论如何，这并不意味它的国民就应该受到这样的冷血谋杀。

其次，即使要抨击，也该要另找场合。假设镇上某个富豪家里被歹徒攻击，杀了男人，奸了女人，作为邻居的，是该指责歹徒的凶残，还是要骂富豪平时架势太大，引来歹徒攻击正是活该？

况且，恐怖分子这一次的攻击，手法之毒辣，做法之残暴，已经是人神共愤，它不仅是对美国的袭击，也是对文明社会的一次摧残。全世界的人们，只有

义愤填膺，哪有为恐怖行径找理由寻开脱的道理。

许多论者以美国介入韩战、越战、发动海湾战争、出兵波斯尼亚和轰炸南斯拉夫的军事行动，作为指责霸权和霸道，为富不仁的例子；然而，凭心而论，这几次的军事行动，维持了世界秩序，让许多第三世界人民能够选择不接受共产政权的统治，也阻挡了沙旦胡先和米洛塞维奇的这些疯子和野心家的扩张和杀戮。

事实上，如果没有美国，今天的世界和平与秩序，是不可能存在的。撇开个别的事件，整体而言，美国拥有基本的和平与正义理念，足以担当国际警察的角色；美国的民主、自由精神，是国际社会学习的对象；美国对人道和人权的重视，也防止国际流氓胡作非为。

这一股平衡力量，不但重要，也是必要。

许多矫揉造作的人们，一方面向往美国经济上的自由和繁荣，一方面认同美国政治上的民主和三权分立，一方面接受美国社会的多元化和对人权的尊重；但是，却要坚持美国是十恶不赦的坏蛋。

孔夫子说得好：“乡愿，德之贼也！”

让读者们猜一个问题：

有一个国家，人口以回教徒为多数，政权是回教化的世俗政体。自70年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之后，民间和政府的回教化倾向愈来愈明显。

4

回教社会的沉默大多数

例如，宗教学校如雨后春笋般设立，大学里回教的学习和活动异常蓬勃，回教堂一间又一间的盖起来，银行另辟回教系统，人民的装扮也从原有的传统和西式，逐渐转变为阿拉伯回教式。

尽管政府措施逐步回教化，不过，这个国家的回教政党并不满意，而寻求改变政体，要依照可兰经和圣训的教义，建立回教国。

另一方面，这个国家的许多人民，对现有的许多现象，包括贪污、滥权、朋党等弊病深感不满，这加速了他们转而支持回教政党。

九一一事件之后，这个国家的执政政府陷入两难的局面。一方面基於人民的反美情绪，使它无法全面支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另一方面，美国和西方却是它的经济和贸易支柱，又使它不得不向美国示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即要反对美国展开战争行动，另一方面，却担心若恐怖组织和激进力量不被消灭，自己可能会成为受害者。

请问这个处在尴尬和矛盾情况的国家，是指哪一国？

我知道大家心里的答案会是熟悉的“……”，不过，我所指的是巴基斯坦。然而，如果答案改成印尼，那也没错；埃及，也对；土耳其，也可以；马来西亚，很接近。

对不起，我不是要戏弄读者们，而答案确是如此。九一一事件之后，所有回教化的世俗国家，或是世俗化的回教国，又或者是首相马哈迪所谓的“另一类的回教国”，都陷入这种危机。

但是，正如任何管理学讲师都喜欢套用的一句话，危机即是危险，也是机会。

在邀进回教势力近几年的包抄之下，这些国家的政府，可以趁著九一一事件，让“沉默的大多数”了解到激进宗教思想的危险和威胁；而且，在国际社会共同对抗恐怖主义，及围堵激进势力的努力下，这些政府受到的压力也可以减轻。

但是，如果对九一一事件处理不妥，例如藉机会排除异己，或是对反恐怖主义立场不坚定，却也可能引发民间社会对激进势力的同情和支持，加速世俗政权的崩溃。

实际上，不管是巴基斯坦、埃及、印尼、土耳其或马来西亚，它们的回教徒社会都有不同的层面。简单区分，第一个层面是激进的原教旨主义信徒，例如埃及的回教兄弟会、巴基斯坦的 Jaish-e-Mohammed、阿尔巴尼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印尼的 Laskar Jihad、大马若隐若现的 KMM 或回教党的保守派等等。这一群人是回教社会的少数。

第二个层面是世俗主义者，他们主要是现有的既得利益者，包括部分执政党人士、社会上层和中产阶级，以及受西方教育者。和第一层面一样，他们也是社会的少数。

第三层面则是一般的穆斯林，他们对回教的态度，主要视为个人信仰，而不

将回教当作社会统治机制。一般上，他们欢迎种种的回教化措施，但是，意识形态上却倾向温和及中庸的回教价值观。

第三层面的穆斯林，就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也是第一层面和第二层面所积极争取的对象。一般上，当他们对现有政权的腐败感到失望，就会倾向支持原教旨主义政党；而当现有政权励精图治，带来经济发展、政治清明、社会稳定时，他们就转回来支持执政党。

回教是所有穆斯林的庇护，但是，回教社会或社群并不如外人所看到的那么单纯或一致。九一一事件之后，不管是巫统或回教党的温和派，都应该反对恐怖主义和对抗激进势力的立场，来争取“沉默的大多数”的支持。

换个角度，非回教徒社会，尤其是华族，也算是沉默大多数的其中一部分。

摊开世界地图，从欧洲边缘的巴尔干半岛，一路往东直到中国的新疆，这是一个长方形状的地区。

5

长方形版块的思考

美国遇袭事件之后，我在这块长方形上凝视良久。长方形内有近 30 个国家、上百种民族，数亿的人民，但是，只有一个共同的宗教——回教。

长方形内，有今天世界最尖锐的问题，巴勒斯坦的千年仇恨还在沸腾；全球最贫穷的阿富汗在危险崩溃的边缘；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中亚各个新独立的国家，延伸到东南隅的印尼，无不面对世纪的动荡、失序和失落。

几个世纪之前，这块长方形版块，有过荣耀的历史。阿拉伯帝国、鄂图曼帝国政经力量的强大，传颂一时；回教世界的科技、文化成果，曾经耀眼全球。

然而，近百年来西方挟著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强势，长驱直入攻进这个长方版块。首先是沙皇俄罗斯帝国和大英帝国瓜分势力，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其它欧洲国家，加上新兴的美国，都受到石油资源的诱惑，参与竞逐而鲸吞蚕食。冷战时代，它被苏联和美国两超强再度瓜分；而苏联瓦解之后，这个地区由美国所独霸。

面对西方在政治和经济利益上的侵蚀，以及科技和文化上的压倒性的优势，长方形版块上的国家和民族，只有一个共同的庇护所，那就是回教。

回教拥有治国规范和精神信仰的神权主张，它比其它宗教更具有成为政治代替品的适应力和合法性，他们相信只有回教能够为他们取得救赎和解放。

而年轻一代的人民，因为挫折感特别严重，部份也倾向基本教义派组织，例如阿富汗的塔勒班，以及巴勒斯坦的哈玛斯。政治上的幻灭，使他们趋向於以激烈斗争方式来达到目的。

美国遭到攻击之后，肯定会产生长远的心理效应；西方国家和回教世界的分歧将扩大，广大的穆斯林也会被贴上标签，被视为极端好战者。

然而，将回教徒视为共同敌人，显然将问题太过单纯化；事实上，在政治上只有极少数回教徒属於好战的基本教义派，而回教世界中的政治本来分歧性就很大，难得出现一致。

多数回教徒在思想上虽然排斥西方版的价值观，但那是一回事，并不表示从北非、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亚，直到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回教世界，都准备与西方进行一场圣战。在数量而言，好战者是少数之中的少数。

在谴责恐怖分子的时候，大家应该将他们和回教分开；这正如大家在抨击布什和美国鹰派势力时，也不要忘了美国多数人民是崇尚自由和正义的人士。

目前人们担心的是，一旦美国发动反击战，恐怖组织将会展开第2波的攻击；而第2波的目标，也许是美国，然而，也有可能是更接近我们的地方。

6

民族与宗教情感纠缠

大马人民不应被分化

同时，可以预见的是，美国的反恐怖主义之战，不会是发射几枚导弹，或是几番轰炸就能够了事，而是一连串的军事行动。而这种持续打击的军事行动，将会是持久的寻猎、惩罚和报复，过程可能比一般人的想像还要久，甚至是没有明显的结束时间。

相对的，恐怖主义遭受攻击围剿之后，将会进行长期的对抗，并加以反击。无形中，不但拉长战争时间，也会扩大战争范围。

一旦美国和恐怖主义组织开战，则分散在全世界的拉登网络，或是和拉登有连系的组织，甚至是同情拉登、同情巴勒斯坦人的组织，也会加入战圈。

这将是一个不幸的发展；更不幸的是，全世界很多地区，包括马来西亚，都可能无法幸免。

这并不是一个杯弓蛇影的假设；事实上，中东的民族激进份子和宗教极端主

义者，在全球各个地方已经有若隐若现的组织网络。从巴基斯坦、阿富汗、中亚前苏联共和国、中东各阿拉伯国家、克什米尔、新疆，以至菲律宾的棉兰佬岛和印尼，这些不同的组织，都有人员、金钱、情报和后勤的联系。

他们基於共同的宗教和民族危机及失落感，以及同样的对美国和西方，乃至於各国世俗政权的厌恶，转化为群体的仇恨情绪，而走上暴力对抗和攻击行动。

例如，在印尼各地滋事，包括到安汶发动宗教战争的激进好战分子，菲律宾南部的回教游击队，以及开始浮出台面的我国“回教圣战组织”（KMM），它们也许和拉登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其中一些成员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背景，难以确保他们不是拉登的同情者。

而一旦拉登遭到美国的攻击和围剿，谁能够确保他们不会在各个在地国家发动暴力行动，一方面为拉登造势，一方面也藉机会坐大。

可惜的是，在美国遭遇的惨剧中，世人没有共同的体认，也缺乏强硬和一致的声音来谴责和唾弃恐怖主义。

在美国人民为数千名死难者哀伤掉泪的同时，我们看到巴勒斯坦、伊拉克和阿拉伯国家一些人兴高采烈的狂欢，甚至有访美的中国代表团团员欢呼。他们显然是被偏狭的民族主义或片面的宗教认知所蒙蔽，而掉入自私、愚蠢的快感；忘了任何正确的民族主义和宗教主张，都是以人道精神为最优先。

在马来西亚，我们也感受到这种肤浅的心态和情绪。例如，东运会足球决赛时，主办当局要求在场的 8 万观众一齐为罹难者哀悼一分钟，结果，因为大家没有这种体认，使这项最低限度的一分钟人道精神的表现，也无法做到。

而替阵前往美国大使馆致哀，行动党、公正党和人民党都有党要出席，值得赞许。可惜的是，回教党却只派出一名在党内地位不高，而且是在安华事件后才加入回教党的代表出席。这种做法，让人难以理解回教党的立场和态度。

回教党近年一再强调它的和平主张，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却不能、或不敢对和平作出表态，委实令人遗憾。

恐怖分子的攻击行动，隐然已经将世界分为两个阵营，甚至回教世界的人民也可能出现两个阵营；一个是支持和平、人道和中庸的阵营，另一个却是极端和暴力的阵营。

要确保极端和暴力不会成为主流，我们必须作出选择，清楚表明唾弃暴力，谴责极端。有如此共识的大马人民，不管是国阵或反对党，回教徒或非回教徒，都应该清楚的了解这一点，在必要时表态，并以行动来证明；大马人支持和平和人道，唾弃极端和暴力。

到了今天，还是有很多人以一种简单反射的方式来看待九一一。他们会摇头摆脑的夫子自道：“事出必有因，美国人作恶多端，此乃报应也！”然后，再悲天悯人的补充一句：“事到如今，美国人不能以暴制暴，否则天下大乱，生灵涂炭矣！”

7

恐怖主义不只针对美国人

与此同时，他们又摆起一副衙门官老爷的姿态说：“恐怖分子有错，美国也有错，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以儆效尤。”原告和被告的裤子拉起来之后，他还要补充一句：“以后大家不准再打架了”。

甚至是讲台上主讲的学者，也以这种思维方式说：“美国的以巴政策，是导致它被报复的原因……”云云。

以这种“你先打我，我才打你”的小学生吵架逻辑来看待九一一和恐怖主义，不但令人啼笑皆非，可能加剧社会的伪善；世界不会因为这种论调，从此太平无事，反而鼓励了恐怖主义的嚣张肆虐。

在谈论或分析九一一事件，以及它的后续发展时，如果老是停留在这种表面层次，或是自闭在狭隘的角落，则对思想的进步，并不会有任何帮助。

这是一个和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史、地缘政治学，甚至是人类文明有直接关系的课题，而不是那种可以凭个人的喜好、情绪、主观意愿的想法，来找到“真理”或“答案”的电脑游戏。

恐怖主义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报复行动，也不仅仅是美国政策所造成的。试问，如果这么单纯，那发生在印尼安汶对基督教徒的“圣战”，是报复谁，和美国又有什么关系？发生在中国新疆的暴乱，又是针对谁？大马的 KMN 组织，和巴勒斯坦人的命运有何相干？

今天的埃及、巴基斯坦、土耳其、阿尔巴尼亚和沙地阿拉伯等国家，并没有受到异教徒或外国的统治，然而，它们却是激进组织活动力最强的地区，目的是要推翻现有的政权，摧毁现有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改变人民的生活方式。试问，这又和“美帝国”关系何在？

因此，只是要美国人检讨和反省，并不能够克服恐怖主义问题，反而，世人应该从九一一事件认真反省，他们对披上宗教外套的激进恐怖主义，了解有多少。

如果人们以为这股恐怖主义的背景，仅仅是因为中东地区一些宗教和民族受欺凌，而激发对美国的仇恨，而且攻击目标只是美国，这可能过于乐观和短视了。

在美国之外，任何一个世俗政体，尤其是奉行民主开放多元制度的政体，都可能成为下一个攻击目标。恐怖分子会因为中国的新疆政策、印度的克什米尔政策、菲律宾棉兰佬岛回教斗争、大马和印尼的回教世俗化政权，而激起攻击的理由。

新的恐怖主义，已经不是单纯的基于仇恨和报复，也不是一群被欺压的弱者的反弹；像奥沙马拉登的组织，拥有本身的意识形态，而且建构起一套思想系统，因此它有能力号召中东、中亚和北非的人民，一起为这种意识形态而斗争或牺牲。

这是一种有组织性的疯狂政治，他们不惜以血腥暴力，试图在地球建立一个新的乌托邦；从哲学层次上来看，他们要以上帝的代言人自居，企图控制人类的社会制度，以及制约人们的思想意识。

面对恐怖主义对世人的共同威胁，请不要再以简单的“美国人的报应”心态来对待。毕竟，美国还有能力抗拒恐怖主义，但是，你我生活的这个国度，一旦面对同样的威胁，后果可能是不堪一击。

九一一惊爆事件以来，大马朝野和民间的反应，是观念混淆、没有共识、缺乏对策；以这种姿态来面对世界的剧变，足以令我们心惊胆战。

8

大马对九一一的混淆和愚昧

以地缘政治角度来观察，目前是美国受到第一波的冲击。接下来，恐怖主义结合激进宗教力量的第二波目标，是巴基斯坦、埃及、中东和中亚这些回教国家；跟著的第三波，就是印尼、马来西亚这些回教徒为主的世俗政体。

当然，第二波和第三波的方式，不会是类似攻击纽约世贸大厦的方式，而很可能是以意识形态的渗透，情绪的煽动，加上武器的输入，从内部发动颠覆，从而改变现有的政治制度、宗教意识、社会文化和人民的生活方式。

而大马目前的混淆、迷糊、失措状态，正是恐怖主义和激进力量渗透的大好时机。

九一一之初，我国政府的态度相当冷漠，只有首相和副首相发表简单的反对恐怖主义的谈话，其他部长，尤其是巫统部长，被询问时都支吾其词，不知所云。这比起他们抨击反对党时的口沫横飞，有如天渊之别。

政府没有召开国家安全会议，内阁也没有进行分析、探讨和提出对策；官方媒体和倾向官方的媒体，没有统一的口径，在报道事件的同时，反而大量播放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击，转移了视线，也使恐怖分子的暴力谋杀行径，潜在的得到合理化的机会。

即使到马哈迪公开大马圣战组织和奥沙马的联系，决策层面仍然停留在“大马支持对付恐怖分子，但不赞成美国攻击阿富汗”的表面层次。然而，更重要的问题是：大马怎么办？

可惜的是，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答案。我们固然关心美国如何反击奥沙马和塔勒班，我们也关心阿富汗人民的困境。但是，我们更加关心恐怖主义和激进宗教力量对大马的多元种族、多元宗教、民主社会、自由市场、开放文化的威胁。

固然，保安首长曾经表示已加强保安措施，但是，恐怖主义和激进力量的渗透，并不是增加边境巡逻，或加强双峰塔的防备就可以了事。

然而，我们并没有建立一套对抗或防范恐怖主义和激进力量的心理防卫系统。甚至没有明确的告诉人民应该有何种共识。

尽管政府表示反对恐怖主义，但是有关当局又采取了什么行动来“反对恐怖主义”？政治人物和亲官方媒体一再的为恐怖主义找出合理化的理由，例如将视线转移到以巴冲突、美国霸权等等，这不但不是反对恐怖主义和激进力量，反而是自相矛盾。

这种做法，不是反对恐怖主义，而很可能的是在姑息和纵容恐怖主义和它的孪生兄弟--激进宗教势力。

难道 KMM（大马回教圣战组织）涉及攻击、谋杀和抢劫的几宗事件，加上和奥沙马的联系，还不足以使政府采取更全面的防备措施吗？

政府的含糊反应，也使到人民无所适从。如今，回教徒社会已经有愈来愈多人，倾向同情恐怖主义和奥沙马拉登，这可以从周遭的友族同胞、互联网的反应，以及回教徒学者专家在电视和报章的态度中，得知反美国、兼而同情奥沙马、塔勒班的广泛程度。

回教党只懂得辩称自己和奥沙马或塔勒班无关，但是，长老聂阿兹对九一一的反应竟然是：“这是上苍的旨意”。这一句话，使人们怀疑到底他是认同或反对，或者，他连自己说些什么也搞不清楚。

回教党声称它是温和奉行民主制度，而且获得回教徒社会的信任，那为什么它不向回教徒社会传达反对恐怖主义的做法。

甚至是在非回教徒社会，包括华人社会，也有太多这种姑息的声音，而没有认清对我国民主政体和多元环境的危害。

这种倾向，以“危险”来形容，绝对没有夸张。当回教徒社会，和非回教徒社会普遍同情奥沙马和激进力量，意味著温和的回教力量不断的被侵蚀，激进的力量也将日渐膨胀。

如果社会普遍同情和认同暴力袭击美国，那有朝一日大马被暴力袭击，又有何不可？又或者，以激进宗教主张来治国，来取代世俗政体，又有什么不对？

今天，我们让温和中庸的思想出现一个缺口，意味著日后激进力量排山倒海而来时，我们就失去了围堵的能力。

美国在九一一之后，除了加强保安和部署反击之外，对凝聚人民的反暴力和反恐怖共识做得非常好，甚至也化解了国内人民（基督教徒对回教徒）之间的怨恨。

在纽约、华盛顿、洛杉矶各地举行的哀悼、追思和弥撒中，回教徒被邀请参与，回教社群的领袖和宗教司也受邀发表谈话，布什总统和主要幕僚呼吁人民不要攻击回教徒或心存怨恨。

在这种种努力之下，美国社会的戾气已经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安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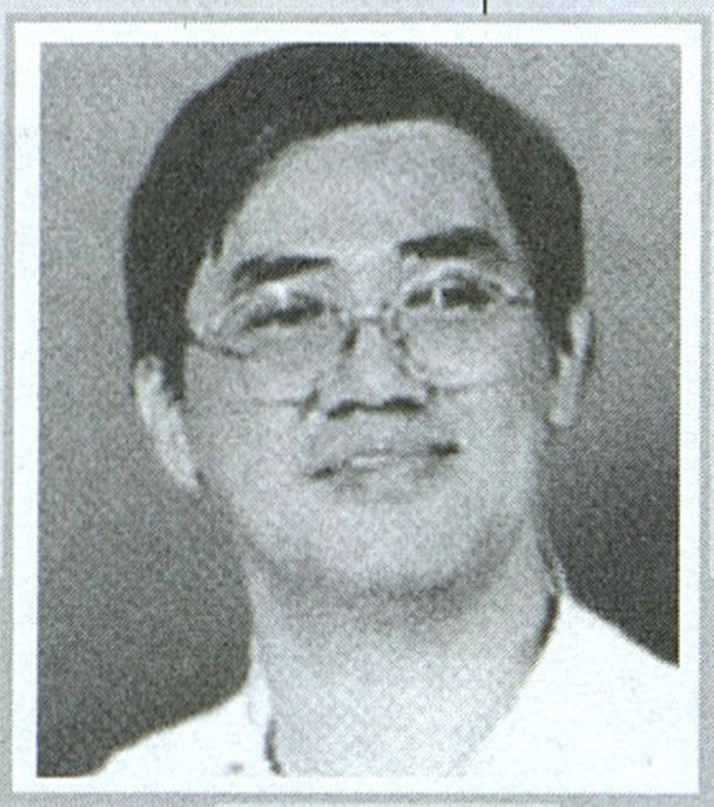
和谐的气氛，使激进力量无法乘虚而入。

反观大马，到目前为止，从政府到主要反对党的回教党，以至主要的民间组织，完全没有站出来告诉人民说：极端和激进的回教好战分子，和爱好和平的大部份回教徒有所区别，而我们是属於爱好和平的一群。

领袖们，你们到底在哪里？

九一一事件，不只是针对美国，也是针对世界。本质上，它是暴力对和平的挑战、野蛮对文明的冲击、极端对温和的袭击。但是，我们的领袖和民间社会，还在隔岸观火，而没有意识到：火，可能快要烧到身上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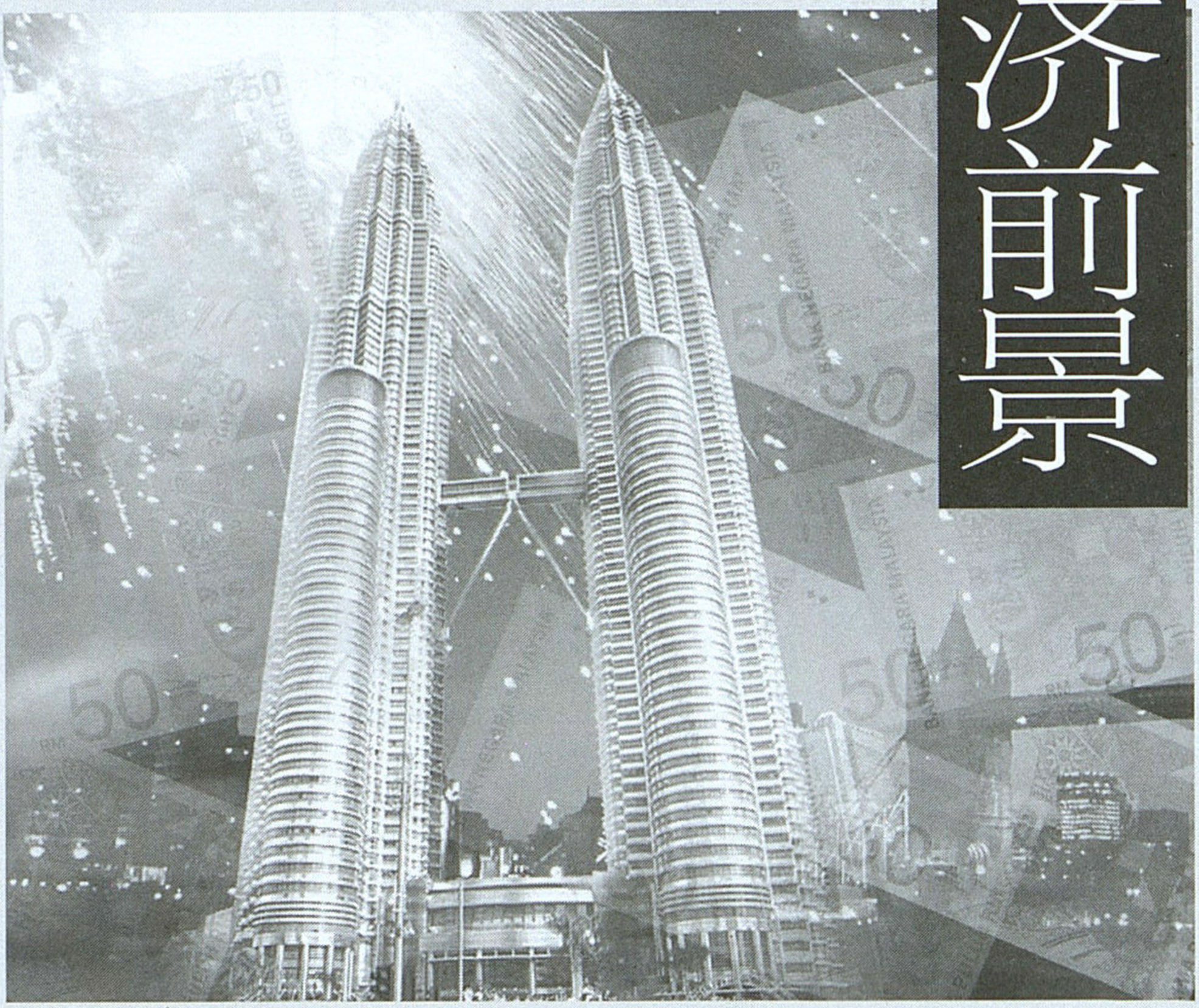
佳作奖



林瑞源



大马的经济前景



“振兴经济的配套只能视为是短期的措施，政府必须制定更长远、周详和对症下药的经济计划，才能够解决目前的经济问题。我们不能永远只是依赖振兴、刺激和扩张的经济措施，来维持表面的繁荣，否则繁荣的局面随时会逆转。”

1

制定长期计划走出阴霾

在美国经济放缓后，中央银行在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是 6%，比去年财政预算案公布时预测的 7%低，这是因为我国有逾 20%总出口及高达 80%电子产品是输往美国。

中行总裁拿督洁蒂博士表示，假如没有实施首相宣布的振兴经济配套，经济成长率只有 5%。

由此可见，政府寄望振兴经济配套能够促使经济增长至少 1%，这样的成长率使大马能够被列为本区域成长良好的国家及地区，和泰国、印尼及菲律宾预期的 3 至 4%成长率比较，我们可以算是相当不错。

但是，这项振兴经济的配套只是短期的措施，而不能当作是长期、确保经济稳定成长的长远方案，而我们能够依赖短期措施，刺激经济一时的回弹，却必须制定更长远计划，来应对更多接踵而来的挑战和考验。

在经过分析后，我们发现振兴经验的配套，只对一些领域带来好处，却不能

惠及整体的经济。

例如 30 亿元的额外拨款，使建筑业直接受惠，因为这笔拨款主要是用来兴建学校、社区学院、大学和房屋，然而也不是所有建筑业业者可以得到政府工程的合约，它必须是公平分配，才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

把雇员的公积金缴纳率降低 2%和取消信用卡 50 元的税捐，旨在鼓励人们改变储蓄的习惯、多消费。但是，储蓄政策的调整会不会带来负面的影响，例如减少国家储蓄率，带来其他问题，却必须深入的研究。中行没有调低银行利率是正确的决定。

当人们在节约应付物价高涨、经济低潮、收入可能减少的时候，政府却鼓励人们多消费，未免和现实情况出现了矛盾，也和人们的心态有一段距离。而且维持经济的繁荣，不能长期依赖大马人微薄的消费能力。

在放宽外国人购买产业方面，政府必须在政策上更加开放，才能够吸引到外国人前来购买滞销的产业。假如条例朝令夕改，其他政策没有相应的开放及决策缺乏透明度，我们根本无法和其他也要出售滞销产业的区域国家竞争。

而我们迟至今天才决定不再批准办公楼和商业大厦的兴建，未免太后知后觉，这证明当局对建筑业的监管不严，导致高价和商业产业严重过剩，需要数年的时间来消化。这也显示有关方面缺乏专业管理技能的说法，并不是言过其实的指责。

政府放宽公务员的汽车贷款，也只是在走回过去的老路，即把资金放在非生产性领域。

不过，有关配套也并非一无是处，例如推行 6 亿元油棕翻种基金粮农基金由 3 亿元增加至 13 亿元以及中小型工业基金 4 亿元增加至 8 亿元，都能够使小园主和小商人受惠，协助他们度过难关。

但是，只有促使中小型工业转型、提高产品的素质，才能够真正协助他们面对外界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政府能援助他们一时，无法帮助他们一世，大马制造

业要跨出国际，必须拥有真正的实力。

总之，振兴经济的配套只能视为是短期的措施，政府必须制定更长远、周详和对症下药的经济计划，才能够解决目前的经济问题。我们不能永远只是依赖振兴、刺激和扩张的经济措施，来维持表面的繁荣，否则繁荣的局面随时会逆转。

除了维持“比较好看”的经济成长数字外，摆在我们眼前的还有更重要的课题，包括外资持续流出、储备金减少、国人对经济的信心、企业的监管、政策的透明度、管理经济的方法等等。

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大马经济就无法走出阴霾，而它们正是国家经济滑落的症结，我们必须正视和解决，否则经济振兴配套只是隔靴搔痒而已！

在30天内，政府公布3项有关经济和国家未来10年发展的计划及政策，确实让人觉得太频密，但是它们取得的反应又没有预期中那么理想，这是否意味著我们需要采取其他的策略来振兴经济，厘清国家未来的方向？

2

制定长期改革方案

首相在3月27日公布7个要点的振兴经济配套，昨日在国会提呈为期10年的第三展望纲领，4月23日则公布未来5年发展蓝图的第8大马计划，外行人难免眼花缭乱，不过认真研究，却又发现并没太多令人惊喜之处。

第3展望纲领，很多内容只是重复以前的论点，例如强调知识经济对国家的重性、强调人力资源的培训等等，这些以前都已经讲过，问题是至今人们还无法看到政府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案。

振兴经济配套公布后，吉隆坡股市下跌，第3展望纲领昨日在国会提呈，股市也毫无起色，这转达了甚么讯息？如果这两项计划振奋人心、能够带来长远的好处，为甚么本国和外国投资者没有扯购股票？

看来市场人士似乎不再为振兴经济和洋洋大观的报告书所动，人们也要看到有更多有实质的方案，否则，久而久之，就会失去公信力。

之前，我们已经强调目前国家面对的问题不只是美国经济的放缓，国内也有

许多结构和体制上的问题有待解决，这些一直被回避的课题影响了民众对国家经济的信心。而上述计划只能视为是短期刺激经济的措施，国家经济要长治久安和稳定发展，还必须有针对性的长期改革方案。

然而再一次的，政府公布的经济策略没有考虑到这个隐忧，以致再次影响到投资者的信心。

第 3 展望纲领列下的目标是希望未来 10 年每年平均取得 7.5%的经济成长；确保在未来 10 年，土著拥有 30%的股权；增加土著企业家和专业人士的人数；印度人拥有的股权增加至 3%等等。

但除此之外，第 3 展望纲领却没有拟定策略，确保国家有能力在新一场的世界经济衰退危机中全身而退。纲领也没有具体的计划，应付网络泡沫破裂后，国内资讯工业，尤其是多媒体超级走廊面对的冲击。纲领更没有提出计划，如何促使制造业的转型。 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没有设法加强研究及开发，不能否认的是，制造业缺乏创新的能力。

既然我们没有针对上述挑战和问题，提出可行的方案，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达到每年经济成长 7.5%的目标？我们不能只是提出目标，让人们只看到美景。

我们不能再用旧的方法，来应付新的问题。当国际社会在迈入全球化时代，别人采用专才制度、推崇才能而不理会背景的时候，我们还无法跳出种族和肤色观念的框框，这将削弱国家的竞争力。

在新世纪，我们必须有不同的政策、策略和观念，来处理关系到种族的问题，否则我们只是在重复以往的错误；国家经济在照顾有背景企业家的情况下，就无法健全的发展。

在经历那么多事件后，我们必须承认国家已经不再需要世界级的企业家、世界级的大计划，而是实实在在、有竞争力的经济体，假如我们没有认清国家当前的挑战和问题，那么任何计划都只是在重复以前的论点，重复以往的错误，就很难带来实际的效果。

无论如何，我们期待第八大马计划能够推出新的概念、革新方案，为民众带来惊喜，重新建立人们的信心！

财政部宣布即日起撤销10%离境税，是令人欢迎的，因为这是走向开放和自由的正确决定。外资向来喜欢在自由及较少限制的市场投资，在实施资金管制过后，我国的外资日益减少，管制资金是投资减少的原因之一。

3

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

撤销离境税显示政府关注资金外流的问题，以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资金到我国投资，藉此缓和外汇储备金大幅度减低的问题。

事实已经证明，实施资金管制不能确保资金不会外流，因为人为的管制永远无法克服人性的弱点，而这些漏洞就会使国内外资金在信心受打击的情况下，慢慢的调离境内，这正是大马目前所面对的困境。

人为管制拖慢步伐

在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人为的管制也无法和先进的科技竞争，资金可以利用科技迅速的流动。因此要吸引和留住外资最重要的是改善商业环境，致力于市场运作的自由化和开放，而不是实施管制、保护国内商人，最后却伤害了投资的气氛。

撤销离境税是正确的措施，不过这是不是国家经济体系的自由化、透明化和开放的起步，却有待观察，如果我们寄望这项决定吸引大批外资，就未必过于乐观，因为外资还要考虑各种因素，比如企业监管松懈、企业重组工作缓慢、政治干预经济和马币面对贬值压力。

如果和本区域其他国家和经济体比较，即使是撤销了离境税，大马还不是投资环境最好的国家，因为在开放方面，新加坡比我们快了不只十步；在自由方面，香港又遥遥领先。由于外资在实施资金管制过后逐步远离大马，所以国家经济只能有短暂的复苏现象，目前又陷入低潮，股市也死气沉沉，缺乏投机气氛。

所以，我们要做的不应只是撤销离境税，还包括经济结构的改革、企业重组、管理技能的提升等等，而不能否认的是，我们在这方面的动作太慢。

政府为了应对亚洲金融风暴对国家经济的冲击，在 1998 年 9 月 1 推行资金管制措施，禁止投资在大马的外资，在一年内撤出大马市场。在面对外国投资者的激烈反对后，政府才在 1999 年 2 月 15 日，以分级离境税措施取代原有的管制。在 1999 年 9 月 12 日，中央银行宣布进一步放宽离境税中的盈利税，以 10% 离境税取代之前 10 至 30%的离境盈利税。

在资金管制推行两年多后，当局才听取市场的意见，取消管制，但是国内主要经济领域已经因为缺乏外资的支援，面对冲击，而最让人不解的是，在外汇储备金减少至只能应付 4 个月进口时，有关方面才采取行动，为什么我们的反应那么的迟缓？

吉隆坡股市的正面反应，证明了投资者需要这种长期缺乏的好消息，但是市场这种良好的反应要持久下去，还必须其他条件的配合，假如没有其他方面的调整，撤销离境税的效应很快就会消退，最终一切又打回原形，包括外资不会到来、投资者没有信心、投资意愿低落。

随着 10%离境税的撤销，1998 年实施的资金管制只剩下马币汇率受管制的措施。尽管政府重申马币固定汇率不变，但是市场人士仍然猜测汇率将调低，因为最近的国际和国内经济情况显示，大马已经缺乏能力维持 3.80 的固定汇率，尤其是储备金日益下跌。

以大马的经济条件来看，维持固定汇率已经是越来越困难的事情，特别是大马公司竞争力不强，很多产品是依赖低汇率来开拓出口市场，因此在撤销离境税之后，目前也是检讨是否应该保持管制汇率的时候。

总之，撤销 10%离境税不能保证外资将重返大马，短期内，外资也不会大举流入，外资要看到的是大马推出有效的长期政策，以维持经济长久的稳定和竞争力。

因此，政府、商界和人民重振国家经济的工作还未完成，前路还有重重的障碍，我们必须拿出智慧，才能克服这些挑战。

在30天内，政府公布3项有关经济和国家未来10年发展的计划及政策，确实让人觉得太频密，但是它们取得的反应又没有预期中那么理想，这是否意味著我们需要采取其他的策略来振兴经济，厘清国家未来的方向？

4

振兴经济措施功效待考验

为了确保经济的持续成长，第八大马计划的总拨款高达2千534亿元，其中联邦政府的开销拨款1千100亿元，这比第七大马计划的2千293亿元还要高，这显示在经济放缓后，政府持续采取扩张式的刺激经济措施。

然而，政府拨款的增加，却反映第八大马计划要让私人界充当经济火车头的目标难以实现，反而是政府扮演领导性角色，对经济成长、开销和投资的责任越来越吃重，这对国家面对全球化的无疆界竞争，并不是一件好事。

首先政府必须确保在5年期间拨出2千534亿的款项，不会使政府的账目出现庞大的赤字，进而削弱政府和国家的信贷信誉和地位。

其次是政府到哪里去寻找这笔庞大的款项？根据首相指出，政府在未来将向外国贷款83亿元，以推行发展计划。可是，政府却没有列出未来5年的估计收益，到底未来5年获得的收益，是否足以应付支出？

第三是政府如何确保2千多亿元会获得妥善的应用，以发挥最大的经济效

益？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经济面对阴影后，大型计划竟然没有停止。其中政府将动用 5 亿元兴建世界最大的会议中心；此外，第二家国家船务公司也将成立，只是用来应付东西马的船务服务。

在研究第八大马计划过后，人们可能会有疑问，到底有多少资金是真正用来提升经济竞争力？如果我们要致力发展知识经济，就应该着重于软体的建设，而不是和以往一样，太过强调硬体设施；发展知识经济，也不需要大洒金钱。

包括第八大马计划在内，首相已经在一个月内提呈了 3 项重要的经济措施，前两项是振兴经济配套和第三展望纲领，但是正如之前我们所说的，不管提呈什么措施，最重要的是，让投资者和市场觉得有新意，不要只是强调旧的东西。如果只是空谈，却没有落实的方案，就无法取得激励投资者的效果。

第八大马计划报告书与第三展望纲领的内容有部分相同，其中重点包括每年经济成长要 7.5%、土著股权 30%、印度人 3%、消除贫穷和重组社会，却没有提到如何进行企业重组、消除企业的债务和股权的开放等改革工作，这些才是投资者关注的问题。

在东合自由贸易协议即将生效的时候，我们必须加紧改革经济结构，否则债务缠身的企业根本无法和外国厂商竞争。企业的庞大债务迟迟不解决，合并后的金融机构也无法面对全球化的挑战。

目前的国家经济问题可分为紧急处理和长期性质，需要紧急处理的是外汇储备金持续减少威胁到马币汇率的稳定；外资厂商的裁员行动，影响社会的稳定。假如储备金下跌到危险水平，人们将对马币失去信心，那就会面临一场经济风暴，而吸引更多新外资，也才能缓和裁员的趋势。

而长期性质的问题则是国家竞争力的下跌、经济的转型和经济的开放，不过不管是紧急和长期的问题，都需要有不同及有新意的处理方案，不能再重复旧论调，否则信心不只日益滑落，还有崩溃的危机！

我们不能再回避问题或推卸责任，例如在谈到投资减少时，不断提出去年批

准的投资申请比前年多，但是那只是批准，到底有多少已经落实？

我们可以理解的是，没有人喜欢被批评，例如有人指控大马负债 1 万亿元，其实国家只是负债 1 千亿元，我们当然不高兴，但是在面对指责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反省的能力，也难怪会影响人们的信心。

总之，在第八大马计划提出后，政府的一系列振兴经济行动暂时告一段落，现在正是考验这些措施功效的时候。我们希望政府能够不断检讨它们的效果，一旦发现有弱点，就加以纠正，这样才能确保国家经济尽快走出阴霾，也才是处理问题的正确态度。

在美国经济放缓的冲击下，原本已不稳定的大马经济也深受打击，各行各业的业绩一落千丈。

5

经济放缓或延长

为了振兴经济，首相日前在财政预算案前对话会上宣布政府考虑在明年度财政预算案中，调低公司税。同时，明年度预算案也将着重于鼓励国内投资，包括提供税务奖掖，来吸引国内投资，不再一味依赖外国直接投资。

政府投资政策的改弦易辙是明智的，因为环顾四周，许多国家的地区也陷入经济困境，比如曾经名列大马外资排名榜第一的台湾就面对严重的经济衰退，而日本逾 10 年的经济低潮不只没有过去，最近还陷入另一轮危机，新加坡和韩国的经济也不好，新加坡在技术上已经是陷入经济衰退。而且很多经济学者认为，这一轮的世界经济放缓将会延续一段时间，美国的经济预料到年底才能反弹。

既然向来是国家投资主要来源的经济体已顾不暇，那么我们自求多福、自助自救才是比较实际的做法，不过如何自救却必须有妥当的方案和策略，否则有限的资源不善加利用，不只无法达到自救目标，情况反而会越来越糟糕。

政府考虑削减公司税和提供奖掖来促进国内投资是一项可行方法，不过在落

实这项计划之前，还必须经过慎重的考虑，包括在减少税务后，政府的收支能否平衡？如果不是量力而为，从而导致国家的财务负担和债务激增，下一代的马来西亚人将肩负庞大债务。

此外，政府也必须研究只是削减税务，没有改善整体信心和投资环境，能否带来效果？商家的投资意愿不只是取决于税务是否降低，也要考虑是否能够赚取利润，假如投资环境不佳，即使税务再低，也不会有太多投资者愿意投资。

另一方面，资金的来源也是关键因素，基于经济情况日益恶化，加上大企业拖欠债务，因此银行也采取小心翼翼的态度放贷，虽然市面上游资充足，但是中小企业却面对贷款难题。

因此，除非采取激烈的干预手段，否则政府无法改变金融机构自保的立场。但是，干预银行的借贷政策，是非常不健康的，因为只有银行最清楚贷款的风险，也只有它们最专业。

既然如此，看来政府还是需要设立更多的基金来援助中小企业，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那么多的资金？政府最近宣布成立一个 5 亿元基金，协助土著商家解决银行债务，这 5 亿元是否能够达到具体效果？它对整体低沉的投资气候，只是杯水车薪。

所以，总结来说，改善投资环境和信心才是最关键的因素，而信心是来自政府管理经济的方法，例如我们必须谨慎使用资金，以达到更高的效益。经济要保持活络，就好像人体需要营养一样，假如把全部营养分给身体的坏细胞，只有浪费这些营养，好细胞和组织就会因为缺乏补助品而萎缩，最终使身体失去活力。

我们是不是在做愚蠢的事？我们不应该只顾政治目标、完全不理会经济效益和成果？如果发生太多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例如用高价收购马航股票，信心就会逐步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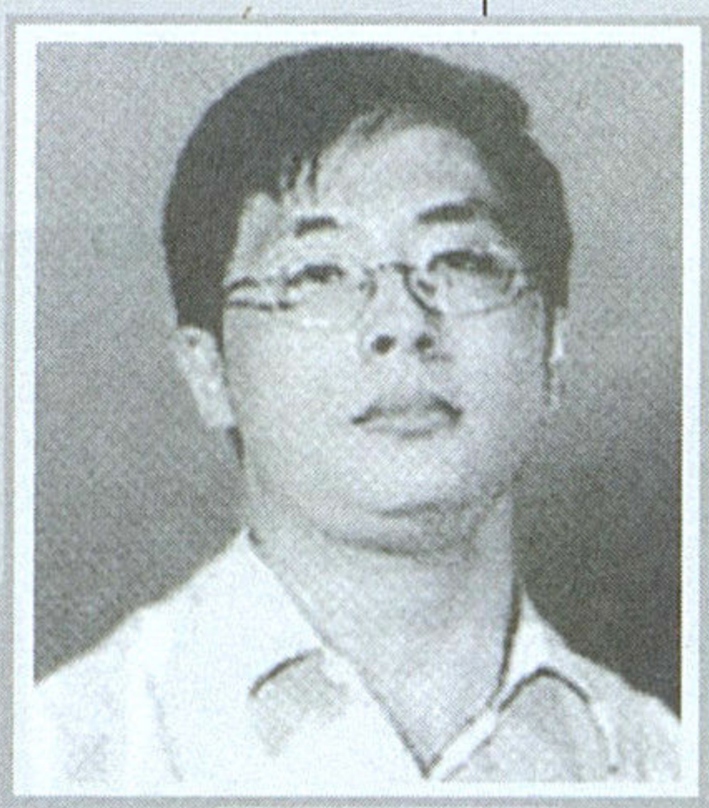
经济的管理也应该更具透明度，政府只是公布申请投资的宗数和款额，不披露已经撤离的外资款项，这种报喜不报忧的态度，使人们对政府公布的数据有所

保留，即使真的捎来好消息，很多人也是半信半疑。

我们不能只是期望短期的振兴经济策略能够度过难过，或许等待美国经济复苏；从长远来说，我们还是需要一套长期的、实际的政策，我们还是需要外资，以带来管理技术和科技，协助经济的转型。

当新加坡、台湾和韩国在金融及其他领域走向开放的时候，我们却保守、不敢开放，又如何面对东合自由贸易和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的实施？或许当世界经济复苏的时候，不够开放的大马经济将面对困境，这也是我们必须考虑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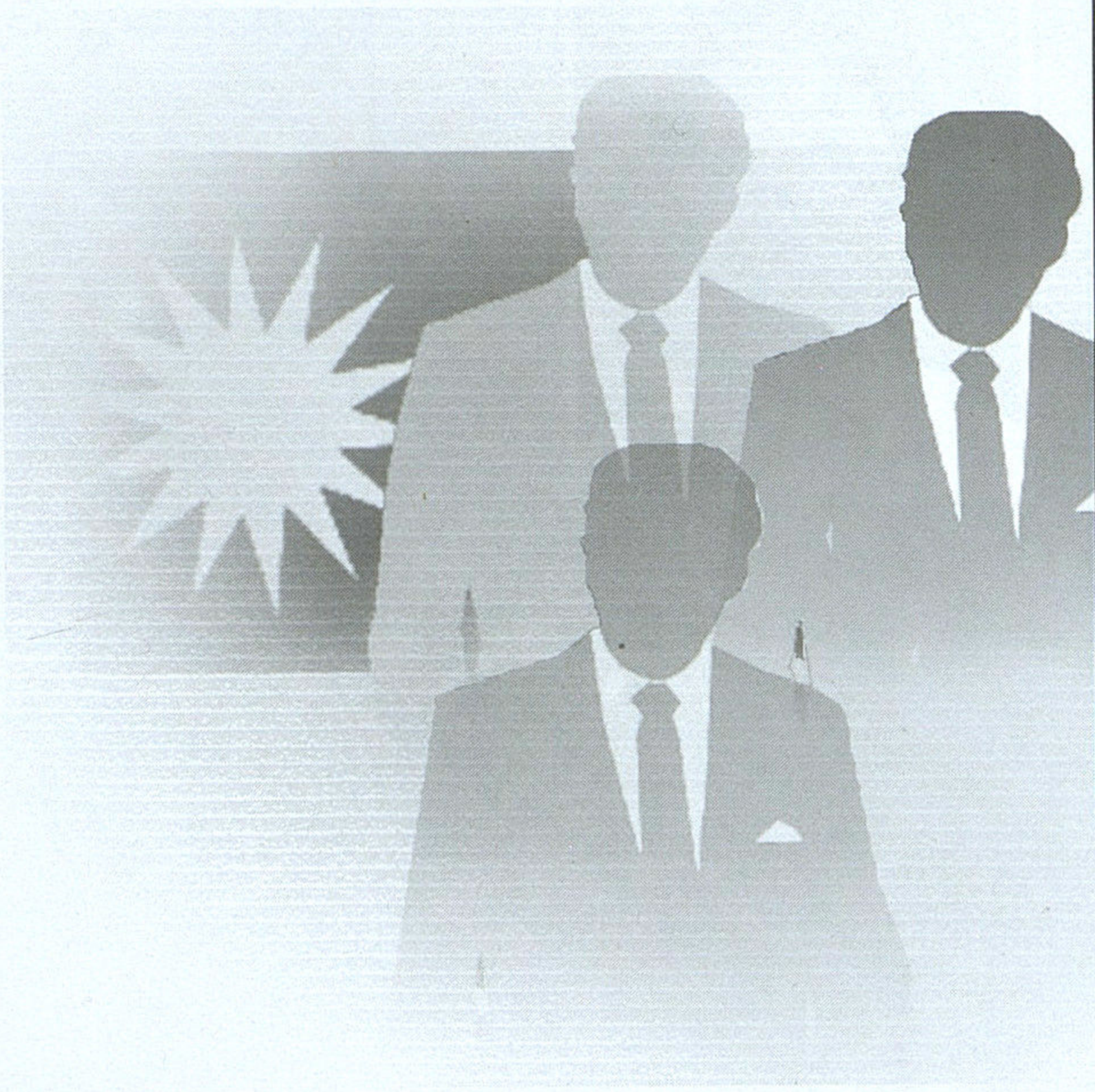
佳作奖



潘永强



论马华政治的派阀斗争模



“反对党要执政，结盟肯定是唯一选择，但大马种族宗教因素复杂，必须先一一清理，才能建立令选民有信心的反对党团队。”

1

政教关系将成大马民主发展主题

民主行动党欲退出替阵的念头，已经酝酿很久，如今选择在砂捞越州选举前5天退出，在时机上虽不令人惊愕，却予人有现实利益考量的印象。不过，我们倒不必围绕在谁是谁非，道德对错的假问题上纠缠，而应该正视我国反对运动，乃至民主政治的瓶颈困境，即政教关系的发展。

常人会认为，大马政治是一种在种族算盘上演练推算的游戏，政党也多以种族背景来区隔，这基本上是属实的。但吊诡的是，种族政治的结果，却注定了种族政党必需要结盟的选择，因为单一种族必不能独享政权，权力分配成了唯一途径。第一个意识到政党结盟重要性的，不是反对党，而是联盟政权。因此，多元种族社会又能维持政治稳定，大马式的种族政党结盟可算典范。

联盟的模式，令在野党也学习到选举结盟，共组阵线的“实用性”。首先是社阵的出现，然后是1969年大选前行动党与其他反对党的竞选协议，再来就是1990年的反阵和1999年的替阵。

换言之，种族政党在大马的存在不一定构成民主政治的障碍，通过结盟的方式，而得以“创造性”的转型和变种；一方面维持了族群政治的内聚力，而另方面则透过各族群菁英互动协商，分享权力与资源。

从这个角度看来，如今行动党之退出替阵，正显示了大马政治进入了另一阶段，那就是当族群政治已经可以透过制度、协商与谅解，而得以消弭淡化之时，政教关系的矛盾和争议，可能成了未来政治发展中最重要的分歧主题。

行动党脱离替阵，原因固然是复杂纠缠，也包含私利计算，这不足为怪。它一方面无法向传统华裔基层阐明回教党政策，另外也难以从“前行动党人”之间的缠斗中抽离，演变成与公正党争地盘，抢资源，结私怨的地步。替阵机制的失衡，回教党一党坐大，也是难处之一。然而，这些虽然都构成了同志分手的背景，但这不应模糊了政教关系的议题冲突。

若按学者詹运豪的预测，下届大选后西马政治地图可能一分为二，北马 4 个马来州属将落入回教党，而中南马则是国阵地盘，行动党与公正党只零星残存。如此分析或许是大胆的，但也说明了未来政治焦点不在政党分歧，不在族群矛盾，而是世俗与宗教之争。

行动党夹在尴尬之处，因为这已非它过去擅长的族群游戏，而是一场未来国体的选择。除非行动党能在替阵内与回教党取得妥协，确保世俗政体不变，否则就丧失创党原则，沦为泡沫。同时，公正党虽常与行动党竞争华裔票源，但在行动党脱队后不一定得益，它往后失去了抗衡回教党的力量，但又不得不依靠回教党而生存，必更陷两难。

长远来说，反对党要执政，结盟肯定是唯一选择，但大马种族宗教因素复杂，必须先一一清理，才能建立令选民有信心的反对党团队。而自行动党退出替阵后，我国反对党的整合，可能还要留待大马民主化“第三波”，才能完成。

大马民主化的第一波，是巫统首次分裂后，1990 年反对党阵线的形成。它最大的成就，是成功在华裔选民中孕育了“两线制”和“改朝换代”的种子。

但第一波的失败，部分源自马来社会未作好准备，保守思潮依然挂帅。安华事件带来大马民主化的第二波冲击，此时局部完成了族群意识的清理批判工作，也在马来社会播下了“政治改革”的元素，是为此阶段莫大成果。

不过，民主第二波未竟全功，却是宗教分歧成最大阻力，华社并非不愿求变，但相当程度是取决于世俗政体的不明确前景。行动党退出替阵，具体突显这个困境，因此下一波大马民主化的障碍，应该是在既有基础上，解决政教关系的瓶颈，才能铺排出一条康庄大道。

行动党要跟同志们分手，这条路一定不好走。不过，这对党是一项重大的、历史的决定，尽管党内仍存争议，也并非不知道风险所在，但应该绝非冲动之举，因为它必须在下届大选时承受选民检验。对回教党而言，它也必须正视政教关系的辩论，对下一波大马民主发展的关键作用，同时，也请务必去了解大马民意真正的主流价值何在。

“反对党要执政，结盟肯定是唯一选择，但大马种族宗教因素复杂，必须先一一清理，才能建立令选民有信心的反对党团队。”

2

在混浊中打造梦想

“人们追逐政治明星，是期望在混浊荒谬的政治现实中，可以寄存一丝不存在的梦想。在一片混浊黯然的气氛中，我们似乎从马英九身上寻获一点美梦与希望，并得以宣泄。”

吉隆坡人说来真奇怪，一个老远又不太相关的台北市长来访，大家都为之沸腾。可是到街头去探问一下我们的首都市长姓甚名谁，打包单不会有几个人说得上来。马英九说这趟的海外演讲，是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倘若吉隆坡市长也要公开演讲，猜想半催半请也没有这种场面。

这不是要灭自己威风，但总是说明了什么吧。有人说我们的市长官委而非民选，所以少人认识，这只是说对部分而已。君不见还是有许多市民连自己选区议员也不甚了了，他们也算是民选产生的。另有人说，马英九英俊挺拔、气宇非凡，或指媒体炒作、包装作秀，总之众说纷纭，正好各取所需。

此外当然旨不在追赶马英九旋风，而只想讨论政治场域中的明星效应，以及社会在追捧、期待和塑造政治明星时，背后所显露的问题与现象。

政治明星的出现，往往承载着人民的某种“期待”，希望在明星效应的投射中得以满足和填补，这就意味“明星”必然是附带着社会的梦想与渴望。换言之，人们追逐政治明星，是期望在混浊荒谬的政治现实中，可以寄存一丝不存在的梦想；因为，政治一旦缺少梦想，就只剩失落与沮丧。

政治本质是一种高贵与庄严的事业，从事政治活动的政治家，其实就是打造社会梦想的理想设计师。可是，现实政治的混乱、胡闹，却令社会失去了方向、领导与梦想。因此，政治明星通常是在乱局中才会冒现，他一方面满足群众的渴求，另一方面却填补政治梦想家的空缺。马英九如此，陈水扁、小泉纯一郎、蔡添强亦然。

政治明星不同于一般政客，除了个人条件、人格特质有别，更重要的是他提供了与污浊环境鲜明的对照与批判，重新呼唤起群众的政治热情与未来信心。倘若人民对公共事务产生严重疏离与失望，就与政体的崩解距离不远了；而政治明星在危局中适时浮现，正是力挽社会集体失落的最后努力。

可是，政治明星的光环与风采，是不是可以刻意塑造、经营呢？当然可以，在这个媒体政治与民粹政治抬头的媚俗时代，身负打造梦想的明星人物一样可被“打造”出来。媒体聚焦在马英九“跑步、晨泳与露点”的图文，更是推波助澜，却也无可厚非。

然则，勉强打造出来的媒体金童、政治明星，如果没有政绩、理念、风范与“传奇”的衬托，明星光环终究难以高垂不坠。君不见报上不少权贵名人，也老爱受访曝光，大放厥词；但若要产品长销，总要货真价实，绝无欺客，才能留住买家。我们很难想见，一个二流政客言词拙劣、胸无理念，如何可以提供群众想像与梦想。

不过，政治明星如果老是描绘梦想，也势难持久，他一定要具备成为梦想实现家的条件与能耐，才能持续光环和逃脱破产。换言之，如果政治明星不能“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就像当年以明星之姿态当选台北市长的陈水扁，上任总统后若经不起考验与挑战，就难保“快乐与希望”的口号了。

任何有志于成为政治明星，都必须体认，群众固然期待明星人物勾划梦想，创造想像，明示方向；但政治生涯产生的权力感与欲望，却也会轻易令貌似清新的政治明星，在群众包围下步向民粹强人的险境。为此，明星与群众，最好各自警觉自省。

在一片混浊黯然的气氛中，我们似乎从马英九身上寻获一点美梦与希望，并得以宣泄。对政治家的素质要求，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曾提出三种决定性的前提，即“政治人格”的强大，就是指拥有激情、责任心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回望吾国政治，梦想何在？董桥说中年是下午茶，当下的大马政治，看似正是“更年期中年政治”。

“马华政治周而复始的陷入高层角力，多年来一直无法形成制度性的冲突处理机制，无疑反映出该党政治文化的局限和停滞。”

3

论马华政治的派阀斗争模式

近日马华公会的双林之争又浮出台面，其实这不过是马华领导层权力竞争的又一章，几乎每隔一段日子就循环重演一次，并无意外之处。问题在于，马华政治周而复始的陷入高层角力，多年来一直无法形成制度性的冲突处理机制，无疑反映出该党政治文化的局限和停滞。

综观马华政治演进，似乎在权力竞逐和职位继承上消耗过多的资源和精力，全党上下往往相隔数年即会投入一场权力的歼灭战，造成党的工作重心与整体凝聚力不断受到干扰。以致长期以来，马华在华社的政治权威与政治论述并未与时成长，反呈衰微与僵化。

之所以陷入这种权力竞争的尴尬局面，可能与马华政治长期来的“派阀斗争”模式有所关连。须知政治本质就是一种权力的形成、分配与执行的过程。如果政治竞争是制度性的路线与论述之争，则政党并不会因权力角力而陷入混乱或疏离，反而会由于政党路向与策略经过良性的辩论、对话，而呈现进步上升的趋

向。正如英国工党因布来尔开出“第三条道路”转型成功后上台执政，或台湾民进党因许信良的“选举总统路线”抬头而走上执政之路，皆属良性竞争下政党获益成长的例子。

反观马华公会的“派阀”斗争模式，则缺乏这种政策主张的痕迹，一般舆论所谓的“派系”斗争，充其量只是围绕着某位核心人物集结而成的小集团，充斥浓厚的个人倾向，但欠缺起码的政治主张或思维取向。这种马华式的派阀集结往往只因地缘、亲疏、共同背景等因素而来，独缺鲜明的政见与路线。所以若论李三春与李孝友有何差异，或林良实和李金狮的政治主张又有何不同，大家似难说得出一个所以然。

其实，马华这种“派阀”斗争模式比起严格意义上的“派系”政治更加不如。像中国政治研究上的“派系斗争”理论，或日本自民党的派系政治，基本上都属党内建制中的次等团体，或曰“非正式组织”，皆有固定的形态、领导人物、资源和见解分歧。派系的继承与维持亦有一定章法或传统，不会因一时的权力得失而随之瓦解或消失。

但是，观诸马华党史上的“派阀”斗争，基本上并未形成具体可见的团队网络，普遍所见的仅是松散的竞选组合或“人缘网络”。这亦反映在马华的政治词汇上，如“菜单政治”之说，就只是权宜的配搭，筵席结束后菜单即可束之高阁。“菜单”内的人物亦经常可以自由进出流动，毫无组织纪律，极易解体重组，更遑论具体明晰的政见主张。

这种派阀政治模式其实犹如一出权力的野台戏，易随政治核心人物的个人意志所左右，反而不如某些制度化的“派系”政治那般稳定和颇具群众基础。更甚的是，由于这种派阀政治都不受规范与承认，往往在对外时经常维持团结一致的假象，派阀人物之间都力求避免正面出击，而采取各种微妙的角力方式，派阀之争因而隐藏起来，更不为人所知和不具透明化，即流之于“密室政治”。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由于现存的马华派阀斗争不具制度化特性，因此它的冲

击力与分裂性更加强烈。因此斗争的结果往往导致赢者全赢，失者皆失的惨烈局面，角力的强度因而升级。若像日本自民党或台湾民进党的党内派系运作制度化，大家反而可以维持一种权力共享的妥协方式。可是，马华派阀之争却另有更浓厚的个人恩怨与利益情结，又缺乏权力共治的规范，若要避免沦为输者，完全出局，只好拼全力一搏，遂加强冲突的张力。取过往例子，如梁维泮、如李金狮，错失一役即永久出局。

无论如何，如今马华在华社的代表性与国阵内的协商能力已今非昔比，政治多元化的结果，其党争对华社的冲击性已为减弱了，但派阀斗争模式的特性仍值得重视。

虽然故事纷扰，兵凶战危，但首相马哈迪的回教国谈话，其重要性还是不得不重视。

4

巫统版“回教国”的政治浅析

任何将一国政体变更，或改变宪政原则的举动，按各国情况来看，无不是政治上的头等大事。譬如，1958 年法国修改宪法，确立半总统制的政制，政治上就视为开启了近代法兰西史上的“第五共和”时代，又或者，当年印尼新国会选出瓦希德为总统时，竟被人称为印尼二次独立。那么，倘若“我国已经是回教国”属实，则视之为大马“二度建国”，也不为过。

从宪政角度而言，宣布我国“已经是回教国”，是一种变更宪政秩序，改动政治运作原则的前兆，而且动摇了原有的立国精神，根本上是宣示了一个新的宪政时代的来临。大马从君主立宪的世俗民主制，如果真的变成“回教国”，称为“二度建国”，就宪政史而论，绝非夸张之言。

这是因为，原有宪法所保障的人民与国家的契约，有所变动，要重新订立。而且当宪政或政体模式无法延续，或出现更新、中止和截然不同时，也意味着新的政治秩序出现了。

问题是，当马哈迪公开宣示我国已经是回教国，之后却声称不会修改宪法，这就令人怀疑巫统版本“回教国”的宪政基础何在了。诚如林吉祥所言，我国不能因为首相一次发言，世俗政体就从而改变。如果不修宪，原有的宪政基础不变，“回教国”从何谈起？我国最多还是一个列回教为官方宗教的回教徒国家而已。

况且，依联邦宪法规定，回教事务必须谘询统治者会议后，才算符合制度程序。现在做法只是在国阵成员党中协调，也不经国会讨论，符合宪政程序吗？

巫统如今趁势推销回教国概念，当然是想跟回教党争夺概念的诠释权，但更高明之处在于，它已不再围绕着回教国应有什么内容，或何者才是最佳的回教国模式，而是直接在“一切条件都不变”之下，只要维持现状，就已经是回教国了。

这是一种更巧妙的诠释方法，我们在台湾朝野竞争台独话语时曾经见识过。国民党为反击民进党的台独论述，被迫主张“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民进党却进一步推到“维持现状就是台独”，甚至“台湾已经独立了，国号就叫中华民国”。这样的口号喊价中，是明知独立无望，但要竞争选票，最后只能在概念诠释上打主意，虽一切不变维持现状，但满足了群众压力，又能侵蚀对方。

回教国的“理想版本”是什么，可能还是模糊的。即使在回教世界和阿拉伯阵营，宗教与国家应维持怎样的关系，也各有不同。而在大马，回教国似乎跟民主、人权、新闻自由类似，都可以任由政治力依“国情”、“东西方”或“价值”不同，各取所需。连社会主义都有不同“特色”，回教国谁曰不可。

所以，我们认为，这次回教党与巫统在“回教国”论战场域上，撇开两者的内容、价值、精神等抽象观念不论，就宪政角度而言，回教党长期主张的其实是一个“法理上的回教国”，即明文入宪的建立回教国，而巫统版本所说的，只是“论述上的回教国”，想在概念上诠释取巧而已，不打算也无意明文修宪。

回教党追求“法理上的回教国”，必须透过修宪完成，打造一个全新的宪政秩序，至于这个“法理上的回教国”，具体政策怎样，法制政制运作如何，甚至施用对象和国民的权利义务，不见得只有单一模式，而是有很大的形塑空间，反正标准的回教国存不存在也是疑问。回教党是宪制路线的议会政党，它也要符合大马多元社会国情需要，才能上台，但它的回教国必定是明确入宪，有法理基础，而不能含糊的。

但巫统现阶段所提的回教国，既不打算入宪，也不提交国会讨论，这正是未来两党角力之处。巫统“论述上的回教国”，意思是指维持现状就是回教国，它可能没有宪政法理的支撑，而只建基在我国有 60%回教徒，有一个依回教仪式的国家体制，以及自 1980 年代以来逐步贯彻、渗透的回教化政策。这种提法，诠释上有变，但事实上保留，回教党视之为没有诚意，但世俗派和非回教徒又不会感到冲击太大，尽管国家对捍卫世俗民主的意志，已呈倒退。

从政治上解读，不入宪的“回教国”是不是回教国，会有很大的争议，包括宪法上的争议。但对巫统而言，却是灵活弹性的用法，攻守皆宜，作为一种政治论述，随时可以调整或再诠释，既可以撤守，一旦为势所迫，更可以前进。无论如何，大马世俗政体的前景，却从此陷入阴影与危机，则毋庸置疑。

虽然故事纷扰，兵凶战危，但首相马哈迪的回教国谈话，其重要性还是不得不重视。

5

看权力在马路上狂放起舞

基辛格说过，权力就是春药。可知当人们行使权力，有时不只为了操控，也意在寻求快感、挥霍欲望。因此，近日炒热的道路命名，由始至终，其实就充满被愚弄的“权力意识”，恰好让我们看见权力的飞舞与张扬。

古传光何许人也？若非怡保市政府擦枪走火闹出笑话，可能少有人知晓。但这样的事情本就时有所闻，因为命名是一种权力操作，众人在权力面前就得驯服，难道父亲命名，还得经过儿子同意吗？

市政府道路命名小组是一道权力，但在这里，朝圣基金局更是另一道权力，否则有命名权的单位不会如此“从善如流”，大笔一挥就挂上新路名。因为，在权力与权力之间，会另辟一条通关大道的，打通之后就远比民间声音更快达到目的地。此道故可命名为“权力超级走廊”，途中不设检查站，永保畅通。

但是，傅柯（Foucault）有说，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阻力。这回阻力来自英文媒体，感谢《太阳报》记者率先报道，各界才会跟进炒作。也在这里，我

们看见英文媒体如果运用得当，就发挥了监督权力的效能，自己也具备权力。它在官方和公共事务中，占据了语种上较高的权力位阶，立时产生影响。

单独归功媒体而不论及它是如何操作的，可能会有所过当。因为媒体找来了有权力的人发言，前警察总长当然有发声的权威与份量，于是就上演了一出“权力向权力说真话”的活剧。警队是社会中的权力机关，它的不满当然非同小可。

其次，学术的权力也见出真章，以邱家金教授为代表。学者是可分为有权力和无权力的两大类，视其处于权力的边陲还是核心。马大的邱家金是马来社会和本地史学界的权力人物，也是著名体育评论家，自然增加发言的光环。学界大老的加入批判，令学术、专业在国内少有地展示了一点权力，或多或少为了不学无术者带来压力和心虚。

但是，最近挥出致命一击的，还是古传光的剿共传奇，因为在国家的成王败寇话语中，反共早已成了一股道德上的“权力论述”和政治正确，不容动摇。在共党恐怖袭击下，古传光即使在去世后的多年，还能竖立起不倒的权力身价，至少为自己保住了一条道路之名。换了是其他也有路名的华裔商贾“先贤”，或开埠甲必丹，就没有这种权力了。

结果，在各种权力的交相挑战下，那些最初操弄权力的使者们，只好在摄影镜头前尴尬含笑，挂上旧路牌。原来，“权力超级走廊”并非畅通无阻，当路面出现破洞时，还是要紧急煞车。但是，故事并未落幕终了。也算为保路出过一份力的林吉祥，当现身在古传光路上，竟还被另一群权力的化身阻止，最后只允许三分钟。有权力的人总爱随时展示权力，即使只是三分钟。

道路命名权本就含有权力的支配与宰制关系，权力会说话，但只为特定的“英雄与功臣”说话，埋在灰土下的无名枯骨，是不会再站起来讲话了。其实，我们踏足的土地，布满了先人的辛酸泪痕与斑斑血迹，但有时还要被权力抹煞与取消。一条马路风波，不只是关系到尊重历史而已，它也提示了我们应赶紧发掘地方史，撰写地方志，让出土史料也发挥“权力”的效用。不过，这已是下篇文章的论题了。

【第五辑】

拿督陈良民新闻摄影奖



优胜奖

张来星





爱 莫 能 助

■ 张来星

佳作奖



黄志汉





默不作声

■黄志汉

佳作奖



杨初猛





慈母手中瓶

杨初猛

PERSATUAN PENGARANG ALIRAN CHINA, MALAYSIA
马来西亚华文报刊编辑人协会
The Editors' Association (Chinese Medium) Malaysia

2001 激荡与回响

出　版：马来西亚华文报刊编辑人协会

通讯处：58, Jalan Utarid U5/7,
Taman Mutiara Subang,
40150 Shah Alam, Selangor

设计及编排：南洋商报美术组

印　刷：**KB Media (Central Printing)**
AS 15, Jalan Hang Tuah 1,
Salak South Garden,
57100 Kuala Lumpur.

20